

金星公社詩歌

www.duxiu.com

金星公社片斷

金星公社史編寫小組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晉用字第2號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太原印刷厂印刷



开本：587×1092毫米 1/32 • 7印張，142,000字

一九六二年六月第一一•版

一九六二年六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1—5,650册

目 录

李順達一家	陳 杰	(1)
入党那年	李順達口述 長 青整理	(10)
西沟血案	張黃樓口述 張 生整理	(19)
民兵复仇記	張黃樓口述 張 生整理	(25)
李順達互助組	陳杰 王珂	(34)
好男要当八路軍	張芝怀口述 竹 林整理	(52)
我男人劉建興	郭玉華口述 長 青整理	(58)
金星獎章	李順達口述 李 安青 竹林整理	(66)
申紀蘭同工同酬	換 文	(73)
訪蘇归来	李順達口述 秦積善 肖青 整理	(85)
險些走上了獨木橋	馬玉興 口述 竹林 納良整理	(91)
十字路口的斗争	馬何則口述 張 生整理	(104)

欢欢喜喜入了高级社.....	馬娥子口述 竹林整理	(111)
猢猻現形記.....	馬 喜 富 口述 王維良 王珂整理	(117)
人民公社应运而生.....	王維良	(123)
从受灾到丰收.....	肖 河	(129)
山沟里机器隆隆响.....	許文群口述 長 齊整理	(136)
甩掉扁担.....	馬喜富口述 曾 裕整理	(143)
电灯照亮了山沟.....	郭聚法口述 王芝蓮整理	(150)
新出厂的机器.....	黃省吾	(156)
金星业余紅专学校.....	申紀兰口述 王 珂整理	(162)
爱社模范徐群中.....	肖 河	(168)
紅勤巧媳妇馬春果.....	王小女口述 孙俊力整理	(176)
驅狼英雄張有成.....	長 齊	(183)
山藥蛋逼上梁山記.....	黃省吾 肖 青	(192)
工农携手齐跃进.....	方中谷 肖 河	(198)
勤俭是个传家宝.....	曾小唐	(205)
西沟漫步.....	卫廷瑾 鄭建中	(214)
后 記.....	金星公社史编写小组	(218)

李順達一家

陳杰

蔣介石統治時代，河南林縣河澗村有李家兄弟七人，種着六亩土地，養着老少三十多口人。人多地少，兄弟七个不得不分門另戶，各支爐灶。

老三名發全，娶妻郭玉芝，生下六個孩子，大兒順達剛滿十歲。一家八口人，只分得一亩土地，几斗雜糧。水流三股薄，分家更難活啊。

這天中午，順達露着黑油油的脊梁，扛着一籃子春野菜回家，一進飯棚，見小砂鍋的水氣騰騰地一直往外流，娘坐在鍋邊直掉眼淚，就問：“娘，滾着鍋，不做飯哭甚哩？”

玉芝抹了一把淚，對順達說：“娘等你挖回菜來，好給你弟妹們做飯吃。”

“不會先下來呀！人家都快吃罢飯呀。”順達的肚子咕嚕咕嚕地直叫喚。

爹一邊洗野菜一邊說：“滿共几斗糧食，吃了幾個月，缸底早朝天啦！”

玉芝看孩子餓得伤心，拿出早上留下来的半塊發過芽的紅薯給了順達，他剛吃到嘴邊，又給娘放下說：“娘，我不餓，叫我弟弟吃吧，他小哩。”

發全把順達抱在怀里，撫摸着他的頭說：“好孩子，有

家教。爹明天就走啦，你在家听娘的話，多給你娘挖些菜，不要惹娘生气……。”

順达問：“爹到哪儿去？”

发全叹口气說：“沒个一定地方，赶嘴去，跑在哪里算哪里吧。”

順达很懂事地求娘說：“讓我和爹一块去吧！娘，我和爹赶嘴去，省下家的飯，叫娘和弟弟吃，行嗎？娘！”

做娘的听了順达的話，心里有多么疼呵，她摸着順达的头，眼泪不断綫地滾了下来。

晚上，孩子們都睡了，发全手里点着一把蒿杆，玉芝借这火光，給順达补了鞋掌，又在自己的衣襟上剪下一块烂布，正要給順达补衣裳，忽然又放下，她想，孩子太小，不能出远門呵！天黑了住哪里？肚餓了誰給飯吃？天冷了穿啥呀？有了病……她正在发愁，順达的弟弟哭了。玉芝把干癟的奶头塞住孩子的嘴，脑子里又翻騰起来：不讓大的赶嘴去，家里小的咋活命哩？去，还是叫孩子跟他爹去吧！于是，又拿起針綫，一滴泪，一針綫地縫补起来。

几顆星星还挂在天边，鸡已經叫了。发全背起鉢斧，拉着順达起了身。玉芝怀抱一个，手拉一个，跟在后边，叮囑着順达爹，叫他好好的照顧孩子。順达这一走，把娘的心給摘上走了。玉芝看不見連心的男人和孩子，坐在村外边的石头上，昏过去半天才緩过来。

父子俩爬上太行山，到了平順县城里。这时順达的脚上扎滿了血泡，忍着疼，又赶了九里路，才到了路家口，投奔到舅舅家。

舅舅家是早年从家乡逃荒到平顺来的，也是半年糠菜半年糠的穷人家。顺达父子帮着舅舅种了几天玉米，等顺达脚上的血泡顶住疼，父子俩便向西走了。

顺达靠着爹干木匠活儿，每日做做工，赶赶嘴，风里来雨里去，东奔西跑，说话几个月过去了，他们又流浪到了晋城。

晋城是个大县城，有錢的地主真多。顺达跟着爹在街上走，忽然遇见一个高个儿的老汉，他是做木工的老熟人王师傅。

王师傅有一付好心肠，他见顺达父子在外流浪，实在可怜，就邀他们一起揽些包工活，给地主修盖楼房。顺达人小，干不了修房盖屋的活儿，完全想给他找个顾嘴的地方。费尽了千言万语，才找到了个营生，是去给一个大肚子地主看管一个四岁的小少爷，这小少爷的脾气很坏，动不动就打人骂人，还咬人哩，顺达的手上、脸上都是血印印。

好不容易一年过去了，顺达带着满身的伤疤，离开了地主家，跟着爹到了另一个地主家。

顺达同爹在一起学了二年木工，成了个半把手，做两天活，能赚到一个全工资。父子俩感到心满意足了。谁知在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呢！

那万恶的閻錫山为了想做一辈子土皇帝，便拨了一大笔钱，扩建晋城县的城墙，把晋城的泥木工人全抓去修筑城楼。

那是一个端午节。工友们的脊梁象块黑油布，汗水在鞋窝里淌着泥。一霎时，天昏地暗，雷声隆隆，大雨倾盆泼下

来，墙头上流着泥浊，滑得立不住脚，工友們跌倒爬起来，滚得活象个泥老爷。发全和他的徒工馬进前“唉呀”一声，“噗嗤”掉在墙下，两个人的头上都碰了个大窟窿。血水、泪水、汗水、雨水，都流在一块了。

为了挣一口饭吃，发全和进前用手巾包住头伤，又冒雨淌河，从洪水中搶捞回許多砖瓦、石料，才回去吃午饭。

完工的这天，閻錫山的狗腿子外号黃猫胡子的來驗工了。他衝了根紙烟，顛顛跛跛地在城墙下轉來轉去，沒有找出一点毛病，一声沒吭。最后，他拿着一支半截鉛筆，在紙烟盒上画了个口字，对发全說：“嗨，下午来办公室算賬吧。”

发全到了黃猫胡子的办公室，站在桌前等着領工錢。过了老半天，狗腿子摸了摸他那三根黃猫胡子，开了腔：“你看！”他指着紙烟盒上画的方方圓圓发全：“城墙上的方炮眼，为什么用破砖垒呢？”

发全理直气壮地说：“不用半截砖，垒不成方炮眼，这是有尺寸的，先生。”

黃猫胡子說：“胡扯！什么有尺寸，明明是欺騙公家，想抓公家一把哩，还强辯什么！”他把茶色眼镜一摘，露出一双禿雕眼。发全等着开工錢，黃猫胡子却只顧拔他的算盤珠，发全急了，說：“开工錢吧！先生！”

“破砖垒城墙，还想要工錢嗎？欺騙公家，應該治罪！”黃猫胡子把禿雕眼一瞪，带盒子枪的警卫員，把他推出門外。

发全气呼呼地回到工房，工友們一下把他围了个不透

风。都来領工錢。

发全把情况給大家說明白后，大家的肚子气得快破了。
发全一生气，跑到县衙里击了堂鼓。

誰想到，那位黃猫胡子早把克扣民工的血汗錢，送到县太爷的大烟斗里去了。受了賄的縣官把李发全关进了看守所。

发全住了看守所，几百个工友半年的血汗白白地流了。

十五岁的順达，出門在外，无依无靠，双手抓空，怎么活下去呢？又怎么照顧爹不要冻餓死在监牢呢？天黑了，他孤单单地躺在古庙里，和泥胎作伴。到白天討要点凉水剩飯，哭哭啼啼給爹送到监里。这么着才熬过了五个月。

发全出了监狱，正是腊月初。腊月，是穷人最难活的时候。欠地主的租債，短官家的捐稅，都得交清，不留隔年帳。父子俩白白受了一年，莫說归还外債，就连自己也顧不住。他們不敢回去，只好沿村討要。等到三十日深夜，人靜了，才偷偷地回了家。

过了正月，天气暖和了。一天晚上，发全同玉芝商量說：“手艺是要不得了，在家种地吧，人多地少顧不住，何况又添了三个孩子。依我說，不如到平順山上租坡开荒。”回头又和順达說：“孩子跟爹跑了四、五年，酸甜苦辣都尝过了，大了可不要象爹这么沒出息。不論穷富，守家种地是正經。咱到平順山上，一来野菜多，二来也离你姥姥家近了。”

順达刚强地說：“記住了，我听爹的話。”

天明，发全一条扁担挑着两个儿子；玉芝怀抱着晚生的女儿，扛着一辆纺花車，順达拉着两个弟弟，就逃开荒

了。

一家大小到了平順路家口，暫時在順達的舅舅家住下。玉芝讓弟弟郭雙龍三番五次求告地主郭召海，才在西沟山上租給几亩坡地和一眼破窯洞。

順達爹把一擔子挑來的家當放在窯門口，走進窯洞一看，連腰也直不起來，真不是住人的地方。順達娘把里邊的旧羊糞，又濕又臭的脏土收拾了收拾，搬了几块石头，拾了把柴火，安起鍋生着火，煮了把野菜。順達領着弟弟在山坡上割了些茅茅草草，鋪在地上當被褥，圍在門口頂門窗。就这样过起日子来。

万事开头难，萬多人吃的、穿的、蓋的、用的，要甚沒甚，这怎么成家立业呢？

这里住着十多戶人家，都和順達家一样，是从外乡逃難來的。他們見順達一家夠得那个可怜样儿，便想起了他們剛來的時候，也是有了这頓愁那頓！于是这家借糧菜，那家借鍔头。都自動的帮助。这才是：天下农民是一家，穷人見了穷人亲。

一天，順達娘拿着宋金山借給的一把鍔刀說：“孩子，邻居好心好意帮助咱成家立业哩！咱可得长心啦！要下力气多刨几鍔荒地，多打几斗粮食，到秋后好归还人家。要不，下年怎么再张口呢？”回头对貴达說：“你要把这个鍔磨得快快的，多刨些野菜，慢慢熬吧，到秋天就好啦。”

一家人听着順達娘的話，起早摸黑地开荒种地，沒牲口犁地，順達帮爹拉犁，娘在后边推，血呀，汗呀，全流在这片坡地上，就盼的打下一点粮食，一家人能喝口糊糊湯。就

这样白天黑夜，风里、雨里，受呀、熬呀，好不容易盼到了秋天，打下几石粮食，收下几布袋地蔓菜根。一家人脸上才有了点笑色。没想到狠心的地主把这点粮食全部刮去了，连口稀糊糊也没喝上。没办法，只好忙着刨野菜积树叶过日子。

第二年的春天，顺达爹对孩子們說：“头年沒有扎下根，今年要比去年强，你哥弟們都大啦，多开些菜地，多种些地蔓菜根，地主要了粮食，有地蔓也能顶粮吃。”一家听着爹的話，一股劲开了十多亩荒地。正伏天，庄稼长得旺腾腾的，地蔓花儿开满地啦，庄稼人誰不喜欢呀！谁知老天爷不睁眼，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却下起大雨来，坡地连土都冲跑了，庄稼被刮得一干二净。可是到了秋天，一颗种子也不能少交，逼得顺达娘连夜不睡觉，把纺织的布和舅舅家借来的衣裳都顶了租。顺达娘一边哎哟哎哟纺花，一边叹气：說話土冻呀，吃沒吃的，穿沒穿的，这日子怎么过下去啊！顺达爹眼看看一家人难以活命，不得不二次到晋城去卖苦工，想弄上几个錢买些粮食渡过这荒年。

全家人天天张嘴等着爹买回点粮食吃。沒料想，一走半年，連个音信也沒有。沒法了，娘叫顺达到晋城找他爹去。顺达紧紧腰带走呀走，走了三天三夜到了晋城，打听了好几天，才訪到爹是給一家外号叫“臭壁虱”的地主盖楼房的。他围着楼房转了好几圈，找不見爹，又到地主家里打听。臭壁虱吭都没吭。后来，碰见一个認识的小泥工才悄悄告訴他：“你爹給地主盖好房子后为了要工錢，就被地主活活打死了，死了有好几个月啦！”小泥工还没有告诉他爹的尸

首埋在那里，順达就象脑后挨了一悶棒，跌倒不說話了。小泥工把順达慢慢地救活过来，順达怒冲冲地就要到衙門里去告狀。小泥工連忙拉住他說：“順达，千万去不得，沒听说‘天下衙門朝南开，有理无錢难进来’，衙門里的老爷們都是有錢有勢的，和臭壁虱一个鼻孔出气哩，你一个穷孩子怎能斗过人家？告狀那有你的命在？”一番話說得順达腿軟了。这叫順达怎么消这口冤气呢？小泥工領着順达在城壕里找見爹的墓堆。順达趴在爹的墓前呜呜地直哭，那个小泥工的心腸真好，帮順达找了块长长的石头，石头上刻了順达爹的名字，記住墓堆，以后好搬尸。他又借了件衣裳当了一块錢，給順达做盤費，要他快快回家，免得又遭臭壁虱的残害。

順达回来見了娘，一下就扑到娘的怀里，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娘見順达这神情，心里就明白了，一家人呀，哭成了一堆。娘望着这一大群孩子，心象刀割一样的疼，眉毛鎖成了疙瘩：孩子沒了爹，从今以后一家人的死活要靠她說哩！这世道一个妇道人家，用什么法儿拉扯大这么多孩子呢？她越想越心疼，大口大口地咽着苦涩的泪水。可是，回头又想：照这样哭下去，有什么用呢？把孩子們都哭病了，又該怎么办呢？她忍住悲痛給順达擦了擦眼泪，刚强地说：“孩子呵！咱就哭死吧，誰心疼哩？如今是虎狼当权的天下，打掉牙齿和血吞，你們要記住你爹是咋死的，只要有口气，咱娘兒們就要拚，拚死拚活也得熬下去！”

十八岁的順达可懂事哪！他記住了地主杀父之仇，也知道娘的苦处，他懂得做娘的沒明沒夜地熬煎，为的是把他弟弟妹妹六个拉扯大。他擦干眼泪，整天替娘做重活，照理家

務。天不明就上地，种完地就上山刨柴禾，割艾蒿。黑夜把艾蒿搓成繩子，給娘点着紡花。順达娘一边紡花，一边教育着順达和順达的弟弟妹妹：“成人容易处世难，做一个人可不容易哩！孩子們都要有限有珠，千万記住：自古以來，有錢有勢的人，是专和穷人作对头哩！他們不杀穷人富不了！咱就是再穷也別指望有錢人会給一两半錢，穷人只能和穷人交朋友，應該牢牢記住呵！……”

入 萋 那 年

李順達 口述

長 青 整理

愁多難多的苦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一九三六年簡直就是鬼門關，老天爺也跟咱們穷人作了對。打入夏起，咱這山溝里就沒見上一絲陽光，黑鴉鴉的雲象座大山，壓得人們喘不上氣來。越怕下雨，雨偏偏下得不斷頭，淅淅瀝瀝的一連四十天沒住氣。

我娘愁眉苦臉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一會到窯門口望天色，一會在炕上吱噏、吱噏地紡花。她不說話，直發呆。我知道娘的心和我一樣，時刻在惦記着地里的庄稼。還不懂事的小弟弟跟小妹妹躲在炕角冷得直打哆嗦。

一見雨小了點，娘就說：“順達，快出去尋把柴禾來，好烘烘咱這破窯洞。”

我扛起饅头上了山，又來到溝里，四處串遍了，沒尋上一把干柴。摸了摸自己的那點庄稼，真叫人心疼得掉眼泪，唉！完了！哪想到一株一株的全打根上烂了！氣得我不忍心再看，垂着頭走回來。本來不想對娘說，怕她生氣，可是娘那心怎能忘了庄稼？她急着問我：“苗子要緊不？”我支支吾吾地一句話沒說出，就痛心地哭开了。娘明白了，沒有說什么，只用袖子擦着眼淚。你說怎能不傷心呢？我們孤兒

寡母七口人，全指望这点庄稼活命，現在眼看命根子要烂掉，还有什么活路啊！我的头立刻嗡嗡地响起来，地主郭召海每年上門刮租时那副凶恶的嘴脸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了，九石租子啊！秋天用什么去还？

娘和我愁得几夜合不住眼皮。有一天夜里，我出远门的大弟弟富达回来了。才十六岁的富达，因为在家沒吃的，出去打短工走了一年多。我和娘高兴得把他拉上炕头。我还没有問弟弟在外边的生活情况，娘就关心地说：

“富达，你咋半夜三更的回来？路上也不怕碰上狼？”

“狼倒不怕，怕的是比狼更厉害的家伙！”

“那是甚野兽？”

“哼，比野兽还厉害，那些閻錫山的狗军队，成天杀人放火，还說要捉紅軍，連过路的老百姓也逮住杀了好多。要不是我腿快，說不定讓他們抓去杀了呢！”

我也問：“紅軍？前几天我听人家說，咱老百姓身上不能有紅补釘，要是有一点紅色或是裝一根洋火，狗军队就說是紅軍。紅軍到底是什么人呢？你在外边听说过嗎？”

“大哥、娘，我不只听说过，还亲眼見了紅軍呢！”富达高兴地小声給我們說他在平阳府（現在晋南临汾县）做工时见过紅軍的事：

“紅軍是穷人的军队，穿的吃的跟咱们一个样，你們猜他們干甚？就是專門打土豪，斗地主，給咱穷人分土地又分糧食！”

“当真有这事，富达？”

“是真的，娘、大哥，要不是我怕你們在家挂念我，当

时真想跟上红军走呢！”

富达这一席话，象明灯一样，忽然把我和娘的心照亮了。没想到世界上还有专门为咱穷人办事的好人。我们娘儿几个小声地说着。灯光下，我看娘的脸上有点笑容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见这样叫人高兴的事，高兴得连觉也睡不着了。

从这时起，红军就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了。我时常是走着也想，坐着也盼，多么盼望红军也能来到我们这穷山沟！

立时，我们一家人的心里好象有了点劲，就拼命地干起活来，说什么也要从水滩里打救起我们的庄稼来。我们一家早晨不明就起来了，星星满天还在地里，排水、扶苗、补种、添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抢回来九石多粮食。

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在太行山上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平顺成立了抗日政府。有一天，我听一个过路人说，抗日政府公布了五一减租法命，凡是种地主的地，收五石谷子的减一石租。这消息真把咱们穷人喜坏了。我对娘说：“这下子咱这点粮食就不会叫郭召海全刮走了，明春还有个活路。”娘听了也高兴起来。

收罢秋没几天，郭召海就拉上毛驴到我家来了。我见他来了，没有吭声，也没有象往年一样做顿好饭侍奉他，就用口袋装了几口袋粮食交给他。他一见我少给了粮，就向我瞪了眼：

“为甚少给了我的粮？”

“你不知道抗日政府公布了减租法令吗？按五一减租我就该给你这些。”我理直气壮地说。

“哼！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越来越没良心了。当初你从河南上来，要不是你舅舅向我求情租给你地种，你们早就饿死连尸骨都叫狗吃了。现在你要坑我。看来是不想种我的地了，那好吧！那块地我收回自己种！”

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要下毒手夺地了，庄稼人没有地那能活命啊！几颗血汗换来的粮食又叫郭召海死硬威胁的刮走了。一场希望落了个空，我难过得要命。我们村的十几户佃农向地主减租也和我家里的情况一样，地主要夺地，农民没有活路，只得不减租。听说离我们村不远的地方有的是明上减了租，暗地里还是原封不动地把租送上地主的门。为什么遭到这样的结果呢？起初我还搞不清是咋回事，后来我想通了，减租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反动势力很大，加上我们穷人还没有很好的拧成一股劲。这真是一次严重的教训！

一九三八年，是我最难忘的一年。党的工作在我们平顺进一步展开了，村里成立了农会、青救会、妇救会。村里的人们选我当了邻长，要给大家办事情，出门的机会就多了。还记得中秋节那天，我挑了担子到县上给村里的人换东西去，无意中，忽然碰见了沙地栈的农会主席张魁云。我和魁云自小就认识，曾经在一块儿给地主打过短工，这几年他又经常到我们西沟来串门，我俩相处得很好，一见面他就抓住了我的手，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政府又贴出了布告，今年要四一减租。”我一听就拉他往布告跟前走。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虽然我们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可是一看見旁边的画就清楚了。

魁云問我有把握沒有？我說：“只要大家齊心就行。”魁云又對我說：“對！要拿定決心，要沉住氣，一定要干到底！”

“誰說不是呢？非要叫地主低頭不行。”我顧不上和魁云再多說了，馬上就往村里跑。一進村，我就說開了：“縣里又公布了減租法令。今年是四一減租，還是大斗改小斗。”村里的人把我圍住了，這個問我咋回事？那個說他不相信。我說：“如果不相信，就上縣里看看去。”這樣一說，大部分人都相信了，有個別不相信的人，果真往縣里去了。

我們正在吵吵的時候，地主的狗腿子馬樓大搖大擺地走來了，他聽見我的話就譏諷地說：

“你想減租，還不如把地也要了！”

“那可說不定。”我頂得他無話對答，他瞪了我一眼就走了。我心想，你這個狗仗人勢的家伙，反對減租还不是怕丟了刮大家油水的飯碗。他一轉身，群眾就指著他的背影罵開了：

“哼！成天起來不干活，凭嘴吃飯，放債，當中間人，刮盡了大家的油水！”

“看他吃得又白又胖，狗嘴里还能吐出象牙來？”你一句他一句，罵得馬樓連頭也沒敢回。

就在这天夜里，村上的佃戶象桑運河、張副群、張富則等都集中到我家來商量減租的事。一向不愛說話的桑運河大哥，又高興又胆怯地問我：

“順達，去年減租失敗了，你說今年行嗎？”

“怎么不行？大哥，你瞧今年咱们都这么齐心，地主还能闹过大家？只要大家攥成一股劲，保险能减租！”大伙同意我的话。七言八语的圪吵了半晚上，每人都想了一套对付地主的好办法。

不出预料，第二天，吸血鬼郭召海第一个就跑来我家了。我沒等他开口，就劈头告诉他：“去年五一减租你多拿了我的粮，今年是四一减租，还是大斗改小斗。你知道吧！”他见我话头很硬，就变软了口气说：“唉！何必一说话就生气？该咋办就咋办。不过，减租的事我还没听说过。”我心想，装什么相，你不比鬼精。

“好吧！你沒听说，我现在就告诉你，这是政府的法令，你不同意就去找政府。放明白些，不管怎样，我现在在村里多少还担任点工作，你看着办吧！”

郭召海见我话硬气粗，没敢和我硬吵。象条死狗一样一直守了我多半天，见没有什么希望了，才拉上粮食无精打采地走了。“真好笑，原来他是怕硬的。”我正向娘说着，忽然运河大哥气喘嘘嘘地跑来了。

“顺达，快帮个忙吧！南沟的宗召到我家刮租了，说什么他也不减租！”

“不要怕，大哥，我去看一看。”我两步就跑到了运河大哥家。一进门就见宗召这个狗东西板着狗脸在大闹运河大嫂。

我马上责问他：“哎！你凭啥罵人？减租是政府的法令，谁敢不执行？你不愿意，咱可以找大伙评评理。”我又反过脸来对运河大哥说：“大哥，你今天不能多给他一粒

谷，多給了就是違反政策法令，政府要處理你。”

“當然不能多給他，我還能不執行法令。”這時候，其他的佃戶也湧進了運河大哥的家，你一言，他一語，把宗召說得灰溜溜地走了。其實呀！這幫狗地主，他們又不是聾子，還能聽不見外面的風聲；又不是瞎子，還能看不見我們窮人的力量，不過是在快死的時候也要掙扎兩下罢了。

村里的佃戶們團結得很緊，一家有困難大家去幫助，一個地主要賴皮，大家去鬥爭。接二連三的不到半個月，我們的減租就勝利地結束了。看吧！大人小孩都高興得合不上嘴了，可是運河大哥呢，倒流起淚來了：

“順達，這下可真好啦，要不然你運河大哥年年愁租躲租，哪一年，大年三十也不敢呆在家呀！這下可救了我全家老小八口人的命哪！”運河大哥的話也引起我的難過來，可不是嗎？那一个窮人家沒有一本血淚史呢？如今減租讓地主低頭了，咋能不感動得人笑着落眼淚呢！

越高兴，我就越希望知道宣布減租法令的人。

就在这年的十一月里，有一天張魁云忽然來找我了。我一見魁云就覺得比任何人都親，我正想一五一十向他敘說我們村的減租情況，不想他却說：“我全知道了，你們做得太好了。”我奇怪地望着他，心想，你咋知道的呢？

魁云把我拉到一個山洞里，小聲地問我：

“順達，你願意參加共產黨嗎？”

“甚是共產黨？”我奇怪地望着他。

“共產黨就是為咱窮人闖翻身的人，領導咱們減租的人就是共產黨。”

我的心馬上亮了。

“原来是共产党，我以为是紅軍呢！”

“对呀！紅軍就是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魁云笑着对我說。

毛泽东，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主席的名字，真有说不出的激动。我一把抓住了魁云的手：

“魁云哥，你咋知道这些事？我当然要参加共产党，咱们去参加吧！”

“順达，我现在已是一个共产党员了。”魁云非常严肃地对我說：“党了解你是个实心实意的老实人，在这次减租斗争中，你表現得很好，能給咱们穷人办事。現在党要我来，就是为你入党的事。咱们慢慢談談吧！”魁云哥的話，句句打动我的心，这时我觉得自己懂得了不少东西，象一下子变得聪明了。

我俩談了很久，他又向我介紹做共产党员的条件，斗争的任务和方向，我听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做个共产党员不仅要为广大劳动人民的翻身斗争到底，而且将来还要建設沒有剥削沒有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象我这个受人压迫的穷小子，咋能沒有信心和决心呢！

魁云哥和我談話不久，我就填了入党志愿书。

入党仪式也是在山洞里举行的。那天到会的人有二十多个。象馬何則、王周則、李达才一个一个都是和我一块儿长大，一块儿給地主打过短工的伙伴，想不到今天我們又一同参加了党，成为同志了。同志的称呼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我觉得比亲兄弟还要亲哩！

主持會議的人真使我沒有想到，原来就是穿烂皮袄，箍黑手巾整天在我們这里收羊皮、卖柿圪楂的老康呀！他叫康乐。說起老康来，可是个好人哪！方圆几十里的人人都知道。我一見到他，他紧紧握住了我的手，我的眼睛睩大了，天地也寬了，我覺得我們的西沟都变了，想不到我的身边有这么多的亲人！

老康講完了話，我們就向党宣誓了。我們的誓言我永远不会忘記，我記得最牢的几句話是：

“党走到哪里，我跟到那里。

把我的一生獻給党的革命事业！

就是天大的困难，我也要永远忠实党，听党的話。”

从此以后，我是一个地下党员了。每当党交給我任何一个任务时，我覺得是我最大的光荣，我用一切力量去完成。我娘見我整天价东去西走的，干活的劲头越来越大了，她也特別高兴。其实，我不对娘說，她心里也亮了，因为她的儿子干的是好事情。

西溝血案

張黃樓 口述
張生 整理

說起來，這是十八年以前的事情了，時間是長啦，可是，提起日本鬼子兵在西沟欠下的那筆血海深仇，老乡們是忘不了的；我記得清清楚楚：

黑洞洞的天，沒有一顆星星，伸出手看不見五个指头。炕头上松明子的光忽跳忽跳的。穷山沟的老百姓只有过年过节，家里才能做兩頓稠飯吃，我捏好了幾個黃圪瘩，就一針一線地縫我那件破衫子。大年正月的，我也從沒睡過一個囫圇覺。等着把日本鬼子趕跑了，咱們庄戶人好好的鬧生產，過好日子吧。這幾天，風聲緊哩，自打咱們這壠閻起了民兵小隊的組織，日本鬼子早晚都在打主意，今天在東邊村子趕豬，明天又到西邊庄上牽羊，鬧得四鄰老鄉都不安生。我心想：我剛當上武委會主任，民兵小隊也是剛成立起來的，都是年輕輕的后生子，一沒武器二沒經驗，要真的和鬼子兵干開來，沒本事可是不行，咱們得抽這过年過節的閑時候練練武，弄些刀刀槍槍來練習練習，趕明日就動手干開吧。我心里有事，也就不瞌睡了。

隱隱約約地，我聽見遠處傳來了幾聲狗叫，這年頭，不是晉綏軍來搶，就是日本鬼子兵來殺，說不定又是什么坏人

来了吧，我停了針線，趕緊把松明子吹滅了。

狗叫得越來越響，我一骨碌爬起來，开了門，爬到窯洞頂上去看。哎呀，從南賽、南沟、池底到西沟來的三條路上，來了三股什麼隊伍？手電光一閃一閃的，馬蹄聲篤篤地響，看那樣子，就不是咱們八路軍的队伍。我仔細一聽，還有囁哩咕嚕的說話聲，我明白了：是日本鬼子來扫蕩西沟了。我心裏一急，砰一声從窯洞頂上跳下來，提上那面報警的銅鑼當當當地敲了起來，為的是叫醒咱村老乡快快逃跑。敲了一陣，也顧不得回家，就一溜煙跑去通知民兵小隊的李順達和馬何則。哎，就怪我們新成立的民兵小隊沒經驗呵。我剛到他們家，他們正在匆匆忙忙收拾。這時候，槍聲已乒乓打響了，全村的人都從夢裡驚醒過來，顧不得收拾東西，胡亂抓件衣裳披在身上，抱上小的，牽上大的，拖兒帶女朝山上跑。

我當時真急胡涂了，站在村口上叫老乡們快跑，我也跟在後面跑起來。路旁邊牛圈里的牛哞哞地叫喚。這是順達喂的老黃牛呵，牛是咱們莊戶人的命根子呀，要讓鬼子兵牽走，咱們就沒法鬧生產了。順達這時正跨進了牛圈，牽上牛就往外走，是想把牛趕上山藏起來，剛到山坡坡下，槍聲就更密了，機槍轟轟地朝山上掃。這牛是趕不走了，坡底有個玉米秆搭的棚棚，順達把牛牽了進去，我又抱了幾捆玉米秆把四周堵住。誰知道能不能救住呢，忙了一陣子，瞧見鬼子兵已經進了村；就象那豬猡闖進了菜園子，亂嚷亂跑。那火把就象一條條長火舌頭，扔到那邊，那邊就着了火。只聽見槍聲、哭聲、喊聲，亂做一團。我顧不得細看，就往山坡上

爬。刚爬了两步，听得脚下有个孩子在哇哇地哭叫，不知是誰家大人跑得慌了，把孩子給丢在半路上。听着孩子哭着喊娘，心里实在不忍呵。順达一把抱住了他，就往山坡上爬。我記得，离这不远，有个过去放粮食的小山洞洞，是个暗洞，洞口长着块大石头，不知底細的人从外边經過，一点也看不出里面。我和抱住孩子的順达钻进了山洞，村里人的哭声、喊声，都听得真真切切。我这个当武委会主任的，沒有好好組織群众撤退，如今群众被鬼子兵屠杀，我心里比刀割着还疼。順达抱着的这孩子哭了多半天，累得睡着了，我抓了把谷草在地下鋪好，順达又脱了件破衫子垫上，讓孩子躺上睡觉。

在洞里呆了半夜，那枪声嘘嘘的就沒断。我朝洞外看了看，天上現出了灰溜溜的白色，已經能看清村里的动静了，村里是一片烟火，烧着的房子必必剥剥乱响，鬼子兵布滿了山沟沟，黃不澄澄一大片，看样子总有四五百。村里的猪呀、羊呀，被鬼子撵得四处跑。我踮起脚尖，能了見村里的几户人家。我看見一群鬼子兵提着枪，押着咱村的十来个老乡往张旺兴家的窑洞里走。我仔細一看，这里面有忠勤媳妇、虎則的娘，还有张双全和张六弓老汉，这些人都是咱村的穷苦老百姓，我們一同鬧过減租斗争，一同在坡上掏苦菜、采树叶过日子，如今，鬼子兵把他們赶进窑洞做甚哩？我正在想，有几个鬼子兵早抱了几捆玉米秆堆在窑洞口。我的心扑通扑通地直跳，哎呀，鬼子兵要下毒手了呵。只見他們点燃了玉米秆，窑洞里的人被烟火嗆得受不住，一个个想冲出来，沒人性的鬼子兵架好了机关枪，对准窑洞口嘘嘘地扫

射，連一个也沒逃出來。唉，我的心有多疼呵。

我不忍再看下去，這趕盡殺絕的日本強盜哪裏有一點點人性呢？剛轉過臉，又看見在山坡下的谷場上躺了个婦女，周身都泡在血水里，死得慘呵。鬼子兵用亂刀砍死了做娘的，又從旁邊的草堆里尋出了不滿周岁的孩子。孩子不懂事哪，張着小嘴想吃奶哩，鬼子兵舉起這孩子，哈哈哈地笑了一陣子，就用尖刀捅進了孩子的嘴。我趕快蒙住了眼睛，眼淚水糊了一臉。山里人都說豺狼虎豹最凶殘，我看這群不長人心肝的日本鬼子兵，比豺狼虎豹還凶殘一万倍！

不多一會，鬼子兵分路搜山了，我知道，他們是想用什麼“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滅掉咱們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哼，簡直是做白日夢哩！根據地的人是殺不完的，倒下一個，要站起來千百個！我見順達咬緊了牙關，從地上抓了一塊大石头，他說：鬼子兵不來搜則罷，要來，就是這家伙對付。不砸死他三個兩個，就不算一條好漢！

我又望了望地上睡覺的孩子，孩子還嗒嗒地舔着嘴唇，睡得真香呵。我不由得鼻子一陣酸，又抓了兩把草給孩子蓋在身上，為的是怕咱們自己有個三長兩短，或許能保住孩子。做好了這些，我也抓起一塊石头，守在洞口等着。我瞧見黃澄澄一群鬼子上來了，走近了我們的山洞，還在洞口大石头上劈了一家伙，我心裏一陣緊，急忙擺好了架式。可是，敵人沒發現我們，只從旁邊走過去了。

就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鬼子兵在山洞里搜到了楊長水和他的閨女，用槍尖逼着他們出來。那個鬼子兵正要動手抓他閨女，楊長水心急手快，趕緊從地上拣了一塊尖石头，使

尽了气力照着鬼子的后脑勺砸去，那鬼子被这突然一砸，就趴倒在地上，楊長水又举起那块石头，象搗蒜似地搗了五、六下，鬼子兵一动也不动了。楊長水看看后面沒有鬼子撵上来，就和閨女左拐一个弯，右拐一个弯，又钻进了另一个山洞。等到鬼子兵赶来，楊長水父女跑得遠个影儿也沒有。我刚刚松了一口气，又看見咱村的李保田被鬼子兵撵着跑，我真替他急呵，李保田真是个好样的，他一下繞到那鬼子的背后，一只手捉住鬼子的腿这么一拉，摔得鬼子来了一个仰面朝天！保田真是个活武松呵，他双手把鬼子举起来，往石头上狠命摔去，只听见“咚”的一声，象摔死一只老母猪似的，鬼子兵哼了几下，就沒声音了，李保田趁势踢了一脚，那鬼子就顺着山崖嘩嘩地滚了下去。我真开心，讓这些狗娘养的躺在山沟里喂狼吧。远处的鬼子兵发现了李保田，就朝这边打枪，子弹嗖嗖地飞了过来，我替保田捏着一把冷汗，他真精灵，只那么一縱身，往石头縫里一钻，就逃得沒影儿了。胖胖矮矮的鬼子兵一顛一跛地赶过来，朝石头崖上放了几枪。有个特別肥粗的鬼子，大概是鬼子軍官吧，气得直跺脚，把旁边的几个鬼子嘍哩咕噜罵了一通，旁边的鬼子吓得笔挺挺，就象一根根石头柱子立在山坡坡上。鬼子軍官罵完了就破着嗓門嘍哩咕噜喊了一陣，看样子是在下命令。

他下了命令以后，鬼子兵象一群疯狗被赶散了，汪汪地乱嚷。找不見老百姓了，就把沒烧着的房子重新点上火，那些猪呀、羊呀，烧得吱吱乱闹，还有那些鸡呀，都张着翅膀在火堆上飞，想逃出火堆呢，可是，飞不到几尺远，又落在火里烧死了。

后来，我又看見几个鬼子到順达藏牛的玉茭棚旁边，我心里想，这下黃牛也完蛋了。鬼子兵連看也不看玉茭棚里是甚，就点着了火，对住里面直放枪。杀人紅了眼的强盜那里管人和牲口？那头大黃牛被烟火嗆得受不住了，从火堆里冲了出来，哞哞直叫，一个鬼子朝他連放两枪，牛躺下了，嘴里呼呼直喘气。我就不知道，这头黃牛碍着他日本鬼子甚事呢？这群强盜究竟长着一副甚的心腸？咱們中国老百姓和他沒冤沒仇，他們千里万里的跑到咱們这里来杀人放火，这道理說不說得过去嘛！

眼看着村里的房子都烧塌了，西沟遭了劫难呵，我和順达紧紧靠在一起，我俩发了誓：只要西沟还有老百姓，这民兵活动总要开展起来的，只要李順达、張黃樓还活着，这仇总要报的！

天已經大亮了，太阳也从东面山上露了个头。这时候，地上睡着的孩子也醒了，他美美地睡了这一大觉，不知道家里成了个甚样样哩，一醒来就唤他娘，这时候我俩才看清，这不就是咱村双有的孩子么，也不知你爹你娘还活着沒？不管咋样吧，总得想方設法留住这一根苗苗！我見順达噙住了眼泪，赶紧从衣兜里掏出半块黃圪瘩，递给了孩子……

民 兵 復 仇 記

張黃樓 口述
張 生 整理

那些該千刀万剮的日本鬼子兵在西沟大扫蕩以后，看看房子都燒得差不多了，我見的老百姓也都殺光了，便抓上鷄，扛上紅紅綠綠的包袱，趕着豬牛下了山。

我和順達在山洞里蹲了一天，看見鬼子們又燒又殺，男人哭，女人嚎，我們心里的那股火就要往外冒。想出來跟鬼子拼了吧，兩個人力量太單薄，手里連把切菜刀也沒有，還不是白白送死？忍住這口氣，好容易看見這些狗們走遠了，我們才抱起那孩子從洞里鑽了出來。

這陣的西沟真不象個村子：到处都是烟火，半個天都黑了，大人小孩的尸首橫七豎八躺了一地。我独自一個人還好說，順達一家七口人也不知是死是活，我心裏一急，就跟着他往家里跑。那裏還有家哩？兩眼窟窿燒得黑糊糊的，直冒煙，門也沒了。順達一邊喊娘，一邊就往窟窿里泼水，喊了半天，也沒聽他娘答應，我可真是替他着了慌。我們在火堆里尋來尋去。不知誰家的一缸糧食，還在燃着哩，我趕緊給澆水。又過了半晌，順達娘才從后山沟沟里走了回來，還帶着順達的幾個弟妹，他娘見了我們，就傷心的哭了起来，在這場大扫蕩中，能活下一條命，是不容易呵。順達安慰娘說：

“別哭了，人活着就好。”說着就把那孩子交給他娘照管，自己去給別人家救火去了。

这时，躲在山里的人們都一个个回来了，呼儿喊娘的哭声，把条山沟都震动了。我自己虽然沒遭到不幸，村里被鬼子糟践成这样子，也实在忍不住掉眼泪呵。人死了一大堆，住的、吃的、烧的、穿的，全完蛋了，这以后的日子还过不过？村里的男男女女見了順达，都围了攏来，要他出个主意。我心里想：我是个共产党员，又是武委会主任，也有責任，这个时候不能光掉眼泪，得赶紧想办法安頓大家，想办法报了这笔仇才行。我找到了民兵骨干馬何則、張芝槐等几个同志，和順达在一块儿研究了研究，又把年轻力壮的人都組織起来了，有的砍柴，有的做門，七手八脚的收拾了几眼破窑洞，把女人娃娃都安排了住处，又拼拼凑凑弄了点粮食，大家才又过开了日子。

鬼子們在西沟欠下的这笔血債要还清呵，老百姓一談起这事，牙齿都咬得崩崩响，都說非报了这笔仇不行。那时候，咱们共产党员还不多，我們党小組得了上級的指示，就把几个党员召集起来开会，順达把上級的意图說了，大家都認為很对，民兵活动就該劳武結合，平时领导生产，战时领导斗争。当然，单靠一个民兵小队的力量是不够的，主要的是該发动群众，把群众組織起来，平时要鬧生产，也要訓練，免得临时手忙脚乱。这时村里也有了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組織和领导群众活动也都方便多了。开罢党小組会的第二天，我們把民兵都召集在一块，民兵小队长李順达說：“同志們，今后咱們的任务可是大哩……”話還沒說完，有个年紀輕輕的民兵

楞头楞腦地說：“民兵頂個甚？要武器沒武器，要技術沒技術，要干就當八路軍！”順達說：“兄弟，你還能把你爹娘都帶去當八路軍？再說，家里的生產也得顧呵！咱們根據地的老百姓不生產糧食，八路軍吃甚？咱們民兵除了打敵人，還有支前任務呵！”

大家聽順達這麼一說，都不住地點頭，順達又接着說下去：

“沒武器不要緊，咱們自己可以造，還能從敵人手里奪過來，沒技術，咱們可以學習。只要咱們決心大，組織得好，敵人再凶，咱們也能斗過！”

經過這次會議，我們西沟的民兵可真是開騰开了：我們一人倣了个木手榴彈，上地的時候，就別在腰杆上，一到休息，就挨個兒扔手榴彈。开头，大家只能扔二、三十米，後來，慢慢摸住了經驗，都有了很大進步，順達那時能扔到四十二米。縣里區里開比武大會，政府獎給他一袋子手榴彈和一杆步槍。順達帶着手榴彈，扛着步槍回了西沟，民兵小隊的同志見了，高興得把他抬了起來。大家都爭着扛這杆槍，爭着把真手榴彈別在腰杆上。地頭休息的時候，我們除了扔木手榴彈，還學習瞄準，又把打山害的土槍都利用起來，既打了山雞兔子，也練了槍法。因為，真手榴彈和子彈是留來打敵人用的，練習時可不敢浪費。

那陣，咱們老根據地的民兵可不比現在，現在的民兵有真槍真子彈，我們那時的武器就是缺。那些狗鬼子兵也欺侮咱們沒武器，咱們當然也不能赤手空拳跟他們拼，沒槍沒炮有什么了不起？黨教育我們，咱們太行山上有的是鐵和石

头，可以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地雷，鬼子兵再要来，我們就請他回老家，从那以后，我們就开展了地雷战。

說起地雷战，那可真过瘾。別的地方咱不太了解，光咱們西沟一个村，不分男女老少，人人会造石雷。一到黑夜，家家戶戶都乒乒乓乓干开了，不管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都动起手来，不会的就学，爹教娘，娘教女，一家人就是一个兵工厂。有些手艺高的就造铁雷，总之，咱們村就沒有一個人不会造地雷。那地雷的种类可多着哩，有踏雷、拉火雷、开门雷、鍋底雷……有的是石头造的，有的是铁造的，每种雷有每种作用，当然，总的用是打鬼子兵。

有了武器了，就专等敌人来上鉤。不是坐在家里等，我們的准备工作多哩：民兵小队早晚都練武，有月亮的晚上，就钻在玉米地里搞演习。为了掩护群众撤退，我們在山背后，挖了許多暗山洞，里面也有炕，还能放粮食，一遇到敌人上山，讓群众們全搬进这些暗山洞住。为了避免临时忙乱，还领着群众演习了几次。村里的工作进展得很好，民兵小队也扩大了。个个都精悍得很，就等着領任务。

有一次，我們接受任务了，是去配合八路軍作战。民兵同志听了高兴得不行，练习了这么几个月，要露一露手了，都爭着搶着去。我們留下少部分人在村里搞保卫工作，我和順达带着其余的同志出发了，我們背着地雷，提着斧子扛着鐵，沿途，我們把敌人的电线都砍断了，叫他前后失掉联系。过去，我們經常破坏公路，比方說，搬上大石头堵在路中间，要不就刨几个大坑，把桥梁給切断，使敌人的运输汽車队没法前进，然后，通知咱們八路軍連汽車帶人和东西都閹

了走。这一次，我們却照顧了他們一下，沒有破坏公路。我們只是在公路上、橋上，刨下了好些坑，把地雷埋下去，上面又用土盖好，为了叫敌人相信“交通安全”，还在土上面印滿了人的脚印、牛馬的蹄印、車輪印，表面一点看不出下面埋了地雷。敌人上了公路，把“踏雷”踏响了，炸得哇哇乱叫，正想逃跑，八路軍在两边山上升起火來，敌人想上山是根本不行，在公路上干挨揍又不甘心，只好在公路上胡寧，只聽見这里轟轟轟，那里轟轟轟，公路上埋的雷全踏响了，炸得鬼子丢盔弃甲，血肉橫飞，把條公路堵了个死。这次仗打得很漂亮，很過癮。

从这次以后，鬼子兵再不敢在公路上大搖大擺地走了，雖然公路是平展展的，鬼子兵却挤做一团，誰也不敢打前头走。鬼子軍官都怕死，逼着小兵兵在前边开路，小兵兵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战战兢兢在前头引路，后面的軍官离得老远老远。引路的小兵兵摔了一跤，后面的人以为踏响了雷，吓得拼命往回跑，喊也喊不住。鬼子兵的大小軍官都着了慌，急急忙忙开会想办法对付地雷战。好不容易想出了一条办法，就是把老百姓的豬牛羊趕来了一大串，讓它們領隊。鬼子兵拿着鞭子在后面啪啪地赶着，为的是叫猪牛把地雷踏响，好給他們开辟一条安全道。鬼子兵又想錯了，咱們民兵早料到有这一手，偏偏又給他来了个見風轉向。我們想：那些猪呀牛呀，都是咱們老百姓的，可不能陪鬼子兵送死，太值不得。一会儿打完仗，还要牵去还給老百姓的。我們埋伏在地里的民兵这么一合計好，順順利利讓猪牛大队通过了，等到鬼子兵队伍跟了上来，我們就拉响了“拉火雷”，只听得轟

轟轟的响声一起，黄烟滾濺，鬼子兵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鬼子兵哇哇地乱成一团，叫嚷着說：“公路大大的不安全！”后来鬼子又出了新花样，成立了个什么“扫雷队”，行軍的时候，叫扫雷队在前头扫雷。他們每人拿根竹棍棍，一边走一边敲打，发现那儿有雷，就在地面上划一个白圈圈。我們民兵也給他来了个新花样：埋下許多假雷，假雷与假雷的中間，又埋上真雷。扫雷队在公路上划滿了白圈圈，一个挨一个，行軍队伍一小时走不上二里路不說，还經常踏响了雷。那时候，有人統計，說日本鬼子兵創造了世界上最慢的行軍速度。后来，实在沒办法了，他們就不在公路上行軍了。

不走公路也得走小路、山路，还能长上翅膀飞不成？我們民兵又是早就研究好啦！在小路和山路上也埋上了雷，还故意在沒雷的地方画上白圈圈，鬼子兵刚摸上点窍门，尽挑白圈圈走，我們又專門在白圈圈下面埋上雷，鬼子兵挨了几回炸，就昏了眼了，一只脚提上来，半天不敢踏下去。后来，他們干脆不走路了，尽挑草坡坡走。那草坡坡上的草綠油油的，看來根本沒有雷，誰知一脚踏下去，摔了个跤不打緊，一声响雷，連人帶馬飞上了半空，又跌到山沟里去了。他呼爹喊娘的，咱也不搭理，几个大蹲在山洞里又笑又唱的。原来，咱們早就估計上鬼子兵不敢走小路、山路，定要爬草坡坡了。鬼子們还精着呢，以为埋上地雷的地方，草一定会枯死；那知道我們民兵个个是諸葛亮，比他們精多哪。我們从侧面掏了好些窟窿眼，面子上看去是綠油油的草，下面埋下雷了。鬼子兵哪能斗过咱們民兵呢？他有枪有炮，又有甚么办法？根本找不見我們藏在什么地方，鬼子兵气得沒

法儿，就朝着石头山开枪，你尽管开吧，把子弹全倒在咱们山沟沟里，咱们也欢迎。我們民兵这样神出鬼没地跟鬼子兵斗了好几个回合，弄得他們鼻青脸肿，吓得不敢出門啦！

不出門正好，餓死这些狗們更省事。可是，他們又經不起餓，一頓两頓还好說，餓他个三天两天，实在不行了，又三个五个的出来碰运气。好些时候沒出門，瞧着外边变化大哩，墙上貼了好些紅綠標語，標語上写的是：“打倒日本鬼子！”“共产党万岁！”有的还画着一些破破烂烂的膏药旗插在死人堆里。鬼子兵看了，气得哇哇乱叫，都跑去撕標語，刚走到墙根前，“轰”的一声，震天动地，几个鬼子伙吃了个大鸡蛋，又是我們民兵請的客，鬼子兵的运气实在好哩，吃饱喝足了，就美美地躺在地上睡觉。

自从地雷大显威风以后，我們就再不怕鬼子来扫蕩了，不但不怕，还盼他来。有一天，咱們民兵小队派出去的偵察員回来报告，說敌人恼羞成怒，又要到西沟来扫蕩了。我們馬上敲响了鑼，把消息通知了各家各戶，全村的群众立即来了个空室清野；这回組織得挺好，大家不慌不忙地往暗山洞里送牲口、粮食，不到一顿饭工夫，就全部坚壁起来了。西沟的表面看来清清靜靜，其实家家戶戶都作好了战斗准备。

我带领几个民兵同志分散躺在山沟旁和玉米地里。年时，鬼子兵在这里杀人放火的景象，清清楚楚地摆在我們眼前。俗話說：“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我們瞧見那黃不澄澄一队人馬上了山，額上的青筋冒了老高，牙关咬得紧繃繩的，手心也直发痒。好不容易等得鬼子兵进了村，我們几个人按事先訂的暗号一招呼，就轟轟轟地拉开了“拉火雷”，鬼

子兵也真笨透了，他做梦也沒想到这么个小山沟里也摆起了地雷陣。心一慌，抱住鋼盔就往老百姓家里钻。誰知刚一推門，門頂上“咚”的一声，掉下个“开门雷”，偏偏又砸在头上，鋼盔掉了，头也开了花。沒炸死的鬼子一看情况不好，想赶紧搶上点东西离开西沟，因为肚里实在餓得不行，到鴉窩里抓只鴉吧，刚抓到一把軟糊糊的东西，沒顧上看清是个甚玩艺儿，只听得“轟”的一声，不用說再看，連眼睛鼻子和嘴巴都分了家啦！还有的伸手去揭蒸籠蓋，籠里也响了一家伙，一块黃圪瘩沒到嘴里，就不能动弹了。这时候，我們的民兵在山上打响了土枪，那枪声挺清脆，鬼子兵以为是八路軍赶来了，吓得在屋里乱轉。这一轉可好啦！頭頂上、地底下、前面、后面，到处都是雷，伸伸手：“轟”的一声，动动腿：“轟”的一声，鬼子兵只好一边跳一边跑；可是，雷不饒人呵，說話間又躺下好几个。我們的民兵就这样給鬼子兵布下了地雷陣，布下了天罗地网！

这次的地雷战，真正是打美了，給咱們被杀害的老百姓报了那笔血海深仇。另外，我們还繳获了长短枪、刺刀、馬刀一大堆。全西沟的老百姓都高兴得很，要求报名参加民兵的，差点挤破了順达那口窖。連八、九岁的孩子都去找他鬧。那陣，我們民兵小队的同志連口水也顧不上喝，又忙着搞开卫生工作哪，因为鬼子兵伤亡太多，鬧得滿西沟又腥又臭，可叫我們收拾了好些日子。

这一回扫蕩，总算叫鬼子兵开了眼界：山沟里的老百姓决不是好欺侮的，不要說是搶东西，連豬毛也不讓他拾一根。来的时候，大队人馬威风凜凜，回去的时候，只丢下几

个短胳膊缺腿的鬼子，連滾帶爬地下了山。讓他們回去汇报汇报也好，免得他們再敢到咱們山沟里胡鬧，也免得他們再把咱們老百姓看扁了。

我們的民兵队伍通过这些个大小战斗，就越来越活跃了，队伍扩大了好几倍，我們可是一点不敢自滿，还是搞那劳武結合：平常闹生产，战时打仗，并且一有空閑，总是在一块儿練武，家家戶戶还是象以前那样造地雷。不过，从这次以后，日本鬼子再也不敢到西沟来扫蕩了，据我們的民兵侦察員回来报告說：鬼子兵听说民兵摆起了地雷陣，就关住大门不敢出来，不管大官还是小兵，一个个都吓得渾身直哆嗦哩！

李順達互助組

陳杰 王珂

組織起來

“獨輪車上坡難上難，眾人協作水推船”，這句話說得好。西溝的窮苦農民們由於擰成一股勁和地主鬥爭，“四一”減租取得了勝利，農民肩上的那副擔子算是輕了一頭。盼的是遇上個風調雨順的好年成，能多收它個三斗五斗的，讓孩兒們也能喝碗圪生糊糊湯。可是老天爺不按人的意願辦事，減租後的頭一年遇上個災荒年，第二年還是災荒年，打自伏天起到秋收，沒落過一場透雨，收罢秋汗水還沒干，又得餓肚子了。可是，西溝的人民再也不是愁眉苦臉的樣子，自从黨在這裡建立了根據地，成立了抗日政府，受苦的老百姓有了當家人，不怕老天爺的干旱雨澇有多厉害，老百姓也要平平安安渡過去呵！

就在一九四三年春天，西溝黨支部書記李順達同志出席了區公所召開的干部會，會上農會主席傳達了毛主席關於組織起來、生產自救的指示。農會主席說這兩年的灾情非常嚴重，怎樣才能平安渡過災荒呢？毛主席在延安發表了講話，他說除了向地主富農展開借糧鬥爭以外，重要的是把農民組織起來，生產自救；這就是今后战胜災荒的唯一出路，也是

农民发展生产的方向……

“組織起来”，这个新名詞順达是头一次听说，經過农会主席的解釋，他很快就明确了意思，是叫受苦人擰成一股劲作务庄稼：一人有困难，大家来帮助，遇到什么灾荒，大家都来想办法克服。人多手多主意多，力量也就大了，不用老提心吊胆过日子了。順达听了报告，心里想道：毛主席真英明咧，他把咱受苦人的苦处都揣摸透了，給咱们出的主意这么好。

順达到西沟就忙开啦，党员們从地里一回來，就钻到順达的窑洞里，听他講組織起来的好处。宋金山是个好党员，对党的政策法令，从来是积极拥护的，因为他懂得，抗日政府是为穷人们办事的政府，党和毛主席說的話，都是向着穷人的。所以，宋金山听了順达的话就第一个拥护“組織起来”。桑运河是个最穷不过的受苦人了，孩子又多，靠他一个人起早搭黑地干，还捎带挖野菜、打树叶，仍沒法把一大家子养活，經常是东家借一升，西家借半碗地过着。虽说減租斗争胜利以后，給地主的租子少了一些，穷光景还是沒轉过来。他听说組織起来互助生产，喜得咧开了大嘴，早顧不上吸他那旱烟管啦。宋金山刚說完拥护組織起来，桑运河就問道：

“順达，我也同意組織起来鬧互助，可是咱家苦穷呵，不知够条件不？”

順达說：“越苦穷才越要組織起来，只有生产闹好了，穷日子才能变富，你們家人口多，組織起来以后，女人和孩們也都能分工参加些劳动，北方紡花織布、喂猪放羊，能增

加收入，比靠你一个人沒明沒夜地受强多了！”

經過順達一解釋，大家开始了解組織起来是怎么一回事。就因为自古来作务庄稼都是各家干各家的，不知道大家合伙能不能闹好，所以象馬海兴他們几个还没拿定主意，究竟是参加呢，还是不参加。順达根据区上的指示，和村里的党员們合計了合計，决定讓李順达、宋金山、李德才、路文全、王周則、桑运河等六戶最苦穷、最坚决拥护“組織起来”的貧农組成了第一个互助組，民主选出李順达为互助組組長，称为“李順达互助組”。

互助組成立起来了，村里的几家地主富农就是瞧不惯，一提起互助組，脑袋瓜搖得象个貨郎鼓似的，滿口的冷言冷語就噴了出来：

“天生的穷骨头，巴掌大的地沒一块，驴尾巴也沒一条，倒想立个門面，做梦去吧。”

还有些好心的老实圪瘩也劝順达說：

“算了吧，順达，鬧那互助干甚哩，龙多不下雨，人多嘴翻鬧，相依相靠，倒了鍋灶。”

順达心里是有个底底的，他說：“我們相信这句老古話：‘三人一条心，黃土变成金’，只要大家團結得好，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下去，互助組一定能办好！”

第二天，互助組員开始往地里送肥了，六个人六副担桶，一个比一个跑得欢。桑运河平日独自家上地干活，总是沒精打采的，今天却是有說有笑，好象年轻了十来岁。休息的时候，順达对大家說：

“咱们虽说 是穷兄穷弟，可是人穷志不穷，有党和抗日

政府給咱們撐腰，就准能挖掉那穷根根！”

宋金山听了不住地点头道：“办互助組是毛主席給咱穷人指出的一条光明道，咱們順着这条道走就沒錯！再說，全村人的眼睛都瞧着咱們哩，咱們只能把互助組办好，不能辦壞！”

六個人說說道道，親熱熱，就象一家人一樣。干起活來都特別賣勁。原來計劃二月底把肥送完，結果沒出正月就送完了肥。順達和組員們一合計，認為要多打糧食，單靠租種的几塊薄地是不成的，唯一的方法只有开荒去。一提到开荒，組員們個個都是磨拳擦掌，說正好利用這兩個月時間開些荒坡。路文全是个麥秸火脾氣，他一聽說开荒，便叫他女人趕緊揀了兩塊干糧裝進衣兜，就要上山开荒去。順達一把抓住了文全，說：

“慢些，咱們還得想周密些。西沟的荒山坡多是多，可都是地主老財霸占了的，咱們六戶人家就这么直通通地去开荒，怕不太妥當，咱們該向區公所請示一下才對。”

順達的話倒是提醒了大家，可是路文全却冒冒失失地說：

“我看不用請示了，地主老財霸占了荒山荒坡就不合理，咱們不用搭理他，只管開去！”

宋金山說：“話不能這樣說，對地主是該鬥爭的，但要按咱們抗日政府的政策辦事。只要咱們的要求正確，黨和政府一定會支持咱們。”

一場辯論完畢，都同意叫順達到區公所去一趟。事情也湊巧，順達正要往區公所去，就接到區里送來的一件公文，

正是关于开荒的指示，上面写着“……为了生产自救，政府規定，凡属荒地，誰开誰种，誰种誰收……”

这指示是一場及时雨，來得正是时候，互助組的組員們听了都高兴得了不得。几家地主听说抗日政府頒布了开荒政策，本来肚子里一百个不满意，也沒敢說出來。

第二天一清早，順达等伙人就扛着六把䦆头上了山，抬头望去，只見滿山坡的乱石烂柴圪攢在一块，那柴禾长得有半人高，說了一声干，他們脫下小袄，扔了箥头手巾，六把䦆头叮当当地响，落在石头上冒出金花，落在土上砸个深坑。是呀，他們咋的不高兴呢，等到开春下了种，秋后就刨出圓格溜溜，粉格嘟嘟的山药蛋，一布袋一布袋往家里扛，不用老是吃了上頓愁下頓了，这有多好！他們一边說笑一边刨柴禾，談談現在的計劃，談談将来的甜日子，那干劲也不知有多大。

开荒开到第三天头上，組員李德才的䦆头怎也捞不起来了，刨一下得歇好大一会。素来关心別人的順达早把这些看在眼里了，他放下䦆头走到德才的跟前，搭住德才的肩膀問道：

“你身子难受了么？也許是这几天干得太累了，快歇歇！”

德才抓住順达的手，眼泪水扑簌簌地滴落下来。他这个受苦人沒明沒夜地受了半輩子苦，是順达头一次关心他，怕他累着，叫他歇歇哩，他咋能不感动呵。順达还是搭住他肩膀說：

“都是自己人，互助組好比自己的家，有什么困难只管

說，別憋在心里害急。”

德才哽哽噎噎地說：“家里已經三天沒吃的啦……”

順達着急地說：“怎么，你餓着肚子上地來？”

李德才点了点头。順達急忙提起自己的干糧袋，把仅有的一块半糠窝窝都塞到德才的手里，还怪怨他說：“你怎么不早說呵？”

德才啃着窝窝头回答道：“咱們几个誰家也不比我強多少，我咋能开了这口？”

順達說：“不能这么說。就正因為咱們是窮哥窮弟，才更應該互相幫助。”

歇晌的時候，順達把大伙叫在一邊，對他們說：

“現在是青黃不接的時間，誰家里缺吃的都要說話，咱們這個互助組不能餓着肚子鬧生產，雖說咱們家里都沒有太多的糧食，也得共同想办法過了這一關，等到夏收接上嘴就好了。”

他們在地里澄了澄底，原來路文全和王周則家里也快斷頓了。这时，順達的娘郭玉芝也在附近地里拾柴禾，順達跑了過去，悄悄地和娘商量，他說：

“娘，咱們互助組里有几家沒吃的了，咱家還有些甚吃的？”

娘听出了兒子的心思，就說：“咱家去年晒下的干野菜還多哩，能吃到夏收。救別人要緊，咱家還有五斗玉茭，兩石多谷糠，先拿出勻給他們吃，別叫把人餓壞了……”

娘的心有多善良呵，順達赶紧跑回來，把娘說的話給大家說了，宋金山和楊來發也都表示要省吃省喝，拿出糧食帮

助困难戶。經過一番互助救濟，李德才等三家把吃的問題解決了。開始進一步考慮互助組的生產問題。順達娘郭玉芝提出來，要把六戶人家的婦女組織起來，成立紡織喂豬小組，這小組成立起來後，順達娘當了小組長。六戶人家的娃娃也作了分工：有的管放牛，有的打豬草，有的照料弟弟妹妹，人人都有活兒干了，處得十分和睦。六戶人家的心連到了一塊，干勁也更大了，不到一個月，就開了近四十畝荒坡，還在地里刨出了樹根柴禾五萬多斤，熏下草皮荒肥九千多擔；光柴堆和肥堆就象兩架大山一樣，村里人瞧見了都羨慕得不行，說組織起來就是辦了大事，互助組就是好。有幾戶貧苦農民跑來申請，要求加入李順達互助組。於是，這個互助組由六戶增加到十六戶，分成了三個互助組，聯合組成一個拔工大隊，李順達被大伙選為大隊長。

六戶人的互助組發展為十六戶人家的拔工大隊，這力量又增強了，三個互助組之間展开了生產競賽，紅旗旗插在太行山上，誰也想多干些活，把紅旗旗奪了來。本來，區上給他們分配的开荒任務是三十畝，可是他們一口氣就開了一百廿畝。他們在新荒地撒下菜種，到了五月就收回了新瓜，六月份的鮮菜一擔一擔地往回挑，七月份刨出山藥蛋十五萬多斤，每戶平均差不多一萬斤。十六戶人家的屋前屋後都堆滿了山藥蛋、紅白蘿卜，婦女和娃娃們忙着揀呀、洗呀、切呀、晒呀，干下的山藥蛋片和蘿卜片也不知有多少，反正是吃也吃不完。王周則家干下的山藥蛋片存了十來年，直到一九五八年才吃完。

互助組辦得有了成績，上級表揚，群眾也夸，組員們更

是高兴。桑运河說：“这日子就算不賴了，盼到头了！”

順达搖搖头对大家說：“拔掉穷根不是件簡單事，不要說一年二年，就是十年八年也干不完，拔了穷根还得栽富根啦，不能松了勁气！”

听了順达的話，大伙的心劲更高了。地里的活都是精耕細作，肥料上得足足的，秋天光谷子和黑豆就收了一百四十多担。有了粮食，大家就商量給互助組买办些家业，他們买回五头好牲口，还有犁、耧、耢、耙等几十件，准备进一步发展生产，西沟的农民看到互助組兵强馬壮，劲头十足，日子一天比一天富了，便都想走組織起来的道路，收罢秋，全村三十戶人家就有二十八戶加入了互助組。

李順达和他的互助組員們干出这样出色的成績，因而带动了广大农民走組織起来的道路。收罢秋，县里召开了劳模大会。在会上，順达同志把互助組如何开荒、如何发展生产的情况給大家一一介紹了，談到粮食多打了，組員們的收入增加了，生活过好了，会場上响起了一陣热烈的掌声，到会的人都表示要向李順达互助組学习，就在这次会上，县委还表揚了順达娘郭玉芝，他們被評为母子双状元。沒过几天，順达又出席了晋冀魯豫边区政府召开的第一次群英大会，大会十分重視李順达互助組成立两年間所做出来的成績，并讓他大会上講了話，順达走上台說：“我祖祖輩輩是受苦人，受地主老財压迫剥削的年代，沒吃过一頓飽飯，現在听了党的話，走了組織起来的路，日子才开始好过了。”順达同志的談話深深地教育了广大农民。大会选他为头等英雄，并号召边区农民走李順达互助組的路。为了鼓励这个互助組再接

再勵，做出更大的成績，大會贈給了互助組一头大黃牛和一面紅旗，紅旗上的題字是：“邊區農民的方向”，這面旗幟高高地飄揚在太行山上，它確成了農民們學習的榜樣和方向，於是，全太行區都掀起了互助合作的運動，老根據地的農村出現了轟轟烈烈鬧生產的繁榮景象。

天下農民是一家

一九四四年春天，互助組正忙着下種，离西沟一百來里地的石城發生了蝗蟲災害。那蝗蟲飛起來能遮住天，落下來能蓋住地，凡是蝗蟲到過的地方，莊稼和樹葉全吃光了。抗民主政府為了消灭蝗災，動員全縣民兵到石城去剿滅蝗蟲。順達接到這個動員令以後，就立即召集了一個群眾大會，把剿滅蝗蟲的重要意義給大家說了。順達剛說完，桑運河就發表意見了，他說：

“自古道，蟲不吃山西，凍不打河南，山西不該遭蟲灾，就說嘩嘩飛來兩個大蝴蝶，它自己就會飛走的，打它干甚？”

運河這麼一說，倒也博得了少數人的同意，有個叫馬海興的，平素自私心就重，這會也反對支援別區打蝗了：

“石城有蝗蟲，管咱們西沟甚麼事？再說幫人家打蝗蟲，咱們自己的地種呀不種？辦起互助組剛收了兩年好秋，今年倒不種地了，喝西北風去？”

馬海興的話剛落音，群眾裡面就起了哄，有的人反對這個意見，也有個別胡塗腦筋同意。順達和幾個黨員嘀咕了一陣就說：

“老乡們，天下农民是一家，別处的农民有困难，咱們應該帮忙。眼睛不能光瞅着自家的飯碗，咱們西沟的生产鬧得紅火，要叫別处也鬧得紅火才行。眼瞧着別处有了蝗灾不管，这說得过去嗎？”

人群里又哄嚷开了，絕大部分人都同意了順達的意見。宋金山說：

“不打石城的蝗虫，咱們的生产也鬧不好！蝗虫这东西有翅膀，吃完一处飞到另一处，所以支援別处也是为了自己。我現在报名打蝗虫去！”

宋金山說罢，好几个人也爭着报名，一会儿工夫，一支打蝗队就組織好了。蝗虫要打，家里的地也得种，区上决定讓順达留在家里领导生产。

精壯男劳力都走了，家里只留下老弱和妇女孩子。可是妇女孩子沒上过地，沒技术。順达把大伙都組織起来，亲自教他們如何掌耧，如何刨窩、点籽。掌握了技术就开始下种了，順达很会做宣传工作，他經常說：

“春忙秋忙，绣女下床。男人們打蝗去了，互助組生产的担子，咱們要担起来，來个打蝗生产双胜利！”

妇女們听了順达的話，劲头別得足足的，都是天不明起來做飯，然后帶上干粮上地，中午在地头吃饭，晚上还搭黑干。先把打蝗虫队员家里的地都种了，再种別家的地，这么紧着干了二十多天，全部的土地都下了种，还种得挺好。順达說：

“妇女們有本事，地里的活做得滿漂亮，以后咱們妇女不用老呆在家里了，和男人一样上地去！”

妇女們也說：“只要有人給咱照料孩子、做飯，咱們也能見天地來！”

一九四六年秋天，黃灿灿的庄稼正要收割的时候，閻錫山勾子軍向上党地区进攻了，武装委員會接到了上級指示：立即調動全村民兵开往前線參戰。任务是非常紧迫的，不容許有片刻迟緩。武委會主任張芝槐同志立即召集民兵，交代了战斗任务。可是一个实际的問題摆在大家的面前：秋收刚开头，男劳力一走，单靠妇女孩子，能不能把秋收回来？若是秋粮收不回，一年的劳动就等于白費，对巩固和发展互助組是有影响的。为了保証把秋收回来，区里决定仍然讓順達留下來領導收秋。順達是服从組織分配的，他知道秋收工作的重要意义。

民兵就要出发了，一輩子被飢餓吓怕了的王周則也要參戰走了，他可总是放不下这顆心。黃灿灿的庄稼实在爱人哩，若是收不回来，一家人又得挨餓了。參戰的民兵队伍出了村，他又跑了回來對順達說：

“順達，我走啦。家里收秋的事全交給你了。”

順達說：“你只管放心，靠咱們互助組的力量，就能把事办好。”

王周則參戰走了半个月，心里还不实在，瞧見別处收割庄稼，就想起自己地里的玉茭和谷子。他想：多好的玉茭、谷子呵，要是遇上几个刮风下雨的天气，不是白白糟蹋在地里了？到明年又落个吃树叶、啃草根，有多冤枉！这么一想，就向上級請了个假回到了村里。王周則一心惦着地里的

庄稼，一口气往自己的地里跑去，远远地就瞧见地里光光的，象剃了个光头一样，他心里一惊，再到场里一看，一圪堆一圪堆的谷和豆子、玉米都收拾好了。他的一颗心才跌进了肚里，决定不再进自己的家，马上返回部队。他拿定了主意，便上山往前走，谁知翻过一架山，正遇见顺达领着一大群青年妇女扛着谷子过来了。王周则心里不安然，想躲开也来不及。顺达却早了见他了，在和他打招呼：

“周则，多会回来的？有甚要紧事吗？”

王周则吱吱唔唔地说：“没甚要紧，是……是鞋破了，想回来取双鞋……”

顺达瞧着周则的鞋果然露出了脚趾头，立即把谷捆放在地下，脱下娘给他做的新鞋递给了周则：“给你，这双新鞋耐实，穿上行军正好。”王周则不好意思接过来，顺达说：

“穿上，把你的鞋换给我，我在家咋样也好办。”

王周则穿上顺达的新鞋，他激动地对顺达说：

“我回去给咱村民兵捎个信，就说家里的秋庄稼全收下啦，叫大家安安心心地打敌人！”说罢，他一溜烟跑到前线上，把家里收秋情况给民兵们说了，民兵战士的情绪更高了，都说一定要把长治打下来，争取前方胜利后方庆丰收。不多时，西沟村的民兵立功啦，被评为模范战斗连。立功喜报送到了西沟，顺达把消息告诉大家，妇女、孩子们高兴得很。虽然男人走了，秋收工作比那年也做得细，孩们组织的拾粮队，的确做到了颗粒还家。西沟的互助组就是这样生产和支援前线的，劳武结合的办法把群众的生产情绪和思想觉悟都大大提高了。

土地也翻身啦

經過四年多的互助生产，打下的粮食年年有余，家家戶戶不愁吃喝了，紡織小粗紡的花、織的布扛到河南換回了棉花又紡織，除了卖出的一部分，還給各家制了新被、新褥、新衣服，順達娘常對他說：

“日子就是熬出來了，順達，咱穷人全靠共产党和八路軍搭救。你要好好地給大伙办事，把咱們的生產鬧得更兴旺！”

順達每次听娘說這些話，心里就甜丝丝的，真的，看順達開始記事起，從來沒見娘象这两年一样高兴过。是呵，娘已經是个共产党员了，是他的革命同志，她當然懂得咋样关怀和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懂得咋样帮助孩子把工作闹好。互助組里的事情无论大小，她都要过問，生产上的活儿能插手的她都要領着头干，要是誰家有了什么困难，她總是千方百計想办法帮助別人克服。她管过几十年的家，在办起互助組以来，她更把互助組当成了自己的家，成天和順達、宋金山等几个在一起研究組里的工作。

這一天，他們正研究出这么一个問題，即是这两年来，組員們的生活过好以后，有个別人对生产不再是那么积极了，上地的时候沒有前两年的劲头大，有时候还抱怨的，說穷山穷沟的，再互助下去油水不大了，不如离开西沟，搬到山下去；桑运河就是这么一个人。还有的人認為地主打倒了，如今有了土地，搞生产人人都会，不用再鬧互助了，馬海兴和張引群就是这类人。順達和同志們研究后，認

为如果不把提高产量的問題当成一回事，而只凭祖祖輩輩传下来的老办法种地，互助組就沒法办好。順达娘認為，有些人不愿参加互助組的原因，是男劳力支前走了后，妇女們剛开始学种地，沒掌握好技术，活儿做得慢，还不大規格。党支部把这些問題向上級作了汇报，上級給互助組的指示是把眼光看得远些，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具体办法是精耕細作与提高技术相結合。西沟的党员們得到了这个指示，又热火朝天地討論开了，并提出了“人翻身地也翻身”的口号。

在刚开始推广新技术和优良品种时，也遇到过不少困难。就在那年，順达从外地弄来了金皇后品种的玉茭子，这种金皇后比土玉茭大得多，可是群众不相信。桑运河又是第一个反对，他說：

“咱們西沟是天生只长土玉茭的地方，金皇后种下黃不了，想吃金皇后到平川地方去吧。”

馬海兴也怕新品种不如旧品种好，說見也沒見过这种玉茭，不敢胡种。順达娘听了这些話，就和順达商量，她說：

“老农民都說眼見为眞，耳听是虛，咱們就拿自家那亩地先做个試驗，半亩种上土玉茭，另半亩种上金皇后，叫大家亲眼看看，究竟那好那賴。”

順达听了娘的建議，覺得是个好办法，娘儿俩就这么种下了两样玉茭。還沒到收秋时节，人們就瞧出了个高低：土玉茭瘦骨棱棱的，圪肚子又細又小，金皇后呢，高高大大，壮壮实实，一个个都象个棒槌，玉茭顆粒又大又飽滿，等到秋收一算，半亩土玉茭打了一石五斗，半亩金皇后打了二石三斗，活生生的事实摆在眼前，誰也相信新品种了。从此，金

皇后就在西沟安下了家。为了改良品种，順达又提出了“母壮儿肥”的建議，把颗粒饱满壮实的籽儿挑选了出来留着种籽，还推广了温湯浸种和药剂拌种、谷子大垄密植、玉米刨窝点种的新技术。順达从外地参观回来以后，觉得三条腿耧苗稠不通风，影响庄稼生长；而别处用的两条腿耧是老大通风，便于耕作，还能节省劳力。順达便自己动手仿造了两条腿耧，他扛上两条腿耧到沟前沟后给大家种谷，那年的谷子比那年都长得好，馬海兴种的四亩谷原来只打五石，那年就打了八石，路文全的谷子也多收了三分之一。

由于提高了耕种技术，改良了农具，互助組的生产是越翻越活跃，劲头越来越高，产量越来越大，人們都說：“自古来，西沟就沒见过这样的好收成，互助組真能办下漂亮事，連土地也翻身啦！”

順达笑咪咪地说：“千好万好都归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好、办法好，咱们农民只要听上党的話，跟上党走，这生产就会越鬧越紅火，日子也会越过越美气！”

向毛主席报喜

办起互助組已經有了八年，家家戶戶的小日子越过越美氣啦。收罢秋，大家总要互相祝贺一番：

“好年成咧，比去年又多收了几布袋！”

“是呵，一年比一年收得多，越靠后日子就越好过啦！”

“千好万好，是多亏共产党毛主席的办法好，全因为办起了互助組，才有今天的好光景！”

你一言，我一語的，那裏說得完呢？日子一天趕一天富，肚肚裏的話就一天趕一天多，千言萬語都是感謝黨和毛主席的。你瞧瞧去，家家戶戶的窯洞里都挂上了毛主席的像，端起飯碗的時候，想起他老人家，穿件新衣裳的時候，想起他老人家，把一布袋又一布袋的金皇后玉茭往缸里倒的時候，把新制的被褥展开來休息的時候，更會想起領導受苦人翻身、領導受苦人組織起來的毛主席呵！

鄉親們都提議過許多次了：開一個群眾大會，把咱們互助組八一年來由窮變富的經驗好好總結總結。

就在一九五〇年春天，中共西沟党支部書記李順達召集了群眾大會。人人都穿上了新衣服，綁上了新手巾，就從這些裝扮上，也看得出今天過的這熱火日子：想起從前單干的時候，受盡地主老財的剝削壓迫，老天爺還專門和單干戶作對，不是洪災就是旱災，要不就是風災、雹災、蟲災，燒的那罪呵，就甭提啦！順達同志就說過：“眾人合一心，黃土變成金。”說得對，有道理！由於人多心齊辦法好，大伙平平安安渡過了災荒不說，解決了勞畜力困難，又提高了耕種技術，糧食多打了，吃穿不愁了，三十戶人家不是三十條心了，三十條心擰成了一條條！”

大會越開越熱鬧，你一言，他一語，都是感謝黨和毛主席的話，大會開到半中腰，群眾激動的心再也按捺不住了，有个社員提出要給毛主席寫封信報喜，就說聽上他的話，日子有了奔頭，就說西沟的群眾要一個勁跟他走！這個提議得到了大伙的同意，都說“給毛主席寫信，給毛主席報喜！”群眾總結會開到這裡順達同志接受了大伙的意見決定先給毛

席写信，于是，大伙围成一圪堆，由县委会的李琳同志执笔，写成了这样一封报喜信：

敬爱的毛主席：

您好！

俺们向您报喜了！

俺村是在太行山的脊梁上住着哩，山很高，沟很深，过去除了地主要租要债，没人来这山沟沟。旧社会里，俺们大多数人给地主当长工租种地，年年是吃糠咽菜，冷得过不了冬天。自从来了共产党，领导俺们打倒了封建地主，才翻了身。一九四三年，听了您的話，成立了互助组，平安无事渡过了灾荒，克服了劳畜力困难，生产战争两不误。这几年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加工加肥，切垫土地，改良土壤，做到了组织起来和提高技术相结合。大家还伙改了双腿密植耧，推广了金皇后，做到了温湯浸种，药剂拌种，改变了春天不犁地的老习惯。这些都证明“种地没巧，出力就好”的說法不对头。俺们都感到听上您的話，做事没有差。只有提高耕作技术，才会多打粮食。解放以前一亩地只打一石三斗多粮食，去年收成不算好，一亩地还平均打二石一斗三升。全村三十户家家有余粮，最多的余十五石，最少的也余个三两石，全村共有余粮一百三十多石。过去俺这穷人家，连根驴毛也没有，现在有牲口二十八头，羊一百二十只，还伙造了一百多亩林、几千棵树。我們的家当大得多了！八年來，俺们在一块劳动，就好象一家人一样，谁也不想离开谁。俺们在总结八年

互助組的經驗時，總結到這裡，都高興得不知道怎麼好了。都說：“好時光都是您老人家給的，要永遠跟着您走！”雖說俺們的時光好過得多了，可不能浪費，要聽您的話，仔細成人家，把余糧用在生產上，讓地多翻几番。多打些糧食，多長幾棵樹，多養几頭牛羊，使俺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富裕。

去年秋後，俺們的大隊長李順達到北京參觀回來，告俺們說：他見到您老人家，還和您握過手哩！他还說您問訊俺們大家啦。要俺們把南瓜種的大大的，把玉米棒子種的長長的。一聽這話，都想一下跑到北京去見見您啦，都說：“俺們一定要聽您的話，永遠聽您的話！”祝您身體永遠健康！

中共各位首長身體健康！

平順縣二區西沟村互助組全體

五月十五日

好男要當八路軍

張芝怀 口述
竹林 整理

……自打村里的減租鬥爭勝利地結束以後，咱窮人們好象從天上搬掉了幾大石头，祖祖輩輩沒展過的眉眼，這才有了笑容。特別是李順達領導大家辦起了互助組，开荒坡，搞副業，日子慢慢過一年強。收罢秋，家家戶戶的瓦缸再不象往年那样空得當郎當郎响，如今裝上了糧食啦！常年出不了門的姑娘媳婦們，也喜笑顏開地出來了。因為做老人的只要手里稍稍寬余了點，說什么也要給孩們扯几尺粗布，縫件衣穿。過去，她們出不了門，那是因为連件遮身體的破衣裳也沒有啊！好日子是共產黨給咱們大家的，咱受苦人，那一个不懂得，黨就是咱們的引路人，黨就是咱們的大救星！就連六、七歲的小孩們，也成天高聲唱：

共產黨是亲娘，
給咱人民好时光；
毛主席是恩人，
領導咱們拔穷根；
……

打垮了吃人肉喝人血的地主惡霸，又組織起了互助組，按理說咱窮人們真該過几天安生的日月了，可是，做梦也別

想有个安生啊！別說那喪盡人性的日本鬼，不住氣地來打蕩，就是國民黨軍还不是些刮民的強盜，跟日本鬼子長着一個心眼，糟蹋得咱老百姓哪還有活頭？恨得咱老百姓成天咬牙切齒地說：“白狗跟黃狗是一樣的凶惡，咱們老百姓拿上刀槍挖掉他們的心肝也不能解恨呀！”

是啊，哪個善良的百姓能不痛恨敵人？哪個有血性的青年不想扛起槍來上戰場，給咱人民報仇雪恨！

一九四五年，我已是一個結實的大后生了。別說我還年輕，才十九歲就當了村民兵中隊的指導員。可我們這裡的民兵干部多得很，象中隊長張旺興、小隊長張买狗等，哪個不是十八九歲的年輕人呢。我們從小一块長大，是玩槍耍火的好同伴，現在一同當民兵，是齊刷刷的武裝干部，成天你領導大伙，造地雷，埋炸藥，配合八路軍打游击，個頂個的都是精明強悍的好小伙。平常工作閒暇也總愛湊在一起，擡兩句心頭話，這個說我的槍法准，那個夸自己的力气大，一句話，都想要打起長槍當個八路軍，好痛痛快快地消灭敵人！

有一天，我和旺興正領着大伙在山圪梁上練習瞄準。調皮的小存達，滿頭大汗飛跑來對我和旺興說：“快，隊長、指導員，我哥回來啦！我哥打區上回來啦！”

我說：“順達回來有急事么？”存達咧開大嘴直笑，一把拉着我和旺興就走。旺興有點性急，搞不清是咋回事，就粗聲大气地說存達：“大伙在工作，你來搗什麼亂！支書回來，就是天大的事吧，等再去還不行？”

“不，快走吧！這就是天大的事啊！”存達不管三七二十一，依然拉着我們一個勁地走。我也急着說存達：“你快

說，究竟什么事，等一會再去不行？”

存达放低声音說：“不能說，現在还在保密，反正是大事情呀！”

一听說大事，旺兴很有把握地說，一定是有战斗任务，我也断定說准是，可小存达却摆摆头說不是。我們三人正在說道，正好順達迎面走來了。沒等我們开口哩！順达就笑啦，然后，他又板起面孔來說存达：“誰叫你急着去广播，沒紀律性！”

“哥，你可別冤枉人，你問他們倆我說了啥啦？”小存达嘟嚷地撅起了嘴巴。我和旺兴等不及地急問：“順達哥，你就快說吧！究竟是什么大事呀，我們還不知呢。”

“好，咱們到家里研究吧！”當順達告訴我們上級給了我們一個最光荣的任务，就是要組織一批青年去參加八路軍的大事情时，我和旺兴一把摟住了小存达，高兴得跳了起来。

參軍，的确是一件大事情，也是咱青年們學有的心願。在当天晚上开动员大会的时候，我第一个向大伙表决心，要报名，我的話还未說完，“报告、报告”，几十个拳头伸得老高，都搶着表决心。順达說：“不要着急，区上給咱村只分配了六个名额，还有严格的条件規定：第一，覺悟高，工作好，家庭成份好；第二，身强力壮，年龄相当的；第三，~~无牽挂~~，自覺自愿……。”順达的話剛落音，听吧！这个說，我够条件，那个說我合標準。姥吵得几乎把房子掀了起来。尤其是小存达，他明知道自己的年龄还小些，一个劲地扯住我的胳膊說：“指導員，你和我哥他們研究人名时，可

不能忘了我。”

“嗯，忘不了。来，讓我看你够不够格？”我用力地跟他扳手劲，他豁出了吃奶的劲儿把脸憋得通紅，可死活也不肯松手，把坐在旁边的人逗得哄哄大笑。头天晚上刚开了这么个动员会，第二天，前沟后坡就被年轻人们喧腾得象办喜事一样的热闹。大家争着抢着来找几个领导干部报名。說实在的，这倒真叫人做了难，满共才六个名额，这一下报名的人有六十个还要多，那个人的条件也不含糊。就說我們几个武装干部，我說我去，旺兴說他去，就连支书順达还要爭着去哩，究竟該决定誰呢？真不好拿主意。根据这种情况，党支部只有采納群众的意見，派旺兴到区公所向上級要求多增加些名额。旺兴连夜赶到了区公所，带着喜信回来了。大伙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都关心地問他批准了沒有，他喜孜孜地说：“批准了，上級說，在保証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名额可以由咱们自己决定。”这话真入耳，說到大家心上啦！劈劈啪啪响亮的鼓掌声，就象响雷。

按照上級的意見，当天我們就研究决定了名单。我們都認為象順达、丑孩等几个村干部必須得留下，搞地方上的工作，由我和旺兴带队，共挑选了三十六个精悍的小伙子組成一个排参軍。这个决定喜坏了我們青年，更乐坏了我們的父老兄弟姊妹們。人常說，骨肉相連亲，那家沒亲人？大家忙着做红花，刷标语，连夜赶着縫鞋做袜准备給我們送行，乡亲們那股热火勁就別提有多么高啦！特別是对我这个从小失去父母，在乡亲們帮助撫养下长大的孤儿，照顧得更周到，张家給我做新鞋，李家給我縫新袜，临走前的那几天，順达

娘，死拉硬拽的把我叫到了他們家。提起这老人家，真是位最开通不过的好母亲。一九三七年送走了他的二儿富达，今天又在送自己的小儿存达。按說小存达的年龄还小哩，可老人家高兴得一个劲地对我說：“芝怀，俺存达和你們一块被批准了，这就叫我放了心！要不然，你們一走，他准要跟他哥闹呢！”

我說：“大娘，存达才十七呵，你舍得他走？”

“舍得，舍得呀！孩子。”老人家激动地紧紧抓住我和存达的手說：“听着，孩子們，八路軍是咱們的救命恩人，你們跟上走得再远，当老人的也放心！再說，”老人家脸上忽然涌起了一层阴影：“孩子，日本鬼子不消灭，受苦的老百姓一天不解放，咱們就甭想过安宁日子，去吧，孩子，坚决些，勇敢些，不等全国解放，可別急着回家。”

“嗯。”老人家的話說得真好，我們渾身都热呼呼的。小存达傻呼呼地說：“娘，你放心吧！有一天我总要抓几个活的，叫你千刀万剐他們。”老人家被儿子的話說的得意地笑了起来。做母亲的心总是那么細，一遍又一遍地还在不住嘴地囑咐我們在队伍上要听上級的話，事事要跑在头里。

我們就要走了，这天晚上，順达和娘特地做了一頓好飯給我和存达送行。他們全家人千言万語，直叮嚀了我們半晚上。順达的話我記得最牢：他說：“不管走到天南还是海北，一颗心跟党走，要当毛主席的好部下。”

我說：“放心吧！順达哥，我們一定要向你学习。”

第二天，天刚亮，村里就响起了锣鼓鞭炮声。順达娘早替我們服服貼貼地理好了行装。我們整队出发了。送行的亲

人們都爭着搶着給我們披紅又挂花。旺興的新媳婦也羞羞答答地亲手給男人挂上了一朵大紅花，人們逗得小兩口滿臉都通紅啦！夾道欢送我們的亲人們不住地囑咐叮嚀，我們一个个昂首挺胸的，覺着又光榮又体面。

“回去吧！親人們！”我們向大家揮手，鄉親們誰也不肯停步。我們爬上了山頭，人群跟上了山頭，我們走在沟里，鄉親們涌在沟里。那個場面呀！真叫人兴奋。我聽見順達放大喉嚨帶領鄉親們在呼口号：“送亲人上戰場是咱們大家的光榮！咱們在後方要加勁生產支援前線！……”我也馬上帶領我們的队伍高呼着：“好男兒要當八路軍！勇敢殺敵，給鄉親們報仇雪恨！”

我男人劉建興

郭玉兰 口述
长青 整理

我那男人劉建興，人家都說他做事又稳，又准，又实在，是个有办法的人。这話說得对是对，不过还應該加上一句：是个不会說不会道的老实疙瘩，就象那茶壺里煮餃子，有东西倒不出来。我成天爱叨叨他两句：“人家学了文化，听个报告的真頂事，口才鍛炼得呱呱叫，一說就是一套套，讓人听了心服口服的。你呀！当上干部这么多年啦！除了埋下头来干活，那张嘴么，就象誰給上了把鎖子，总是閉得严严的，你說，这还叫什么好干部？”

“当个好干部又不是光凭嘴哪。”他連第三句話都不想說，轉身就走了，还是不声不响的在干他的事！我呀，就經常撅着嘴巴在生他的气。可是，說实在的我这个人就是个火性子脾气，嘴上爱叨叨，心里实在是不能不佩服他。

我十二岁那年，家里穷得揭不开鍋，爹爹背上我，光着身子进了他的家。哪知道，他家比我家并不强三分，那时，他十五了，給地主赶牲口，夏天光脊梁赤脚板，冬天披着麻口袋片。十冬腊月天，他从外面回来了，两只手冻得紅肿紅肿的，十个指头就象十根紅蘿蔔。想滾口热湯給他喝喝暖暖身子吧，可是缸里連一顆粮食也沒有。我婆婆成天是长吁短

叹，这日子过不下去呵！

建兴不声不响地出去了。一会儿拿了两把干野菜回来，扔到锅里煮开了，这就算是一顿饭。那日子真不能再說，說起来我就心酸。熬到我十八岁那年，他二十一了，我們一家做了顿圪生糊糊饭吃，就算成了亲。我听人家說，新結婚的夫妇格外亲。我們結婚的第二天晚上，建兴就沒在家过夜。一家人滿山坡地找，也不見他的影影儿。怕是狼吃了吧！哭得我死去活来，一宿沒合眼。第二天一清早，他倒是笑嘻嘻地回來了，看那样子还滿得意哩！我急急忙忙地上去一把拉住他，問他在哪儿睡的，人家吱吱唔唔就不肯說，气得我一整天沒跟他說一句話。你以为他以后就呆在家了吧！才不哩，十天倒有七八天不回來，你怎么問他，他总是不搭理，人要能气死，我早就气死过一百遍了。

就在一天深夜里，他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对我說：“玉兰，快起来做点饭，有亲戚来了。”

“谁？”我一边問他一边穿衣服跳下炕来。

“你就別問了，这亲戚咱們叫姨夫。”不过，他又小声地对我說：“做飯时手脚輕点，別叫左房右邻的听见。正說話时，門子“哎呀”一声开了。进来的是一个宽肩膀，大个头，方脸浓眉毛的汉子，穿的也是咱老百姓的衣裳。建兴一把拉他坐在炕上。这人問长問短的說話总帶笑，可和气哩！我把饭做成端給了他，眼巴巴地望着他，心里在想呀想的，怎么也想不起我們甚时候还有这个姨夫？大約他猜見了我的心思，就問建兴：

“你媳妇是哪个村的？娶过来几年啦？”

建兴說：“娘家是南脑的，家里穷，小时候就过来了。我俩成亲是在上月二十四。”

“哎哟！还是不到一个月的新媳妇哩！哈哈！我打扰了你們小两口了吧！”听见他跟我俩人要笑，我羞得低下了头。这时，建兴对我說：“玉兰，到门外瞧一下人，我和姨夫有事商量。要是有人过来，赶快回来告訴。”

“嗯。”我出去了。在外面站了約有半炷香的时间，忽然看見，东山头和西山头上，有黑人影下来了，走得很快。我急忙輕輕敲門对屋里說有人来了。

“唔，不要着慌。”建兴把我叫到屋里，他又出去了。不大一会，他回来了，身后相跟七、八个人，原来其中还有和建兴在一起当长工的王起元、馬保德、刘来香几个穷哥儿們。把我家都挤滿了，他們围在一起小声地說了会話，說什么，我也弄不清，就听见我們那姨夫在說：“行，情况既然都摸好了，就馬上动手吧！”說完他一揮手，就三三两两地出去了。我男人走出去又探进头来囑咐我：

“玉兰，今夜不要睡着，听见我叫門就开，我們有要紧事，知道么？”“嗯。”我刚想問他什么要紧事，他已走了。

我瞪着两眼翻来复去在想事，虽然不知道他們出去是干什么，可是只要听见狗叫声，我的心就通通地跳。盼啊、盼啊！好不容易盼得天快明了，还不見他們回来，真叫人心急。我正开门要出去看看，刚巧他就領着姨夫回来了。他滿身泥浆，汗水把棉袄也浸湿了。刚坐下来要喘喘气。砰！砰！砰！一陣乱枪声响了起来，把我吓怔了。可是姨夫却不慌不

忙站起來說：“狗東西，咱們干完了，他才發覺了，誰還怕他放馬后炮。”他臉上有一層得意的笑容。建興說：“咱們得趕快隱藏起來。”說着他拉着姨夫就走。回過頭來又對我說：“玉英，有人問我就說走亲戚三天四天了，沒回來。千萬不敢胡說，懂么？”

“嘿！”他們走了，我心里更慌了，中央軍包圍了村子我倒不怕，因為這些狗強盜十天八天的想要來糟蹋咱老百姓，已經成了慣事。我最耽心的是，他跟姨夫要是碰上了中央軍就糟了。我正在着急，砰！砰！槍子已經飛在頭頂上了，眨眼間，門前已經站滿了端着明晃晃刺刀的中央軍，我來不及跑了，只好從草垛后一下子閃進了隔壁申大嫂家。申大哥和申大嫂抱着孩子擠在一起吓成了一團。申大哥小聲地問我姨夫在不在家，我上氣不接下氣地說：“不在，他走亲戚去了。”我剛要張口問他中央軍這次來又為啥事。“砰！啪！”狗強盜一脚踢破了申大哥家的門，進來六、七個人，一陣亂翻亂搶，惡狠狠地吼叫道：“有沒有八路軍？快說！快說！”

“我們老百姓家哪來的八路軍？”申大哥理直氣壯地回答。“啪！啪！”幾個巴掌揚在他的臉上。接着門外又傳來了一陣慘叫声，原來是強盜們又在燒村里的房子了。申大哥的家也忽忽地冒起火苗來，勺子筆挺上槍冲來沖去，只聽見砰砰地亂响，也不知又死了多少人！

一片火光把山頭照紅了，孩子大人的哭喊聲震得天昏地暗。唉！想起這場災難來，真是心酸。我望着自己的家門，唰唰地直淌眼淚。這帮狼心狗肺的活閻王在村里直燒殺了兩

三个时辰才走了。

人死了不少，窑洞的门窗都烧焦了。建兴和姨夫也不知道怎样了？我坐在黑黝黝的窑洞里直发呆。半夜里，建兴回来了，他叫了声“玉兰”，我还以为自己在做梦，抓住他的手怔了一阵，才知道真是建兴。

“姨夫呢？”

“走了，我送他平安地走了。”他对我小声这样說，我才松了口气。这一夜，怎么能合上眼皮呢？我心疼自己那房子，不住地唉声叹气，他叫我把眼光放得远点。說呀！說呀！这时候他才告訴了我，說他干的都是革命的好事情，要我放心。还說，姨夫不是外人，是咱平順一带领导闹革命的好同志。姓康叫康乐。說到这，他問我懂不懂革命？我搖搖头，他說革命就是專門打敌人和地主坏人做斗争，为咱穷人翻身。昨天夜里他們一伙出去，就是完成一个掩护八路軍送粮的任务。这批粮食是咱村里老百姓支援八路軍的，八路軍来了两个排，在他們的协助下将粮食全运走了。敌人来搜查就是发觉了这事，不过，粮食已运走了，发觉了也枉然。他說的这些，我听了又惊又喜，因为自己男人是給八路軍办事，我当媳妇的也光彩呵！可是我又埋怨他說：“为啥不早告訴我，我也能帮助干点什么的。”

他呶了一下嘴，才說：“我是怕你們女人家胆子小。”

“去，誰說我胆小？什么事我不能做？”我这么一嚷，他赶紧阻止了我：“就免你这副大嗓門，也要出事情！你既然要帮忙，就听我的，赶天明咱们就动手修补房子，以后工作多着哪！沒有个房子可不行，知道么？”

“对！”我高兴了，心劲就更大了。那时候我是这么想的，自己男人干革命工作是个好样的，自己也要当个革命媳妇才算话。

自那以后，我们的破窑里经常是人来人往的，不是老康来过个夜，就是老李来打个尖，男的女的，多着哪！日子久了，我们就没分过你我，就像一家人那么亲热。我做饭，烧水，缝缝补补的，他们也插手帮忙。要是跑个腿，送个信，铺路，护送伤员，都是建兴的事。别看我那建兴是个没嘴葫芦，干这些事可真叫好把式，从没出过事，人家都夸他，心又灵，腿又快，还沉得住气。只要听到一点动静，他背上文件箱，带上同志就溜了。溜到哪去了，谁也摸不着，反正他的办法很多，同志们只要跟上他，保险没问题。

有一次他护送一个负了伤的同志到安全的地方去。走了两天两夜还没有回来，我们急得要命，生怕他们出了事。那知道，第三天他回来了，浑身上下都变了个样，提着篮筐挂着棍子，分明就象一个要饭的人。只是一跛一跛的。我以为他负了伤，其实是走路多了，脚上打起了泡。我用开水给他洗，问他：“疼么？”他说：“怕痛还能干好革命工作？”他呀！他这个人就是这么个脾气，不说话便罢，一张嘴，就叫人无法对答。

咱们的人和日本鬼子，国民党的遭殃军在咱这山区，一直斗争了八、九年，我男人就悄悄密密地做了七、八年的掩护工作。直到四五年解放后，他才出头露面，一提起他的名字刘建兴，当年那伙老人们没有一个不知道。我记得，那时候，下乡干部一到了我家总要说笑一阵子：

“嫂子，別看你这个破窑洞黑黝黝的叫敌人烧成这个样子，它可不简单哪！許多首长和同志都在这里住过，它是咱当年的联络站。”

“还有，你們两口儿就更不简单了……。”同志們还要往下說。我就搶着說：“不简单，那是他，他是联络員。”

“嘿！联络員刘建兴的确不简单，可他的媳妇也是好样的呀！”

“哎呀！同志哪！可真会說話。”

这些年来，建兴的工作改了行。当村长，当乡长，当主任，兼支书的，名堂多着哪！別看他工作改了行，他那个脾气可从来不会变。不多言不多語的，只要是领导上分配給他的工作，他二話不說地就钻进去了。論起作务庄稼他是个在行的，挑担子，他那肩膀象鐵一样硬，上山下山跑起来跟飞一样；把锄头也有两下子，一天能鋤亩数地。要說他当干部，那就別說他是多么下辛苦了。还象往年一样，每天天不明就起来了，月亮星星滿天了他还没有回家。常常有人問我，你家建兴这阵子又在忙甚哩？虽然我俩不在一个队，說不上他的工作来。可是，要猜我准能猜它个八九分对。因为他要干甚，走的坐的总在謀着甚。比如說前儿天吧！他一从地里回来，就背着手鎖着眉头，串来串去，一会跑到猪圈，一会儿进了廁所。嗯！不用問，我猜他一定是考慮肥料的事：不出預料，第二天他包的那六队果然来了个突击追肥的高潮，挖廁所，漏熏肥，把所有的地都追了百分之三十的肥，地里的苗长得又肥又綠。这事传到了我們其它几个队，也馬上来了个学习六队的追肥高潮。大家爭先恐后地你赶我追，真是热

火朝天的。同志們都贊揚建興領導生產的办法好。要知道多上一担肥，将来就能多收一斤粮呀！

建興在任何工作中总要受领导上的表扬，得下那大大小小的奖状，奖品不知有多少。我一有空就把那些花花綠綠的奖状往墙上挂，建興一看見总要說我：

“看你，挂上几块就行了，一块一块都要往上挂，又不是夸功哩！”說起夸功，我想起有个邻居对我說的話：

“玉兰，你那口子真叫怪，干了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有功的人了，現在还在地里把鋤头。这不是象唱戏說的那趙子龙打下江山不坐嗎？”

“嘻！看你這話有多落后，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还講甚升官发财哩！你這話要是叫我那口子听见了呀！准要頂得你张不开嘴。”我又對她說：

“你可不知道他想的和你完全不是一回事。他常說：‘党需要我干甚，我就要干好甚，过去工作为了咱穷人的翻身，如今工作是为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沒有干劲可不行！’”

他呀！他这个人的脾气，这些年来，我算摸透了。不爱說話可心里有数，我說他是个牛皮灯籠心里亮。說实在的，我心里真是不能不佩服他。

金 星 奖 章

李順達 口述

安唐竹林 整理

一个人一生总会有許多件难忘的事情。要說我嗎，这难忘的事就多啦！不过，有两件最难忘記的；一件是見毛主席，一件是得金星奖章。說起这两件事來有着最密切的联系，現在我就一块說說吧！

金星奖章，是一九五三年在全国召开的农业爱国丰产大会上，党中央授給我的最高荣誉，也是給我的最大鼓励。每逢我佩帶它或者向同志們談叙这件事情时，我的心情总是激动得要命。我常这样向同志們說：

“这荣誉是党給我的，毛主席呀！我什么时候能不記着他，正是因为听上了他老人家的話，在工作上才做出些成績，得到了这份荣誉。”

的确，說起这来，話就长啦！

那是一九五〇年的秋天，我們互助組剛收罢秋的时候，一件天大的喜事传来了：县委派人来告訴我，讓我收拾收拾，准备在三五天內起身上北京。

說实在的，当时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倒当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县委的同志緊握住我的手說：“順達，你这趟上北京去开群英会，要見咱毛主席啦！”這話說得我心

上开了花，馬上我的心就再也靜不下来了，手忙腳亂地也不知該先忙些啥？我娘和我的老婆桂蘭趕着給我織新衣服，乡亲們也都跑来送行，讓我給毛主席帶点山貨去。我一听由不得就笑啦，我对乡亲們說：“瞧瞧吧！毛主席住在北京城，什么稀罕的吃不上，讓我带几个南瓜山药蛋那象个甚？”

“哎呀！頗达，带上吧！別看咱的东西不好，去了你就對咱毛主席說，千里送鵝毛，这是咱山海沟里人民的心意呀！”

“对，这話說得对，当然我一定得带上，还要把大家的心意也带上。”那几天，高兴得我走着站着都在想着見毛主席的事。一直忙碌了三四天，才起了身。当我和同志們坐上汽車火車的时候，只嫌走得慢，巴不得一步跨到北京城。到了北京，我更巴不得一下子就看見毛主席。

群英大会在怀仁堂里开幕了，我們听了劉少奇同志、周总理、朱总司令和許多党中央首長的報告，听得真是心明眼晴亮。那一天農業部請我們去会餐，当我们一齐进入餐厅的时候。一声宏亮的声音在我耳朵边响了：“同志們，毛主席馬上就来了，要會見大家。”說這話的是農業部的一位負責同志。他話音刚一落，嘩嘩嘩！一陣热烈的掌声。我眼睜睜地一个劲地朝門上望，啊！那不是毛主席嗎，簡直跟平常見的画象一样样。我死劲地拍巴掌。掌声越緊，毛主席离我們越近。他和藹地說：“同志們，請坐下来。”哎呀！沒想到主席正坐在我的身边，左边是少奇同志，右边是朱总司令，我高兴得不知該对領袖們說甚才好。你看急人不急人！偏偏在这节骨眼上把事先准备好对主席說的話忘得一干二尽了。

一顆心只管砰砰跳。主席向我們大家敬酒啦！我慌忙捧着酒杯站起来，我听见主席问我：“你叫李順達嗎？”我忙說：“是啊，主席！我叫李順達。”他又說：“你在山区做出了很大的成績，來，我敬你一杯酒。”我听了這話，心簡直就要跳到外邊來，把酒杯放在嘴上，沒想到杯子還空着，主席給我換了一只，亲切地說：“別緊張，都是自家人。”我這才平靜了些，我說：“主席，我真担当不起，要不是你老人家領導，我甚也干不了。”毛主席對我微微地笑着。

飯後，這天晚上，毛主席又專門召集我們開了个座談會。他老人家鼓勵我們大家，回去在各項工作中要起骨子帶頭作用，要依靠群眾办好互助組。主席又特地對我說：“順達同志，回去要讓你們山沟里的南瓜山藥蛋長得大大的，玉茭棒子結得長長的，你說行不行？”

我忙說：“行啊！主席，一定能行。”也許是我說這話的聲音太响，把大伙全逗笑了。

說實在的，這次見主席，對我的鼓勵太大了，高興得我很長時間不能平靜，晚上睡覺合不上眼睛。我這樣想：像我這個庄稼漢，能和毛主席在一圪塹吃酒，不是馬馬虎虎的事呀！我要永遠聽黨和毛主席的話，和西沟的鄉親們好好地建設我們的山區。

從北京回來，已是深冬末，接近春初的時候了。我把主席的心意一字字一句句亲切地囑咐了大家。大家和我的心勁一個樣，要決心好好地下一場，做出些成績來回答毛主席。從這時候起，我們的山沟沟里就破天荒地向穷山惡水的自然環境展開鬥爭了。我們除了要在光禿禿的山上大批地植树造

林外，还要大力发展羊群馬群大搞畜牧业。更主要的是，提高粮食的产量，爭取瓜菜的丰收来改变我們貧穷的生活。說來這是一場緊張的战斗，也是一場激烈的思想斗争！因為人們的思想不一样，就象十根指头不一般齐，甚时候也有先进落后和保守各色各样的思想。

春耕前，我召集大伙开了个献計会，讓大家好好对提高粮食产量的問題提供些意見。大家七嘴八舌地吵吵开了：有的說，要粮食增产，瓜菜丰收唯一的好办法，就是开坡修灘，扩大耕地面积。有的說，光扩大土地也不行，人少忙不过来也枉費事。有的說，劳力虽然要紧，更要紧的是要采用咱們去年試驗過的新办法，溫湯浸种和双株密植。有的還說，除了这还應該多种高产作物金皇后……。总之，大家的确提了不少宝贵的意见，我对大家說：“这些意見都非常好，都要采納，尤其是技术革新的問題，更要普遍推广，因为双株密植金皇后，經过去年的試种很适合我們这里的土質，必須大大推广。”我綜合了大家的发言以后，一晚上坐在炕角里不吭声的几个人发言了。有个粗声粗气的声音說：“順达呀！你們說了那么多的办法，我看，一样也行不通，这倒不是給大家泼冷水，你想，地是石板坡，缺土又少水的，挖断了饅耙把，还能增添多少油水，劳力少該从哪裡調配呢？凭嘴說，天上还能降下人来？再說，什么技术革新呀！采用新品种呀！只凭过去一小块試驗田还能保得了大险？过去祖宗三代沒干过的事，咱可得好好思謀……”說這話的不是別人，就是一貫愛認死理，有个人打算的馬海兴。他巧嘴利舌地說得条条有理，当时的确贏得了一些人的

同意。我心里明白，这些保守落后思想不是一句半句话就能帮助过来的，还得下去好好做点工作才行。

开罢会不久，就掀起了修滩地开荒坡的高潮。同志們搬石头，挑黃土，干劲很大，尤其是申紀兰，別看她刚从鍋台边走出来，干活儿手勤腿快硬实得象个后生。有一天我和她正在沟里挑土，她撅着嘴巴对我說：“順達哥，你看咱們勞力这么少；要是我們所有的妇女都能上地該有多好。”

“哎，就是呀！”紀兰的話忽地一下提醒了我。以前我們安排劳力时就沒把妇女們全打在內，那时主要考慮，我們这里的妇女多半沒有上地的习惯，可是，旧习惯能改呵。我覺得紀兰的意見很对，就鼓勵她給妇女們好好做点工作，把她們从炕头上引上地头来。我問紀兰有信心沒有？紀兰滿口应承，她的确不含糊，就从这天起，她就东家出西家进忙着在发动妇女們了。紀兰带动妇女們爭取同工同酬的事情搞得很热鬧，从互助組到初級社一直鬧騰了很久，这里我就不詳細說了。反正，妇女們在她的带动下都陸續地出勤了，对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馬海兴他們說的劳力从天上降不下来，現在还有什么可說的呢？

荒地开了不少，沒有什么問題。可是，下种的时候，就出了問題。以馬海兴为首的一些人，他們不但不推广选种浸种的先进經驗，对双株密植金皇后更采取对抗的态度。那一天，是我們下种的第七天了，我和几个小組长，滿山遍坡跑着去检查下种的情况，想不到刚到馬海兴他們的那块坡上就发现了問題。我問馬海兴种的是双株还是单株，他支支吾吾地說是双株。可是我上去一瞧，嘿，他是在撒謊。我問他

为什么不种双株，他們几个你看我，我看你，誰也不吭声，我又問大家：“你們不用先進經驗，欺哄了地，到了秋天，产量提不高欺哄誰去？”几个人仍然不吭声，正在这时，紀兰也喘着气跑着向我来了。

“順達哥，快去看看吧！東坡和南脊上的人們都不听话，全用的是老办法，我說他們，他們根本不听。”我一听這話，就觉得問題更严重了。馬上在那天晚上就召集大家开了个支部緊急會議。會上首先检查并批評了个別不执行決議的黨員。我說：“別以为双行单株这只是一个方法上的差別，这是关系着咱們秋天高产的大事情，咱們大家口口声声說听党的話，好好干，干出成績來回答毛主席的关怀，可現在到好，連自己亲手做过的試驗也不相信了，那还能提高甚产量，干出甚成績？”我的話得到了同志們的支持，最后，一致表示决心，要帶动群众用补种的办法来糾正这次工作上的偏差。

連夜苦战突击，忙得我們几个干部，連喘气的一点空也没有，紀兰的眼睛都熬紅了，还死死地守在地里，經過这么七八天的功夫，才算补上了这个漏洞。

夏天，我們提出一亩地要追一百担肥的口号，担的担，抬的抬，獸的獸，大家想尽各种办法，把工作完成 得很出色。俗話說，庄稼不負勤勞人，秋天果真来了个高产大丰收，金皇后长得有尺数长，南瓜大得象个盆，山藥蛋有碗大，真是应了毛主席的話啦！算了算粮食的收成，一亩谷比原来提高了一倍多，每亩金皇后比原来的的老玉茭增产二百来斤。

这些明摆着的成績，教育了馬海興他們那種人，更鼓舞了大家的干勁。第二年，大家心齊了，一个劲的要求往前走，办起了合作社。合作社人多力量更大啦，对抗灾救旱也有了保障，因此，第二年丰产，第三年更是大丰产。就是因为我们連年丰产，产量直線地往上升。我們成了爱国丰产社啦！群众評选我当了爱国丰产模范，就因为这些小成績，中央农业部授給了一枚金星奖章。人們称我为金星奖章获得者，这自然是光荣的；但这份光荣应归功于群众的干勁，归功于党的領導，归功于毛主席給我們的教导。所以，我常常对別人說：金星奖章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荣誉，是全西沟人民的荣誉，是党和毛主席的荣誉。

由紀蘭闡同工同酬

換文

一九五二年，西沟村成立了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李順达是社长，申紀兰、馬玉兴是副社长。为了貫彻执行农林牧全面发展的方針，光有男社員的努力还不行，必須男女一齐发动。社務委員會就把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重大責任，放在紀兰肩上。李順达对她说：“咱社男女勞力四十六个，妇女就有二十四个，占一半还多，要把这部分力量發揮出来，就能够把农林牧都搞好。有困难不要怕，要想办法克服，不能向困难低头。”紀兰就在这样的鼓励下，把这个担子担起来了。

可是，这个任务太重，困难也太多。特別是沙地找的妇女过去下地，只是摘个豆角、南瓜，少数妇女在春耕播种时溜个籽，秋季收割时撇（用手掰的意思）个玉米。至于妇女扛鐵头，扛大鋤，担担子，就根本没有。因为这里的土地少，每人平均一亩七八分，一个男劳力只耕种十来亩土地，年年都是那老一套的耕作方法，光男人还不够干，哪用妇女上地，所以妇女的劳动力，都用在日常的家务上。家境困难的，也是从紡花換布上增加些收入，沒有从扩大农业生产上打过主意。現在要发动妇女参加农业主要劳动，扛鐵头、扛大鋤、担担子，那就太

困难了。妇女們不仅認為這是一件新鮮事，而且認為是一件羞丑事。男人們輕視妇女劳动，用老眼光看她們，總覺得妇女干不了活，妇女做活是給男人“添麻煩”，她們做过的，还得男人重作。紀兰开始动员的时候，从村上到村下，东家出来到西家，真是嘴都磨碎了，人家的心還說不动。好不容易动员了几个积极分子，下地刨地角修邊堰了，做的活不好，男人們不但不来鼓励帮助，还要諷刺打击。有一次妇女們在河湾地刨地角，男人們好奇地去看。几个小青年看了妇女做的活，拍手大笑說：“这不是做活，是給山雞刨窩哩！”壯年人也是鼻子里出气：“哼！一个个样子倒不錯，可把活做坏了。我們少吸一袋烟，就把你們一天的活捎带了。”宋引乔是个女共产党员，看見別人下地劳动了，她也要參加劳动，她男人馬興海不但不鼓励，反而泼冷水：“上地！还不够敗兴呢！”一句話就給頂回去了。紀兰把这些情況反映到青年团和党支部，党支部和青年团对这种封建思想提出了批评，这股邪气才暫時被压下去。

可是紀兰也感到提高妇女技术，是个很重要的問題。紀兰就和社務委員們研究，想办法提高妇女技术。社務委員會決定讓紀兰和桂兰等三人，去县里技术訓練班學技术，讓宋金山等三人，給妇女当技术老师，和妇女編到一组，用帶徒弟的办法，專門教妇女學技术。接着，紀兰就召开妇女組長會議，动员妇女好好學技术。社里安排好，她們就到县上去學習去了。

紀兰學技术回來了，麦子也正該鋤了，她就发动妇女鋤麦。左說服右动员，还只是春兰、雪花、腊秀、王招根等七

个妇女参加。紀兰心里想：参加劳动生产，是妇女解放的道路。她就瞅哪个妇女受压迫厉害，就去动员。她想到李二妞很受压迫，吃得不好、穿得破烂，还挨打受气。要是动员二妞上地劳动，可能好动员。她就对这伙人說：“咱去动员二妞吧！”大家一听哈哈大笑，都說：“你要能动员二妞下了地，妇女就都能下地了。”紀兰說：“二妞吃得不好，穿得破烂，还挨打受气，她要参加了劳动，赚上工票，分上粮食，她男人就喜欢啦！还能再打罵她？”她叫別人去动员，誰也不去，紀兰就自己去了。她到了二妞家，門已經关了。紀兰說：“大娘，你睡了吗？快开门，我来跟你談談。”

“你快去吧！我要睡哩！”

“你开门吧！”

二妞嘴里一边咕噥，一边来开门。紀兰进来，就和二妞談起妇女解放的事情来。二妞說：“解放不解放吧，我活了半輩子的人了，还解放甚哩！”紀兰說：“你參加劳动就能解放。我們妇女明天要鋤麦，你去吧！”二妞斬釘截鐵地說：“不去！”紀兰也不灰心，还是耐心地說：“你看你穿得破破烂烂，吃得也不好，还挨打受气，这是咱妇女靠男人活的过。你要是参加了劳动，赚上了工票，秋后分回粮食来，生活寬裕了，大爷也喜欢，就不挨打受气啦！”紀兰这些話說在二妞心上了。虽然她嘴里还是說不去，可是思想已經动开了。紀兰看出二妞的心事，就又左比方右比方地說了一陣。临走时二妞还是說不去。紀兰說：“你还是好好想想吧！”二妞的心已經动了，为什么一直說不去呢？因为还没有和她男人商量，不敢作主。紀兰出来了，一边走一边想：二妞上

地不上地，还不敢肯定，可是不能說二妞就不去，怕影响大家情緒。紀兰一回来，大家就問：“動員成了沒有？”紀兰說：“動員成了。明天还不去；人家說准备准备再去。”大家沒說甚，就各自回去了。晚上，紀兰总是睡不着，她想：动员了一天，才动员了七个人，又怕明天变了卦。二妞沒有动员起来，明天还得想办法。

第二天，紀兰吃了飯，早早的就去叫人。忽然看見二妞掂着鋤出来了。紀兰惊奇地問：“大娘你去哪呀？”二妞說：“你这媳妇，你还不知道叫我去哪！”这时，紀兰有說不出来的高兴。她就大声喊：“快来吧！我大娘（二妞）已經來了，咱快上地吧！”昨天动员好的人听见了，还不相信。出来一看，二妞果真拿着鋤头和紀兰在一块站着。她們就赶紧拿着家俱出来了。到了地里，紀兰叫二妞鋤上一垄，和她挨住。先教她怎样鋤，怎样換步子。“你鋤上一垄慢慢鋤，赶不上来我帮你。”在鋤的时候，紀兰要鋤自己的，又要招呼二妞，二妞鋤不上来还要帮她鋤。紀兰真是忙极了，可是也高兴极了。在紀兰的积极鼓励和帮助下，二妞很受感动，鋤的劲头也大了，二妞說：“紀兰，我赚工票，你帮助，你这媳妇太好啦！別人鋤两垄，我也鋤两垄吧！”紀兰說：“你就鋤两垄，我来帮助你。”当下就把她表扬了一番。

晚上收工的时候，她們評模范，大家要选紀兰，說紀兰动员大家上了地，又积极帮助二妞，應該当选。紀兰說：“不能，王招根老太太六十二岁了，还和咱青年人一块来鋤，鋤得也好。別人也都好。还有一个最好的，就是二妞。二妞

很快学会了锄苗，先是锄一垄，后来锄两垄，锄得也不错，该选二姐。”大家都同意，就选二姐当模范。纪兰想：一定要抓住这个典型，用广播简表扬，一面鼓励二姐好好干，一面推动别的妇女也上地。纪兰一回来，饭也没吃，就把这情况告诉广播员，要他马上用广播简表扬。果然，一广播出来，大家都很注意。二姐说：“我活了半辈子，还没人广播过我哩！劳动就是好。”别的妇女听了很不服气，互助组的马俊枣说：“哪一个妇女不如二姐？”纪兰说：“都比二姐强，下地再较量。”第二天，就有十二个妇女下地锄麦。三十五亩麦地，三天就都锄完了。

从此，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的妇女就动员起来了。这部分力量投到生产上，就给农业生产增加了新的力量，对完成增产计划，有很大作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认识。在开始的时候，有些人不但不鼓励妇女的劳动积极性，还要打击这种积极性。如妇女锄了麦，社里临时给记了五分，不给发工票。妇女们听说记了五分工，都很高兴，听说不给发工票，大家就冒火。纪兰感到这种办法不对头，可是扭不过社里的多数干部。只得一面不断向社务委员会提意见，一面安慰妇女。纪兰找会计说：“记了工，就该发工票，不发工票可不行。”会计说：“一齐锄完了再发吧！还得研究研究哩。”可是，麦子锄完了，还没发工票。妇女们对纪兰说：“你光说上地啦！上地啦！就不说发工票！上地赚不上工票，上它干嘛！”纪兰耐心地安慰她们说：“工已记上了，工票迟两天也要发。做下了工甚时也没不了。还是把社办好要紧，可不能不上地。”纪兰又在社务委员会上

提出：“妇女做了工，不发工票，就要影响女社員的生产情緒。”社務委員會才决定妇女的底分是老五分，以后做了工，馬上发工票。

妇女发动起来了，工分也劃下了，工票也发了，妇女們很高兴地参加了农业生产。可是妇女們在劳动过程中，看到她们和男社員做的一样活，記的是两样工，感到不合理。比如耙地，男人踩耙，女人拉牲口，男人站在耙上，牲口拉上走一天，并不怎么累，女人跟着牲口走一天，可就累得很，可是記工的时候，男人踩耙是十分工，女人拉牲口是五分工。比如匀粪，男人担，女人往糞头里装，記工时，男人是十分，女人是五分，要是男人往糞头里装粪时，就給記十分工。这些明显的事情，一看就知道不公平。妇女們就反映了：“做一天活記五分工，还不如在家納鞋底啦！”紀兰当然也亲眼看到这些事情，也亲耳听到这些反映。她覺得不提高妇女的工分，就要影响妇女的积极性。紀兰就向社務委員會提出男女同工同酬的問題。她說：“妇女的技术提高了，老五分工不合理了，應該給妇女加分。”可是大多数社務委員不同意，還說：“我們劳动了几十年，也不过赚十分工，妇女刚刚参加劳动，怎么能和男人一样？”紀兰虽坚持她的意見，可是少数扭不过多数。这时，李順达到苏联參觀去了，她就去找党支部委員宋金山。宋金山說：“党是重視这个問題的，你对妇女們說，不要急，好好提高技术，做出成績来，拿出事实来，就能扭轉男社員的这种思想。紀兰听了党支部委員的話，就动员妇女們好好劳动，好好学技术，和男人比賽，做出成績来，拿事实爭取同工同酬。这样，妇女們

的劲头就更大了，处处要和男人比赛。在耙地的时候，张雪花和马玉兴在一块，玉兴踩耙，雪花拉牲口，拉牲口一天才算五分工，踩耙一天是十分工。雪花很不服气，两人就争论开了。雪花说：“踩耙比拉牲口省劲。”玉兴说：“踩耙不容易，站不住会掉下来；踩耙要有技术，不会踩的耕不好地。”雪花说她能踩耙，玉兴说她踩不了，雪花要和他调换，玉兴怕她掉下来。雪花要求试试看，玉兴就答应了。两人调换以后，一开始，雪花真有些摇摇晃晃，踩了一会儿，摸准那个劲，也就稳稳当当的踩起来，耙得也很好。雪花就踩了一晌。纪兰就抓住这一事实，给妇女争分。晚上发工票时，雪花说：“我这工票怎么发？”男社员心里虽不大同意，但是事实在面前，不得不服气。就勉强地说：“糊里糊涂，两人一样发了吧！”纪兰很快地把这一胜利消息，告诉妇女们，鼓舞她们的情绪。并对大家说：“做出成绩来好说话，以后咱们还是多多拿事实来说话。”第二天，商务委员会就决定把耙地的活，都交给妇女去做。男人去修整土地，改良土壤。妇女们赶着六七头牲口，一天就耙了七十亩。但是男社员并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只是糊里糊涂的发了工票，同工同酬的原则没有肯定下来。有些男社员说：“徒弟不出师，就要加工资。”这反映了某些男社员有一种封建思想。他们认为妇女是学徒，不出师的时候，就该给师傅白效劳。给妇女记五分工都嫌多，现在要和他们同工同酬，思想实在搞不通。用事实“将住军”了，就糊里糊涂的加分，没有“将住军”，就还是照原样。比如匀粪的时候，纪兰和路秋娥往粪头里装粪，男人担上走了，她俩就用粪头往近处倒；男人休

息了，她們也不歇。晚上发工票的时候，紀兰提出要加分，組長說要討論討論再說。爭來爭去每人給加了一分工。雪花來問紀兰：“加了多少分？”紀兰說：“加了一分。”雪花說：“明天咱也挑糞。”紀兰說：“不能，這是照顧妇女身體哩！”雪花說：“照顧哩？弯腰曲背累死了，哪有担糞舒服。咱和他們分開吧！”第二天男女社員分開，各在一块地里勻糞，紀兰、腊秀、雪花等三人到一块地勻，三个男人在另一块地勻。紀兰等三人，两个人担糞，一个人裝糞，輪流着担，輪流着裝，真正干得一股勁。紀兰怕把大家累着了，叫大家歇歇再做。雪花說：“不能歇，小心人家完了咱完不了。”紀兰說：“人家歇咱不歇，人家說咱是不歇趕出來的。還是該歇就歇，歇歇吧！”不到晌午，她們就把一块地的糞勻完了，男人們還沒有勻完。紀兰說：“歇歇再回吧！”雪花說：“不歇，咱先回去，看人家先回去了。”這一下，可把男人比輸了。張女孩（男）說：“這妇女可真行，頂住男人了。”紀兰問：“今天評多少工？”張女孩說：“男人評多少女人也評多少。”並說：“你們后晌歇歇吧，小心累着了。”紀兰也怕大家累着了，想叫后晌做別的活，或是歇一歇。可是，雪花說：“不能歇，叫人家說咱不行，做半天就得歇半天。”后晌，七个妇女又都去勻糞了。

从此以后，才算把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則肯定下來，不管做什么活，妇女只要和男人做一样的活，做得一样多，一样好，就和男人記一样的工。妇女的底分也給改變了，紀兰、桂兰、雪花評了十分，其它妇女也按不同情況，評了底分。这样，女社員的生产积极性更高了，二十四個女社員差不多

都上了地，劳动十分积极。有些妇女为了多做劳动口，不顾提前回家来做饭，就和男人一起回来，男烧火女做面，饭也误不了，劳动日也做下了。到春耕总结评比时，全社评了十六个劳动模范，妇女占了六个。纪兰鼓励大家说：“妇女要好好努力，提高技术，争取下一季选更多的模范。”

春季，妇女参加各种劳动生产，实行同工同酬，可是有些男社员还不服气，主要是思想上没有真正认识男女同工同酬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们就找各种借口，来阻止实行同工同酬。有些男社员们議論开了：庄稼活虽说是个粗笨活，可也好坏不一样，同工同酬，好坏把式可差得远哩。纪兰听到群众这些反映，就和党支部研究，大家也觉得这是一个問題，要是提不高技术，做不好活，增产计划就完不成。纪兰就积极向妇女宣传提高技术的重要，做活不能“争工搶分”●不管好坏。只有把活做好，才能多打粮食，多分粮。要是做不好活，多做了劳动日，也多分不了粮食。经过这样教育，有些妇女的争工思想，就开始克服了，也都注意学习技术了。在间苗的时候，虽然妇女们间得又快又好，和男人同样是按活计分，可见有些男社员总想挑毛病，总觉得妇女做的活不如男人好，老嫌给妇女评的分多。他们说：“同工同酬吧，还能越也和男人一样。间苗是个细致活，妇女的技术可不行。”女社员马梅香等人听见这话，很不服气，就和纪兰商量好，到地里和男人比赛。到了地里纪兰就对大家说：“今天咱分开吧！男人在一边，女人在一边，检查时好检查。”就这样分开间起苗来。妇女们手巧，跪在地上拔，拔得很快。男社员蹲着间苗，走得慢。一开始，他们还没有发现妇

女是和他們比賽，後來看到婦女們一聲不吭，只顧“沙沙沙”地拔，有的已經跑在他們前頭了。這時，男社員才看出婦女是和他們比賽，也就緊趕起來了。他們趕，婦女們也趕，有些男人老趕不過婦女，男社員就又說：“不能光圖快，要講技術哩！”婦女們說：“管查管看哩。”男社員檢查了一下，確實問得不錯，都說婦女問得好，“你們賺十分吧！”晚上評工的時候，腊秀、雪花評了十一分。社里就決定：把間苗的活，完全交給婦女做，男人去修灘地。

就在這個時候，社里又來了一次男女鋤苗技術大比賽，干部做評判。比賽的結果，有五個男人都鋤到六分地，就評了十二分工，九個婦女都鋤到五分地，各評十分工，其余的男女社員，鋤的數量多少不一，但質量都能達到“包工”標準，就都按鋤一分地二分工計算。這樣比賽以後，各人的技術高低都看得很明顯，鋤一分地，達到“包工”標準的，頂二分工，大家沒意見，技術上也放心了。過去男人不敢讓婦女到丰產地鋤，現在也敢讓去了。夏季總結評比時，全社選了二十一個模範，婦女占了九個。大家喜歡地說：“婦女快趕上男人啦！”

在耕作技術上，一般沒有人輕視婦女了。可是有些社員對同工同酬有誤解，他們以為同工同酬，是男人干甚，婦女也得干甚。例如六七月間社員買回來一百來只羊，一時找不到羊工，張女孩就對紀蘭說：“紀蘭，順達不在，你負責啦！咱這羊沒人放，你們婦女先放兩天吧！”紀蘭聽了這話，感到不对頭。紀蘭還沒有回答，雪花就在旁邊插嘴說：“放吧！我們婦女放得了羊，送得了飯，剪得了毛，墊得了

圈。能放，能放。”雪花接着問紀蘭：“你去不去？”紀蘭說：“我去。”紀蘭雖然答應了，可是她一夜也沒睡着。她想：“做別的活出點力下點苦，就能做好，放羊可不行呀！百把羊一群，到山上跑散了該怎辦，這可不是要的呀！”但她又想：“人家蘇聯婦女還開飛機，開火車，咱就連個羊也放不了？李順達說不能向困難低頭，這個困難還能不克服？”這樣一想，紀蘭的勇氣又來了，她不再盤算放羊的困難，而盤算羊該怎樣放了。“沒吃過小豬肉，可見過小豬跑。”紀蘭雖沒放過羊，可見過別人放羊。這時候，羊工怎樣放羊的情景，在紀蘭的腦子里，就一幅一幅地翻騰起來了。

婦女放羊，這是一件新鮮事。第二天吃罢早飯，不少人來看稀罕。有些人對她們很關心，指点她們怎樣放，告訴她們不要到遠處，就在附近山上放。有些人就是來看笑話，想用放羊來逼婦女們低頭。張東孩一見紀蘭就說：“怎還不出圈？就叫在家圈着呀？”紀蘭說：“馬上就出。”說話間，雪花也來了，紀蘭就把圈門打開，把羊放出來。男社員過了數，紀蘭在頭引，雪花在後跟，順順當當地趕到山上了。

從此，再沒有人想來難住婦女了，可是還有平均主義思想要克服。紀蘭在領導婦女的實際工作中，知道有些事情，婦女做就不合適，有些事情，男人做就有些浪費勞力。比方說抬石头，擔擔子，婦女做對身體不利，也發揮不了婦女的力量；要讓婦女做問苗、鋤苗、耕耙地等工作，就能發揮婦女的力量。不解決平均主義思想，還會影響男女社員的團結，紀蘭就和黨支部，社務委員會商量，如何解決這一問題。黨支部就領導在黨內、團內、社內進行了一次教育，着

重說明男女同工同酬，并不是男人做甚，妇女也做甚，而是男女做了同样的工，就給同样的报酬，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就能大大发挥妇女的劳动积极性，多多参加农林畜牧生产，把社办好，多打粮食，这对大家都有好处。要不是妇女参加劳动，光二十二个男劳力，还能做了这么多活？經過这样的教育以后，大家思想轉变了。男社員們說：“財旺还得人旺，妇女們要注意身体，不能叫累着。”社內生产按男女的特长和体力强弱，合理分工，原則是男人做重活，女人做輕活。合理分工以后，不光充分發揮了妇女的劳动力，也照顧了妇女的身体。妇女們的情緒很高，什么活也參加，西沟村的群众說：“西沟妇女真是行，賽过宋朝穆桂英，木本不离場場到，每次战斗打得好。”

这一年，女社員做了八百七十四个劳动日，占全体社員劳动日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使社胜利地完成了同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和全国农民竞赛的計劃，获得了全面丰产。在党的支持下，紀兰领导全社妇女經過一年来艰苦、頑强的斗争，不光发展了社里的生产，改变了西沟村妇女的地位，还給全国农村妇女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訪蘇歸來

李順達口述

秦积善 舒青 整理

一九五二年，是我难忘的一年，一来西沟办起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二来我参加了访苏的中国农民代表团，到苏联学习了很多宝贵经验。记得我起身走时，宋金山、申纪兰等许多社员干部再三嘱咐我说：“顺达，这个机会可不容易呀！不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一个提罐把的咋还能到苏联去！一定要好好学习，把苏联老大哥的经验多多取回来，到咱西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心里也在这样想着。

我在苏联参观期间，心里非常激动。说实话，咱成天钻在小山沟沟里，只听说机器耕田这好那好，但从来也没有见到过机器是甚样。这次在苏联见的机器实在多哩，工厂用的机器咱不说它吧，只说耕地作务庄稼的就有百十种。什么联合收割机、打谷机、玉米脱粒机、播种机……多得就没法说。这些个机器实在巧哩，干起活来又利落又细致，比咱的老黄牛不知强过几万倍。当时我心里就想多会咱西沟也使唤上机器，不用成天扛上䦆头吭吃吭吃去刨地了，只消一两个人开上机器转来转去就把种下到地里了，就把庄稼收回来了，那有多好！人家集体农庄主席也跟我说过，他们在十月革

命前的生活，跟西沟过去也差不多，就因为在党的领导下，苦干了几十年，才有了今天的成績。只要咱们按照党指的路子走，就不愁把咱西沟建設得和苏联的农村一个样。

我这次回去一定要把从苏联学到的好經驗、好办法給咱们社員传达传达。因为一心想回西沟，总嫌火車、汽車跑得慢。一到了县里，我就迈开步子往西沟跑。离西沟約莫有二里路的光景，我就瞧見前边路上来了黑压压一大堆人，还嚷嚷哩，这是干甚？哈！原来是紀兰領着全村男女老少敲鑼打鼓地迎接我来了，人們高兴地一边走，一边吆喝：“順达取回經来了，順达带回宝来了！”我还没到家，院里的人早滿了，三奶奶也拄着拐杖来了，大伙把我从苏联带回的东西摆了一院。留声机、小型电影机、照象机、西洋鏡、鐘表、苏联建設图片、画报……。象开展覽会一样，陈列在我家里。大家忙着观看，有的围着留声机听斯大林講話，有的看电影，有的看画报、照片，还叫我作解釋。

社員們听了苏联建設經驗和成就，大家都对西沟建設社会主义更有信心了。

这次出外时间最长，連去帶來，一共七个多月。从家里起身走时，正忙着整修土地准备春耕下种，訪苏回来，又正赶上秋收，初級社头一年，就得大丰收，社員們又高兴又紧张地收割丰硕的庄稼。当时我心里想着，真是喜上加喜，收完秋就該大建設哩，秋季先开展一个植树造林运动。

就因为在苏联參觀了山区建設的眞情实景，我的劲气就更大了，一心要把咱们西沟建設得更好。誰知这个时候，在社員中間产生了一种下山思想，有几个社員看到互助合作几

年来家庭闊富裕了些，覺得山沟里小天小地的，安不下他們了。

树有根水有源，說起这件事也有个來由；原来在土地改革时期，西沟有家被斗争过的富农搬到潞城去以后，前些日子到西沟来过一趟。夜猫子上灶是沒好事干的，他来串了两天，就挑拨西沟的社員下山，說山区怎么苦，辛辛苦苦动弹上一年不如平川干三个月打的粮食多。他这么一挑拨，有几家貪圖个人发家致富的人当真就想搬下山，到平川賺大錢去了，你看气人不气人？

我心里着急，只想快些把这思想問題解决，就和宋金山等几个支委研究了，把几个想下山的，象馬海兴、桑运河、郭伏水等人找来，座談了座談。我給他們談山区建設、談造林運動，又說苏联的西伯利亚过去也是个穷地方，沙皇常把政治犯流放到那里去受苦。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人民在这里建立了林业基地，現在是黑压压的森林了，我說苏联的穷地方变富了，咱西沟也一定能变富。宋金山也說，苏联农民能办到的，咱們也一定办得到。

宋金山刚說罢，半晌不发言的桑运河却叹了一口气，我正奇怪哩，他就接上嘴了：“我看不一定，苏联的西伯利亚是什么地方？人家的山肥才能造林，咱这黑山沟，石厚土薄，山多地窄，連一条机器腿也插不下，还能搞社会主义！”

宋金山不同意他的看法，就反駁道：“按你說，咱山区就不能搞社会主义啦？”

桑运河說：“社会主义只能在平川搞，山地只得扁担

挑，饅頭硬，怎樣也富不了。”

宋金山說：“這麼說，山區就沒前途了？”

桑運河沒精打采的說：“反正我是不钻到黑山沟里了，我要搬下山去。”

我一听运河這話有多難過呵，我想到运河大哥呀，是辦起了這互助組，你才吃上一碗飽飯咧，要不是組織起來鬧生產，你一家老小哪有今天的熱火日子？如今你倒是瞧不起這山沟！我正这么想，运河又說开了：“上看一溜天，下看干河灘，東西看兩架山，不如下到平川，享享清閑。”

人要是往歪道上走可真是怕人咧，听运河說的這話多氣人！我說：“运河大哥，過去的苦日子都熬過來了，你倒不想往社會主義奔啦？”

运河瞅了我一眼說：“社會主義好是好，就是路長盤費少。”

我們兩個是說不到一块啦！我又想呀想，這幾年來，我們在一塊开荒、積肥，在一塊種瓜點豆，在一塊商商議議提高耕種技術，有困難，大家克服，有快樂，大家分享。日子剛開始好過了，誰知运河就變了心，不願跟大伙一块兒鬧生產了，想謀独自下山搞個人發家致富，享清閑去。

後來我們又研究，才知道還有馬海興、郭伏水、路文全也都有這下山思想。這種思想如不克服，對咱們山區建設是有影響的。於是，我就往縣委會跑，把社員中的下山思想詳詳細細作了汇报。县委不仅要我把在蘇聯見到的社會主義建設和集體農莊社員的幸福生活好好給大家传达，而且要我結合報告做一個山區建設規劃，進行一次社會主義前途教育，給

群众指出方向。我回到西沟，和党支部研究了研究，决定分几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反复在广大社員群众中作訪苏传达报告，介紹苏联山区建設和西伯利亚造林情况；第二步，制定建設规划，树立在山上安家落户、开发山区，建設山区的雄心壯志……

經過宣传和制定规划，进行了前途教育，真把群众的劲头鼓起来了。按规划，再过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西沟就会变成花果滿山沟的地方了，大家心里算了算賬，明确了山区建設是大有可为。因此，原来有下山打算的人，差不多都不下山了。馬海興說：听了訪苏报告，就象吃了一顆定心丸。听了规划，开了眼界，决心在山上扎下富根。路文全也說他过去的下山思想不对头，不愿在山地下苦力，想到平川搞个人发展不对头。只有桑运河还是执迷不悟，掉不过屁股，一心要下平川去。我和干部們把好話說了几布袋，他还是不听。趁着社干部到县里开会的那天，他担上担子，赶上毛驴下了山。

虽然知道桑运河变了心，忘了本，他这么一走，我們心里怪不是滋味，想去把他弄回来，可是他那思想一时半刻是扭不过来的呀！不管怎么吧，绝大部分群众，通过这次前途教育，已經有决心，有信心建設山区了，这就是我們的成績。个別人的下山思想不能动摇我們建設山区的堅强意志。

我們开始向荒山秃岭进军了。按规划，我們在林坡上种滿了果木树和油松，把牛羊都赶上了牧坡。为了做好水土保持，还修水库、閘谷坊，大战干河滩，变灌地为米粮川。

通过这一番翻鍋底的战斗，西沟更象个样儿了，到第二

年春天，小树都抽了枝，发了芽，下雨的时候，雨水乖乖地流进了水库。就因为大规模造林，保住了水土，因而粮食更是一年比一年打得多。一九五一年互助组时期，一亩地打二百四十二斤，到一九五七年实现合作化时期，亩产达到了四百六十一斤，每人平均收入增加六十三元。加以结果树年年增多，社员收入更是年年提高。

这时候，提到我们西沟的苹果和核桃，谁不夸它个儿大、味道香！还有那花椒、山桃、山杏，光油料植物就数也数不清。至于山上的药材，象党参、大黄、红花等等更是要多少就出产多少，谁不夸山区是个好地方呢？过去下山的人家，如今都纷纷上山来了，听说运河大哥也要回西沟来哩。老伙伴下山又上山，我们当然欢迎他。

当然，我们的工作做得越好，成绩越大，拥护我们的人才越多，这就是条真理。

我现在回想起那次批判下山思想，向群众进行热爱山区的前途教育那阵，再看看今天的西沟的繁荣景象，我心里就要感谢党的领导和苏联老大哥的帮助，是因为访苏那年，我从苏联学回了建设山区的经验，增长了见识，扩大了眼界；是因为党教育我，给我出了主意，群众才树立了建设山区的信心和决心，从而使我们西沟的社员们增添了干劲和力量。为了更好地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建设经验，社员们提出要跟乌克兰十月胜利集体农庄写信，建立友谊，并提出了丰产指标，开展了国际友谊竞赛。虽然我们两个国家的农民有自己不同的语言，虽然隔着千山万水，但我们的手却拉得紧紧的，向着美好的明天前进。

險些走上了獨木橋

馬玉興 口述
竹林 繼良 整理

办起合作社的头一年，虽然遇了个不争气的年景，旱一場，涝一場，雹子一場，大风一場，但合作社人多力量大，战胜了灾害，終久赢得了大丰收。秋天，梯田上的谷子、玉米、山药蛋……，象几座小山，在太阳光的照耀下，閃放着黃橙橙的光，淨明耀眼，大伙喜笑顏开，匆匆忙忙地把自己分得的粮食，一口袋一口袋扛回家去，我們当干部的也是跑前跑后的忙，我瞧見我哥喜得嘴也合不攏啦，我就問他：“哥，分下多少？”

我哥喜孜孜地說：“哎，多哩，整整二十二口袋。”

“怎么样，服气了吧!?”我故意抬高嗓子說這樣的話給他听。其实不說吧，我哥早就服气啦，一口袋六斗半，二十二口袋就是十四石三斗，別看年景不佳，就这样比单干时还提高了两倍多收入呢。

我哥听见我的話；总有点抹不开脸，他扛着口袋不吭不响地走远了，我望着他那硬朗朗的背影，由不得就自言自語地說：“你呀，你这个人，不到黄河不死心，这就真死心了。”

不提我哥这人我不想說，一提我就想多說說，还是說說

他那段不体面的历史吧！想起来使人又气又想笑，那还是初办社的时候，事情是这样的：

我們这里从一九四三年开始走互助合作化的道路，到一九五一年已經八年了，大家算了一下，在二十戶組員中就有十九戶有余糧，共余下一万八千多斤，我哥的余糧最多，大約存十二石三斗多，寬寬敞敞地足够全家四口人一年半生活。

光景过得好，不缺吃，不缺穿，可还不能滿足哇，我們互助組長李順達經常給大家說：“心要明，眼光要远，不要以为咱們多收了几石几斗，就心滿意足了，象毛主席說过的：“万里长征才走了第一步，咱还得往前边奔哩！”這話說得对，当时我們想，要讓日子过得更紅火，就得进一步发展生产，就得进一步組織起来，为的是彻底改变我們山区的貧穷面貌。

到一九五一年秋末，我們就向县委提出申請，要求把互助組办成合作社，可是有一些人，偏偏不同意办合作社，說什么組織起来就是为了过好日子，可如今咱炕上鋪的是新的，缸里裝得滿滿的就够美了，要发展生产叫自个儿发展去，還組織起来干甚？說這話的不是別人，就是財迷轉向，翻身忘了本的我那哥哥馬海興。

那陣，他主要是覺得嫂子和他都是两个强劳力，又沒有个孩孩拖累，每年只要自己稍稍动弹上一点，就吃不完，用不尽了，再經常和組員們互助交工，哪头的活也誤不下，怕跟大家走自己吃亏，他經常对人說：“粮食是进財的宝贝，再闊騰闊騰保险发个大财，富上加富，多美气！”因此，他

就思思謀謀地想單干，本來就經常嚷嚷着要退互助組，這一聽說要辦合作社，當然就和他的思想頂了牛，其實想不通到不要緊，最怕的是他走了歪路，我見他成天和路河山鬼鬼搗搗的在一起，就說他：

“哥，長上眼睛要認清好賴人，和人交來往要量量他的底細。路河山和咱們長的不是一個心眼兒，少和他來往。”

“走一邊的吧，他是富裕中農，咱又不刮他的，成家主戶的還能不跟人打交道？”我一說，我那哥就用這些話來頂我，真叫人生氣，果然，他走邪路就壞在和路河山往來上了。沒多久，就聽說我哥通過路河山的說合，買了貧農路六則的半好地。

路六則老兩口，苦了一輩子，從河南逃荒上來就給地主當長工，二十多年的長工生活，把老漢的腰都壓彎了，好容易盼星星盼月亮，盼得在黨領導下翻了身，只因為借了路河山的債還不起，把分下的這几亩好土地，又賣給了我哥。

我听了很氣忿，一股氣跑上我哥家的門，進門我就說：“哥，路六則和咱是一樣的窮人，一樣的翻身戶，現在他有困難，你非但不幫助，還買他的地，發展資本主義。你想想，你變富了，他變窮了，那不是倒退到舊社會去了？”我嫂子這個人思想清楚，她聽我一說，也跟我哥吵開了，她罵我哥是榆木腦袋，我哥也不認錯，三個人吵嚷得很厲害，鄰居們都來看熱鬧。也許是我過于性急，幫助他的方法太生硬了，一直和他吵了半下午，我哥還說，買地賣地是雙方情願，不是強迫。聽吧，只為自己打算的人，說的就是那自私自利的話，真不嫌臊。

当天我就找順达拿主意，沒等我把話說完，順达就說：“不要着急，你哥买路六則的地支部已了解这种情况了，这还不光是你哥的問題，說明了咱們的互助組再不进一步发展，就要回头走到土改前的老路上去，到那时穷的穷了，富的富了，問題就更严重了。”

我性急地說：“那該怎么办呢？順达哥？”順达笑着对我说：“当然有办法！最近县委已批准了咱办合作社。”

一听說县委批准要办合作社，我高兴得不知怎么是好，不过順达嘱咐我先別嚷出去，告訴我，今天晚上要先召開組員会。不用問，开組員会，首先就批判了我哥的資本主义思想，我哥臉紅通通的就象柿子色，最后，他还檢討了几句，大家見他有点后悔，就不再說什么了。接着，老組員牛永清提出疑問說：“毛主席号召咱們組織起来的道路，是不是光指互助組？互助鬧好了，有人就又想走單干的路，这对不对？咱們是不是再写个信，請問毛主席下一步咋走。”在一旁坐的王周期、李財发等人，对老牛的意見一致贊同，都說：“对，对，赶快問問毛主席。”

这时順达才笑着对大家說：“不要再写信問了，党和毛主席早就預見了这个大問題。咱县委遵照党的指示，早在一九五一年就在川底村郭玉恩互助組試辦了第一个土地入社，統一經營，四六分益（土地四、勞力六）的半社会主义性質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人家办合作社很有經驗，县委要咱們派人去訪問学习，并批准咱們馬上就办。”

办社的事搞得热火朝天，在还没有挂上牌子的时候，我們西沟、南沟、沙地棧等六个互助組，已經聯合在一块搞生

产了，修了几亩滩地，积了一些公积累金，买羊群、制农具从各方面做了些准备工作。

看起情况来，互助組轉成合作社，不会有啥問題了。沒想臨到末尾却出了岔子，一些不法地主、富农、坏分子趁机钻空子，造謠破坏，說办社是“归大公”“斗中农”，吓得富裕中农直轉圈圈，刘家庭张引群怕土地归大公在办社前偷卖掉二亩好地。当然我哥財迷鬼还能不动搖？我見他眉头上鎖着两个大圪瘩，我想：“过去兄弟俩很和睦，做事情总是商商議議，互相帮助，今天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个关口，我决不能不管。”

那天晚飯后，我趁着明亮亮的月光，又进了我哥家，見我哥坐在暗屋里，就着一根艾腰子，巴巴一个劲吸烟，看了我一眼也沒吭声。

看样子哥嫂扭着勁儿又不对脸，准是因为入社的事，嫂在生哥的气，我先开口問：

“哥，入社的事拿定主意沒有？”

我哥還沒吭出声来，嫂子就插嘴說：“不要提啦，这几天你哥把我伤透了，真是一根脖筋骨，好說歪說和一节榆木圪瘩一样，我也不費这勁啦，把那几亩地分开，我走我的阳关道，他走他的独木桥，以后看吧！”

“不要生气，还是商量一下”我解劝說。

这时我哥扭回头来，吐了实話，哥說：“兄弟呀！你不知道，盼了多少年，好不容易全家的日子过得热火起来，吃的穿的都不愁了，收一个秋，粮食打了那么多，又叫入社，輪到離名下不心疼啊！”

我說：“哥！你要好好回头想想，过去咱受的什么罪！你給地主种地，我給地主放羊，咱爹种着一亩多狼不吃，狗不啃的薄坡地，住的破土棚，穿的布袋片，吃的糠菜湯，爹去世那年，因为还不了債，逼得把做飯的鍋卖掉，地主馬得成腊月三十日，鎖了咱的門，如今听上毛主席話，跟上共产党走，組織起来多打了糧，日子刚刚过得好起来，又想單干开倒車，难道人吃人的苦日子還沒受够嗎？”

我的話音刚落下，支部組織委員宋金山进来叫我开会，老宋高兴地说：“入社的事，大家都报名啦，你們咋样啊？”

嫂在一旁猛一下站起来对老宋說：“我也堅決入社，給我报上名！”

“好啊！还有你那口呢？打通了思想嗎？”老宋滿口答应，笑着看了我哥一眼走了。

这一下，我哥的思想可紧张啦，脑子里斗来斗去，长出了口气，說：“我通了，我入社，受罪也到社里受吧！”

經過苦口婆心的劝說，看見我哥有了轉变，这是一个很大收获，我便趁热打鐵，說：“哥，眼睛要睜得大点，看得远点，日子越靠后越好过，合作社要人有人，要牲口有牲口，人多力量大，遇个灾年也不怕，保你分的粮食要比現在多得多。不要三心二意啦！”

我哥听了我們一番劝說，不能說沒有动心，尤其是他一听合作社的优越性，很快就表示了态度：“想通啦，明天去报名。”

我哥报了名，大家都替他高兴，不过，說实在的我也不可能不为他担心，因为，他这个人性，我早就摸透啦：是棵墙

头草，风吹两面倒。不管怎样，他既然报了名，我还要很好地帮助他才行。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日，我們的农业合作社就正式宣布成立了。全社三十七戶，我們选李順达、申紀兰为正、副主任。

建社后，广大社員，尤其貧下中农的社員特別高兴，大家說：“土地合在一块啦，过去自顧自的办法再也不能要了，拿出点劲儿来好好干吧！”

的确是这样，大家拿晚上当白天，一天頂两天，无论干什么活，总是你追我赶的，才叫痛快哩！

不过，不能否認，工作上还存在着一些問題，想不得誰，是沒經驗呵！当时象土地評产呀，生产投資呀，农具作价呀，确定自留地呀等等，这些都是一些新問題，就凭大家摸索着干，确实有点忙乱，三天两日开会，特別是每天社員找主任領營生，沒有一点秩序，吵吵吵的，多啦少啦，远啦近啦，輕啦重啦，一圪吵就是半晚上。

有問題倒不怕，可以大伙來出主意，一条一条的改进。怕的是那二心不定的人又想拆摊子，这时候，我最怕我哥动摇，偏偏他又动摇了。他想着仍然还是以前那个老問題，自己有七八亩好地，一头大毛驴，两个好劳力，小日子过得挺美气，認為在社里七上八下的，还不知落个啥結果，怕秋天打不下粮，怕自己吃了亏。他想到这里又打了歪主意。成天不好好动弹，思思謀謀地想退社。

为了达到退社的目的，就接二連三地向社里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第一不摊公積金，第二自己的好地不入社，

第三多留自留地，第四挂口賺劳动日，大家一听他滿口都是个人打算，当然不能允許。我嫂知道后，气得吃不下饭去。当时我也焦急得很，只好靠党支部拿主意。

党支部觉得我哥既是一个翻身户，又是一个老组员，思想虽然落后，也不愿丢开不管。顺达再三地找他谈话劝说，叫他看得远些，好好跟上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那知鬼迷了他的心窍，就是四条馬也拉不转。他当真跑到社办公室要求：“主任，咱们可說定了啊！我今天就正式退社啦……”

干部們被他缠得脱不开身，就商議好讓他退了社。当时我該說甚呢！气得我真說不上什么，我暗暗地想：“哥啊！你吃了资本主义的迷魂药，一条道要摸到黑，你总要后悔的！”

我哥退出社后沒多久，又和路河山，魏里兴等单干户凑成了一个互助組。他們还推选我哥当了组长，几个人暗暗商量，要和合作社比高低。

我哥經常对他的組員洋洋得意地说：“不怕不認貨，单怕貨比貨，咱互助組地板好，畜力强，劳力多，技术高，那点不比合作社强？合作社人多手乱，秋后定要輸給咱。”

可是，事情完全出于他們意外，农业社的混乱現象，通过制定生产计划和三定管理制度，很快就扭轉过来了，一到清明节，春耕生产开始了，社員們上地成群又結队的，积肥的积肥，送肥的送肥，整修地的整修地，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再加上冲天的干劲，从沙地栈往西沟送肥，本来一天定額二十四次，我們就能做到三十四次，劳动效率提高得实在

惊人。

要問他們的挂名互助組呢？原来打的算盤不灵了，这事也并不奇怪，你想他們那几戶，都长着偏心眼，哪个不是財迷鬼，只为个人打算，开头还互助了几天，一到下种的时候，都怕迟种地，捉不全苗，手忙脚乱，各顧各的干起来了。

我哥看到陣勢不对，也顧不上东南西北了，埋着头在拼命地抓鬧自己的几亩土地，为了个人，什么事也能干得出来，有一次竟偷挑了我們农业社的肥料，叫社員揭发出来，狠狠地批評了他一顿。

春耕播种越紧张，农业社的优越性显得越突出，就象一套机器，撒肥、耕地、搖耕播种，嘩啦嘩啦的，原計二十五天下完种，結果提前十天完成了，質量还是好上加好。

互助組呢？就不要提了，就說我哥吧，一头毛驴配不成犋，地耕不上，想和他們組里的人合犋，他去找路河山，路河山还想沾他的便宜呢。怎办呢？我哥着急得团团轉，心里忽塌一下又想起了沙地棧还有个亲戚，中午沒休息，就跑去找人家，千說万說，說了一堆好話，才算借給一头小毛驴。好不容易配了犋，恨不得一天把地耕完，沒想到毛驴体小力弱活儿重，耕了半天地，就給人家流产了小驥驹。

我哥真气得傻了眼，直打自己的腦袋。

嫂子气得罵道：“跟上你这个榆木腦袋，丢人敗兴餓肚子，我图了个甚哩？”

光气也不行，节令不等人，耽誤了播种时节，不是明明白白要減收嗎？我哥唉声叹气地數算了一頓，沒有什办法

法，回轉头来对我恳求說：“好兄弟哩，你替哥到合作社里要求一下，叫社里帮帮忙，种上这几亩地，看行不行？”

确实那时候已过了下种节令，再加上春季沒有耢耙的土地，真有捉不住苗的危险。我說：“行吧！我先和社里商量一下再告你。”其实合作社早知道这个情况，决定馬上組織劳力、畜力，帮他們一把，也叫这些单干户受点教育，我哥听了高兴，不过也不好意思。看他那样子对退社的事，到真有点后悔了。

再說他組里的魏里兴老汉吧，为了自己的二亩地，手忙脚乱的，碰上人連句話都顧不得說，赶着下种。正在这紧要三关的时候，沒小心被一根树枝扎伤了右眼角，痛得上不了地，急得他拄着一根长棍子，坐卧不安，一天就找了我們几次，要求合作社帮他个忙。合作社自然馬上帮助他下了种。老汉感动得一見順达的面就說：“我坚决要入社。”別的就再不說也清楚啦！

春耕播种完成了。誰优誰劣，是明摆着的事，全村开了个評比大会，党支部把社組的成績一条一条地总结起来，在大会上作对比。

合作社二百四十亩土地中，有一半坏地經過加工变成了好地；

互助組的土地不但沒加工，連几个塌岸也沒有垒起。

合作社远地近地平均每亩施肥一百一十六担；

互助組远地白下种，近地仅达六十担。

合作社春播提前十天完成；

互助組晚了一个节令，还多亏合作社帮助才播下种。

这么一来，他們那挂名互助組要跟合作社比高低的說法早就破产了。

說也巧，春播一結束，下了三指保墒雨，苗子該動鋤了。因为这年墒土不好，下籽多，出苗稠，再加上杂草丛生，苗草增长，成了一圪瘩，这事情若不抓紧，要有荒苗的危险。合作社人多智謀多，大家一商量，办法出来了，妇女、老人、兒童間苗拔草，男劳力全力鋤头遍，这样起早搭黑突击了几天，苗鋤过了。我哥呢？一个人趴的地里，一天鋤不下屁股大一片，怎办呀？再要求合作社帮忙吧，這話不好再开口了，要求回社吧，一张嘴还能伸出两个舌头来？他前思后想，两条道路明摆着，我哥这次真心实意地要求入社啦。

那天中午，他喘吁吁的从地里回来，沒进家，就找我說：“玉兴，我要回社，求你帮哥再說几句好話，我跟他們和大家走一条路……。”我一听就說：“你好好想通再還吧！入社又不是扔耍話，想进就进，想出就出，那有这样隨便的事情？如果真的想通了，到秋后再入吧！”几句話把我哥頂回去了。其实我們合作社不能看着他們的事不管，也早盼他們回心轉意了，我所以要說那話，是故意試我哥的心，瞧他这次入社的主意堅决不堅決。

合作社开始給小苗上追肥了。我哥的几亩苗儿七高八低的刚鋤完头遍，那叶子黃得圪卷透了明。好似老天故意和哥憋气，还是种地时下了三指雨，后来滴雨未落，加上山地土层很薄，刚出土的幼苗哪能頂得住火紅的太阳？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哥看到合作社只用了三、五天就挖出了很多水

衆，苦战了一場，抗旱胜利了，而自己的苗子却性命难保。合作社为了帮助他們战胜旱灾，发动社員支援，我哥的六亩半小苗才解脱了旱灾的威胁。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事实教育了我哥，也教育了所有的單干戶。

两条道路，两种結果，誰也看得清楚了，我嫂这回口气更硬啦。她說：“是合作社好，还是你的互助組好，总該認輸了吧？不管怎說我再不能迁就你了，我要坚决入社。”

“你再不要叨叨我啦，你入社入吧！就怕……。”我哥的半句話刚露出嘴边，我就进了家接着說：“怕什么，难道又怕吃亏？”

“不，决不是这，我是說怕大家不愿意要我。兄弟，你再給大家伙去說說吧。对咱党支部說說，最好还是讓我再回社吧！”

我哥說話那个尷尬样子，把我惹得真想笑，我說：“只要你思想坚定了，这个好說，我們大家也盼你早些回头，合作社的大門是开着的，只要你再不左右搖擺，大家一定热情欢迎你的。”

哥的思想轉变，不仅嫂子心里高兴，当兄弟的也高兴，党支部考慮后决定馬上召开社員大会，欢迎我哥他們二次入社。

开这样的社員大会，大家都很高兴，我哥更喜得合不住嘴啦。在会上他还講了話，他檢討說：“我走錯了路，走到独木桥上去啦，幸亏大家拉了我一把，把我从歪道上拉了回来。我現在已經認清楚啦：单干是牛車，互助組是汽車，合

作社是火車，我決定要坐火車和大家一块兒走社會主義道路。”

魏里興老漢也經過這次兩條道路的親身體會，認清了方向，他說：“現在吃亏是小亏，再不入社才吃大亏呢！”

社員們為他們的轉變高興，掌聲就象春雷，我哥、魏里興、路河山在台子上不住地鼓掌，從此他和大家一块兒坐上了開往社會主義的火車。

十字路口的斗争

馬何則 口述
張生 整理

想起轉高級社那陣，可真是費了些勁。

咱們西沟村自打互助合作，又經過初級社这么一鬧騰，有几家翻身戶的日子过得一天趕一天兴旺了，就說咱村張引群，他過去那點家底底誰不知道？他老家是河南林縣，給地主扛長工，養不活一家人，才把他賣到山西來，那陣，有些人見他可怜，總要送他兩把野菜半升糠。後來鬧了翻身，參加了互助組，初級社，真個是發了家哪，糧食滿囤，豬羊滿圈，趕起那牲口么，就一溜串，村里人都說，引群家的日子比過去的富農還要強三分，照這麼鬧騰下去，更是了不得呵！

說起這張引群，那真是咱村的第一個精靈人，咱們說庄稼活有七十二行，他可是通了七十三行。他腦子靈，手又巧，還能受苦，看他種的那玉米呵，綠格油油的，壯壯實實的，那一年不余下千二八百的？有了余糧，有了錢花，引群的那顆腦袋瓜子就沒有安生過。算盤珠子么，成天撥弄得辟里拍拉响。和他打過交道的人，誰又不佩服他那張鐵嘴？他把死人能說活，哭人能說笑；說的那話喲，也實在中聽，男男女女，大人小孩，誰也能和引群說到一圪墜。一邊說笑，人

家圈里喂的，腰里装的，手里拿的，也就慢慢跟他姓开张了。要问这村里人，谁也吃过他的亏，上过他的当。日久天长，引群的滑头劲也出了名，大家伙送了他个好名字：“玻璃脑筋”。就靠了这玻璃脑筋，他那家当越来越大，窑洞也越来越满啦。

可是引群那心眼就没个底，再大的家当也填不满。这一年，引群看見麻籽收得多，他就有了个新打算：村里人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蒸馍黄圪饦也是家常饭了，要是开上一个油坊，大家还不想吃上些麻叶油炸糕？家家户户都来买他的油，你一斤他八两的，那人民币还是一个劲地往他肚兜里跑？比他死守住那几亩土坷垃要强多了。这么一想，黑夜就和老婆商量开了，他老婆也是见缝就钻的人，两人分了分工：一个收麻籽，一个就建起油坊来。他的算盘也实在灵，买卖好得很，几十里外的人家都买他的油，不几年就挣了三座石窑。张引群有了根烟管，摇来摆去的，哪里还像个翻身的农民？他倒是当上掌柜的了。

那时候，我担任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这些事情看得清清楚楚：引群一家子闹得热呼呼的，真是发家啦，可是还有一部分翻身户就不同了。就比方张富则那家吧，成天在地里受，比起单干时虽然强多了，那吃的穿的也还困难，原因也简单，害了场病，把头牲口卖了不够医病，又卖了几亩地，这以后就全靠他一个人没明没夜的干，日子还是轉不过来。张富则这样的人家也还不是一户两户，經常得靠社里救济些，才能勉强过下去。同样是翻身户，引群和富则的生活就差了个天地远，为了这事，我和顺达、杞兰在一起研究过很

多次，和引群个别谈话也不是一回两回的了，他当面总是这一套：“是呵，家里生活实实困难，赚上两个零花钱，就不再闹这玩艺了！”

說假話的不牙疼。一背过身，他把咱们的谈话忘得一干二净，还是干他的老买卖，說实在的，那阵真拿他没办法。

就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间，我和順达、紀兰相跟上到长治参加地委召开的扩大会，这次會議內容是传达关于由初級社过渡到高級社的問題，我一听就高兴煞了：是呵，轉了高級社，就把資本主义那条路給堵住了，生产資料一入社，张引群那种人就只有回过头来了。在回来的路上，我和順达、紀兰边走边談，談到引群，又談到富則，覺得过去沒法解决的問題，这回一轉高級社就都解决了，咱们毛主席真英明，給农民指出的这条社会主义道路，真是又平坦、又寬敞！

我們从长治回来不久，县里也召开扩大会，凡是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都参加这个会，引群那陣也是个队长，我們相跟上开会去了。在会上，县委作了由初級社过渡到高級社的报告。引群一听說生产資料要入社，立刻就想起那座油坊、两头大黑驴，还有馬呀，牛呀，羊呀，他腦袋上的汗水直往脖颈里钻，他听了半截报告，看看旁边沒有人注意他，就悄悄离开了会場，一溜烟往回跑。回到家里气喘吁吁的，牵上了毛驴就走，他老婆赶紧追出来問他做甚，他上气不接下气的說：“牲口要入社了，得赶紧卖！”引群牵了头牲口往西走，不料迎面遇上村里的龙紀英，龙紀英也是有名的机灵鬼，自翻身后，也鬧得发了家。他見引群神色不对，就追了上来，說：“你不是在县里开会，怎么倒赶起牲口来？

了！”引群一見是紀英，知道他家有几个錢，就說：“这头駒可是头好駒，正遇上家里缺錢使，給了你吧。”紀英把引群上下打量了一番，說：“玻璃老哥，咱弟兄也是老朋友了，有什么信息不打个招呼，倒想賺一把，可不对呵！”引群也是一时慌張，尋差了买主，便說：“你看我这眼真不頂事，沒看清是你。有話黑夜談吧，這会有点事。”說罷，趕着毛駒朝李庄走了。

引群卖掉大黑駒的那个晚上，龍紀英、張貴元都鑽進了引群的窑洞。引群只好把生產資料入社的事情說了，这几个人都嚷了起来，龍紀英說：“牲口不能入，我的駒，我的馬，由我騎，由我打。”張貴元說：“果木是搖錢樹，土地是刮金板，坐着吃，不流汗。”引群沒說甚，他在思謀明天起个早，卖驃子去。

轉高級社的消息很快就傳出來了。第二天一早，引群趕着驃子去卖，看見順達老婆桂蘭也起來了，正在場里刷洗她家几头大牲口。引群以為桂蘭也卖牲口，心里想：倒看不出桂蘭也精，和我打的一个算盘。就过来打听價錢，想撈上一笔。他見桂蘭就笑嘻嘻地說：“这几头牲口交給我引群吧，包你卖个好價錢！”桂蘭是个老实人，她說：“看你说哪里去了！听说牲口要入高級社了，咱想着跟人办喜事也差不多，就起了个早，刷洗刷洗，給披上紅，打扮打扮，送到高級社，才象个样么。快把你那头驃子牵来，咱也給它打扮打扮。”

引群听了桂蘭的話，才知道自己鬧錯了，滿口連說不不不，三脚两步就走了。引群这么胡鬧一場，把人心都攬亂

了。我們从县里开完会一回来，社办公室就挤满了人，这个問：“牲口入社是怎么个入法？”那个問：“土地入了社，沒有劳动力的怎么办？”龙紀英干脆說：“引群現在卖牲口，这算对不对？”

我們几个人把办高級社的办法給大家說清楚以后，大家酝酿了一陣就都走了。当晚决定把張引群的問題專門研究一次。我把引群叫到順达家，他一看我們几个人的脸色，心里就虛了三分。順达說：“引群，这些年来，你真是财迷了窍呵，你看你闊騰些甚？开起了油坊，当上了掌柜的，那里还象个翻身戶？你住的那三口新窑是賺誰的？还不是咱村的农民兄弟！你看見沒？富則和你一同翻身，如今一家人吃口飯也还困难，你还能安安生生賺人家的錢，这叫甚？叫剝削呵！”

紀兰見引群耷拉下脑袋，便說：“引群哪，轉高級社是件好事，好事讓你做坏了！你是个聪明人么，可又实实不聰明。党和毛主席指引咱們向社会主义道路上奔，摆着这阳关大道你不走，一个劲往死胡同钻，那是万万行不通！”

我想到引群翻身忘本的事，心里实在憋不住了，我說：“你爹因为甚把你卖到山西来？是地主把你一家人剝削得沒活路呵！亏了党的领导，你如今日子闊好了，倒来剝削自己的弟兄了！这种思想真怕人得很。老兄呵，你是走在資本主义独木桥上了，轉高級社正是为了拉你一把！”

我們几个人前說后說地談了半天，引群一直沒吭声。这个时候，一群男女社員都挤到順达屋里来了，說要报名入高級社。大家一見引群坐在炕上，就說：“引群哥这回倒是积极了，是来报名的吧。”說罢就笑着鬧着去翻順达家的苏联

画报，开留声机，引群象雷公榜了一家伙似的，坐在炕上一动也不动。

有个老汉指着那张乌克兰集体农庄社員生活的画片問道：“順達，咱聽你說苏联集体农庄的生产資料是公有的，咱們办起了高級社，生产資料归了公，离苏联的集体农庄也不远了吧？”順達說：“是不远了。人家那里是机器耕田，机器下种，机器收割，甚也是机器操作，咱們的生产技术还落后，人的思想也还得擡上去，还得加把勁呵。”順達一边說，一边望了望引群，他也下炕和大家伙看画报了。紀兰把順達从苏联带回来的小电影机搬了出来，大家边瞧边談：

“苏联农民的生活实在好咧，出門就是汽車摩托車，咱們有头毛驴就了不得。”順達趁这机会給大家說：“社員同志們，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农民生活和咱們过去一样样，也是缺吃少穿，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在列寧斯大林的領導下，苏联农民办起了集体农庄，走了集体富裕的道路，所以农业生产是直线上升，农民生活也直线上升。只要咱們听毛主席的話，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用不了多少年，咱們也能赶上苏联农民的生活。要是咱們有人只打个人算盘，要走个人发家致富的路，好日子就难盼到了。”大家听了都不住地点头，我又瞧瞧引群，他一个人还在那里瞧苏联画报哩。

第二天，我們召开了社員大会，一开始，順達不說別的，倒是談起他家里从河南林县逃荒到山西来，他爹又被地主活活打死的事情。这些事情誰也听说过，可是順達說呀說的，好些人都抽抽噎噎哭开了，我瞧見引群在一个角落里揉眼睛。順達又談起苏联农民的好生活，这些話大家也听过好

多過了，今天听起来，却更带劲，大家都明白：轉了高級社，咱们才能朝着苏联农民的方向走，一步一步地赶上苏联农民的生活。哎呀，当时那会場上的情绪才叫高！順达表示把全部牲口和猪羊一齐入社。这一来，要求上台表示态度的把手臂举得老高，会場上就像一片树林子！正在鬧鬧嚷嚷，我在台上瞧見一大群羊闖进了会場，原来引群把他的几十头羊赶来报名入社了，他老婆在后面赶着两头牛，手里还捏着卖牲口的几百元錢哩！

歡歡喜喜入了高級社

馬娥子 口述
竹林 整理

一听说咱们的初级社要转高级社，我马娥子是一百个赞成，打心眼里高兴。因为高级社比初级社的优越性更大，头一件让人欢欣的就是要取消土地、牲畜的分红啦！从今后土地连片牲畜合槽，再也不分你家的我家的，成了咱们大伙的财产了。象咱这广大贫雇农翻身户，那家能不赞成，那个又能不高兴呢！心里高兴精神爽，那浑身的干劲就说不上有多大，特别是我那孩子的爹，那几天出来进去合不拢嘴的乐，干活儿比往常更勤快了。我一个劲地催他去报名，他说：“你就别操那份心了，咱家是头一个报了名的。”又说：“报名是小事，准备工作倒是件大事情！”

“对，咱就好好准备准备吧！”

孩子爹一心一意地和我商量，我说把平日咱积下的几十担好肥上到地里吧！他说当然要上，好土地凭的是好肥料，不光是上肥，咱还要好好垫垫地。我说除了垫地还要修堰；他说修堰要做，还要把咱那牲口喂胖；我说喂胖牲口不说，还应该将那全套农具整修齐全，打扮体面；他又说除了整修农具还要……我忙问还要啥？他想了一下，慎重其事地说：“别忘了，还有件大事，除了这些准备工作外，还该给大家

好好宣传宣传，你说是呀不是？”

“嗯，谁说不是哩！”我笑着说了起来，他也笑了。他一句我一句，我俩说得真够热闹，最后还是他重：“说得不少了，要的是实际行动，就看咱干劲足不足吧！”我说：

“要干就干，咱马上就动手吧！”真的，我立刻就扔下了手里的针线活，和他爹东张西忙的就干起来了。清晨不等太阳露头，我俩便担着忽闪闪的担子，往地里送肥料，一趟赶一趟的，汗水把衣裳都浸透了，谁也不肯歇；中午刚放下碗筷就跑着去整地，里砌外垫的那番下功夫，真比絮件棉衣还细心哩！黑夜星星满天了，他爹还不着家，不是开干部会就是去做宣传。我呢？守着油灯，补补拴拴收拾农具。两人成天到晚忙得团团转，常常是顾了工作就忘记了吃饭。其实，就是再忙再累点，心里也乐意。

这天中午，我做好了饭等他爹回来，左等右等，都快过午了还不见他的影子，我等不及了，索性拿起铁钎往地里去。哟，一出门却见他气冲冲地回来了，我一盘问，才知道原来他爹是为村里的几家地痞户不愿入高级社在生气，他说：“她们暗地里尽耍的是鬼把戏，偷偷摸摸地卖了牲口。”我一听就起了火，忙问道：“是誰叫财迷了心窍，做下这缺德的事！”他爹重重地说：“还有誰，张引群。”

一听說张引群我就更有火了。

你想，咱自小受过辛酸的人，那怕是吃一碗饭，穿一件衣呢，都死死地记着党给的恩情，最听不得这翻身忘本、和党离心离德，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三心二意的人。急得我说：“张引群呀！张引群，我恨你这翻身忘本，好了伤疤忘了疼

的人，我給你講講道理去。”我馬上要去找張引群講理，他爹攔住我說：“先別忙，張引群的事有我們黨支部的同志負責幫助，一定得想办法叫他回心轉意，決不能眼睹着過去的穷朋友走上了歪路。”他爹放下碗筷，急着又去找張引群了，走到門口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對我說：“你也趕快組織你們的積極分子給婦女們好好宣傳宣傳去，聽說王奶奶老兩口被張引群卖牲口的事鬧得滿腦子思想顧慮，一定得給老人家好好解釋解釋。”

“對，我这就去。”我三步并兩步地跑到東巷子里叫上春英和張嫂，又跑到西邊叫着巧姑和秀英，一共七八個婦女，我們大家湊在一起开了个小會，便分頭到各戶去做宣傳了。我頭一個就到了王奶奶家。

王奶奶老兩口住着兩間磚瓦房，有一个很齊整的院子，這是土改時分下的；還有三亩好地和一头大黑驴，也是分到的勝利果實。雖然老兩口一輩子無兒又無女，可從土改以後，小日子過得還不壞；只是上了年紀的人，干活不靈動了。沒個幫手，別說是種地了，就是她家這頭大黑驴，幾年來要不是眾社員對他們的幫助，也難養活。當然這一轉高級社就再好不過了，我興致勃勃地想把老兩口成了五保戶的喜事首先告訴他們。一進她家，正好東坡的，南面的，總有二三十個婦女，正在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的地吵呢！一見我就關心地問：“娥子，轉高級社你家報了名沒？”有的說：“那還用問，娥子家一定是頭一個報名啦！”我瞧着大伙兒都歡欢喜喜談論入高級社的事，心里就樂了。大伙兒又問我高級社和初級社有什么不同？我一口气把孩子爹平日告

訴我的那些道理比比划划地給大伙說了一通。我剛說完取消土地分紅的事，三奶奶就忙問我：“娥子，你說轉了高級社，象你三奶奶這沒兒沒女的老兩口，取消了土地分紅該怎麼活呀！”我忙說：“三奶奶三爷爷，我正是給你們報喜來了呢，一轉社你老兩口就更美了，成了五保戶了，還有甚担忧的。”

提到“五保戶”當時還是个新名詞，老兩口當然弄不清，我又詳詳細細地把高級社照顧失去勞動力的人，采用保吃、保穿、保住、保用、保葬的五保條件，細細地說了一遍。一說這些他們可真高了興。平時不怎麼多說道的三爷爷這下也張了嘴：“娥子，可真有這規定？”我說三爺呀，放心吧！共产党什麼時候說的不是真話？這不明擺着么，從互助組到初級社，日子越來越富裕你也知道，現在轉了高級社，是又上了一層樓梯，步步高升啦！土地連片好生產，打下的糧食多了，當然就該更好地照顧你們老人家了。老兩口張開沒牙的嘴，笑得眼睛都挤在一起了。三爷爷直點頭，並且說：“毛主席呀！你真是能，出的主意全為的是咱老百姓。”

我們婦女們一坐在一块，話就斷不了頭。後來大家七嘴八舌地又談起土地私有制的不合理。是啊！咱貧雇農離家沒有受過那沒土地的苦！誰家沒吃盡了那私有制的亏。一想起那過去的事，不由得就叫人傷心落淚：

還記得那一年哩！他爺爺爬山走了段近路，就惹下了大禍，狗地主新保破口大罵他爺爺瞎了眼，說山上那有你們窮人的路，非逼着我家出买路的錢不行。咱家沒办法出不起錢，只有讓孩子爹拼命地給人家受苦來頂替。窮哥們一條

心，那时候的张引群还經常抽空来帮个忙。一年二年沒明沒黑地給人家受啊！要不是党領導咱翻了身，解放了，那真是受到駢年馬月也沒个头啊！

土改穷人翻了身，咱们都分下了地，才算把日子过好了。可是不从根本上消灭土地私有制还不行，象人多劳力强的户常是因为土地少，勤勤恳恳劳动一年将够个吃穿，沒有心劲劳动；而土地多的富裕户光凭土地分红的收入都花不完，劳动积极性也就沒有了。現在一轉高級社，土地牲畜是咱们大家的了，实行按劳分配，只要好好劳动就是永远打不破的铁饭碗。誰还能不贊成呢？再說，初級社的土地合攏当然好，可是合攏還沒有連成片还是個大問題。平常咱们都想着扩大耕地增加产量，可是咋能够行得通呢？左一道埂，右一道岸，脚还没有抬就叫那地界石给绊住了，想出把力气都不行。气得我孩他爹成天对银富老汉說：“什么你的地界我的地界，干脆咱打乱耕吧，既省工省时间，又能多种庄稼不好嗎？”银富老汉自然同意，他說：“真的，老弟呀！这界石算是憋死人啦！要是把它全推倒了，寬寬敞敞地，叫人們心里多舒展。”一轉社，土地連片，咱这心愿就真實現了，該有多么好！……。

我們大伙思前想后地吵了半天，心里都豁亮了。有的人不住地点头：“对呀！高級社就是好。”有的人站起身来就要报名去，还有的人亮着大嗓門說：“张引群卖牲口分明是思想不对，咱们應該和他講講理，……”三奶奶老两口激动地抓住我的手說：“大家說得都对，娥子，你快引我們报名去吧！把土地證也带上。”

俗話說得好，燈不明只用一拔，話說到就能起作用，經過我們這一番宣傳，大家對轉社的事了解得更清楚更細致了，都爭先恐後地做準備工作：南圪梁上的老李家，只兩天時間就整墊了一亩七分地，和我家打對門的秀英娘，起早摸黑地七天就積了五十擔肥，大家你追我趕，都想着為高級社的成立做些好事情。我們婦女宣傳組的干勁更大，成天不是抱着孩子坐在每家炕頭宣傳，便是在地里說道，黨支部表揚我們，說我們工作做得又深入又實在。

不到半個月，我們村前村后的轉社大事，就鬧得熱火朝天了。尤其是由於宣傳工作搞得好，一部分人的思想顧慮很快就丟得一干二淨了，就是連那几家有嚴重富裕中農思想的地痞戶，也有了很大的轉變。當然順達、紀蘭和孩子他爹帶領張引群轉變的事就更熱鬧了，這里我就不再重複了。

轉社的一切大小事情都準備得差不多了，用大家的話說那是“萬事齊備，只欠東風”了。大伙一心一意等待着開慶祝大會的一天。王奶奶老兩口見了我就問：“喜日子在那天？”我說不遠了，就在十二月二十四日。

真的，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是我們高級社成立的喜日子，這一天我們山莊上的人起得特別早，頂着滿天星星就在收拾打扮了。我們山莊上的人，平常出門講的是梳頭洗臉穿穿戴戴，可是這天不光是打扮自己，還要打扮自家牲口農具。等收拾妥當，太陽也露頭了，我特意替三奶奶牽上那頭大黑驴，孩們敲鑼打鼓，放着鞭炮，我們男人女人，三人一伙，兩個一對，說着笑着，他爹還是領頭的，一溜煙似的往會場走去。

猢 猩 現 形 記

馬 喜 富 口述
唐維良 王 珂 整理

在地主富农当权的年代，咱們楊威村穷人常說这样一句话：“宁叫孩們餓得哭，千万不能押了地主宋福长的谷。”若是押了地主宋福长的谷么，这一輩子也別想还清了，到如今我还記得那件伤心的事：

民国九年，正是个大旱年，庄稼地里只收下几颗山药蛋，又都被地主獸上走了。宋长兴一家几口子餓得直不起腰来，三岁的孩子又鬧病，长兴明知宋福长的糧食借不得，可是眼看一家人餓得只丢下半口气，狠了狠心，押了宋福长八斗谷子。这一来，长兴家算是倒了灶砸了鍋碗，宋福长今天派人来要，明天亲自来催，本加利，利又变本，一年一个驟打滾，不到几年就变成了三十石谷子。长兴哪还得起呢？大年腊月三十日，宋福长带着狗腿撞上了門，把长兴用繩子拴在茅梁石上，逼得宋长兴卖了两个亲生孩，还没了清这笔債，只好深更半夜逃出了楊威村。不知是在山里喂了狼，还是逃到了別处，此后就沒个音訊。咱楊威村的穷人提起这事，誰也要伤心落泪。

宋福长的威风，到土地改革那年就抖落了个一干二淨。我記得在訴苦会上，穷人們把一肚肚的苦水都吐了出来，斗

爭的口号震得地动山也搖，宋福長好比那九尾狐，他一看這大好江山坐不成了，便趕緊收起了那威風，走起路來也耷拉下腦袋，說句話也是低声下氣的，吩咐他干甚就干甚，不敢說半個不字。不管甚營生，都拣重的脏的干，當着群眾的面，干得更卖劲。咱們受苦人都是實心眼，有的瞧着宋福長不吭氣，只願死受活受，真以為他良心長正了，向着咱穷人了。哼，誰知他一肚子全是歪主意。古人說：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自古來，地主和農民就是死對頭，宋福長自換斗爭以後，恨透了翻身農民，表面上裝得規規矩矩，骨子裏還在使刀槍。

在高級合作化的時候，村里人都忙着轉高級社的事情。咱村有几家圪瘩戶想不通，不舍得把土地牲口入社，宋福長知道了這事，就謝天謝地，灶台上點了一炷香，又叩頭又作揖，想咒得咱們高級社垮台，一心要搗了咱們的鍋。可是他表面上還裝着笑臉哩，見了干部老遠就笑咪虎虎地說：

“日子越过越好啦，高級社按勞分配，這日子盼來了，我要報名入社！”

你以為他真想入社？才不哩。別瞧他露出一口黃牙笑咪咪的，那是張假面皮，青面獠牙真面貌罩在里邊了。

沒過兩天的一個晚上，已經是深更半夜了，群眾都睡了覺，宋福長踏拉着一双破鞋滿村胡窜，他象是夜貓子，沿着牆角角走，瞧見富裕中农宋东狗的屋里还亮着灯就停了脚，原来东狗和媳妇在議論入高級社的事情。宋福長把耳朵貼住門板，聽得出是东狗不舍得二亩好地入了社，宋福長听了滿高兴，正听得起勁，不料东狗媳妇开了大門，只听得“嗤、

“碎”两声，把宋福长跌了个狗吃屎！东狗媳妇吓得乱叫。宋福长顾不得喊声疼，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用手按住嘴唇：

“嘘，轻声点，别吵醒了干部！”东狗见他鬼头鬼脑，就有几分火了：

“你这深更半夜，到咱家门口做甚来了？”

宋福长擦了把鼻涕往破鞋上一擦，又摸了摸碰肿的下巴骨，嘿嘿了两声才说：“东狗老弟，转什么高粱社，哎，我看是胡日鬼！瞧你家的日子刚过得热火，就要拿你的地，牵你的牛，你一家大小还活命不？我是早戴上地主帽子哩，家里囊囊缸空啦。哪如今轮到你头上了，我听说没收了土地和牲口，就要翻箱倒柜，什么吃的、穿的、用的统统归公……。”

宋东狗不太相信这话，他想：干部们说过，生产资料才入社呢！东狗媳妇听了这话就没了主意，一个劲拉她男人的袄角角，意思是叫男人赶紧想办法，她男人还是半信半疑。宋福长那两眼就象一对算盘珠子，早算到东狗的心里了，他往东狗身边走近两步，压低了嗓门说：

“我是特地给你送信来的，你福长哥不为你为谁哩？我今后晌从社办公室门口过，听见干部们正研究哇，话就是这么說的，东西反正是都要归公，我给你送个信，是叫你早做打算呵。”

东狗信了一半了：“你当真是听见来，靠得住么？”

宋福长两道眉挤做一团：“靠得住，靠得住，你福长哥是识文断字的人，还能说假话？说了假话，来世变猪羊！”

宋东狗两口子完全信了他这番鬼话，俩人商量来商量去

也沒商量出个好办法，成天出来进去都是唉声叹气。党支部和社委会做了許多工作，一直到高級社办起来許久以后，才把东狗一家的脑筋給扭了过来，这是后話。

再說宋福长走东家窜西家的干了些坏事后，瞧見这些人家和社里鬧別扭，心里可高兴啦！你猜宋福长怎么着：他还对党员干部說：

“轉高級社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大喜事呵！有人还死着股牛劲不想入，真是死脑筋！”

我瞧那份得意劲，就起了疑心，我对他說：“宋福长，別人的事還不用你管，多想想自己改造的事吧！”宋福长听這話里有骨头，連忙点头哈腰說：“是，是，支書說得对。”背地里恨得連牙巴骨也能咬断哩，就思謀找个机会点把大火，毀了咱們社。

这个机会算是盼到了，一九五七年，咱們党領導全民整风。大鳴大放开始了，宋福长听说欢迎給党提意見，以为放火时机已到，还梦想变一重天呢。人們常說蝎子最毒，我說宋福长比蝎子还毒十分。他这会借着党整风的机会出头露面了，干脆摘掉了那皮笑肉不笑的假面具，再也不弯腰低着头走路了，而是挺起胸、昂起头，走起路来格敦敦的。在鳴放会上，他總想富裕中农宋东狗給党员提意見，末了还嫌意見不够分量，把东狗一把拉下来，自己說話了，他亮起嗓門吼道：“我帮助党整风啦，为什么把土地分給咱农民种了几年就收到合作社去呀？咱农民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为甚叫統購走？这明明是叫咱农民落个先喜后忧一場空呵！”

听了这派胡言亂語，我一股火冒得三丈高，他这个地主分

子怎会誠心帮助党整风呢？他还口口声声“咱农民”咋样咋样，他是一只手掩住耳朵，一只手偷铃当的贼呀，哄过了自己还哄过旁人么？果然沒出我的意料，社員們听了他的話就嘰嘰喳喳起哄了，都怪怨宋福长不該說这种顛倒是非的話，只有富农張富巧和喝了宋福长迷魂湯的宋东狗不吭不响，以为宋福长胡說八道还有点道理，你看气人不气人？不过，这事情是明摆摆地擱在哪儿，群众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农民自打走了合作化道路，哪家的日子不是一天赶一天兴旺？統購統銷实行后，农村社会主义經濟不是一天天繁荣嗎？这些事實糖子也能摸得着的呵。咱们这好光景只有地主、反革命才瞧着不順眼，我們的生活一天赶一天好，敌人气得沒法儿，是“狗急跳墙”么！宋福长这只癞皮狗，装了几年老实，这会憋不住哪，也想格蹦几下哩！他刚一格蹦咱们就卡住他脖子啦！

道理很明显，咱们的农民可不是过去伺候地主老財的农民了，咱们是高級农业社的社員。誰是同志，誰是敌人，心里全都清清楚楚的。

說到宋福长自在鳴放会上点了一把火以后，瞧着党员干部們沒有吭声，就更得意忘形了，以为他們地主分子还能上台唱两出戏呢！

这出戏真个唱了。沒几天，我們社里就开了辯論会，社員們一个个都搶着发言：有的人批判宋福长的錯誤言論，有的揭发宋福长破坏和犯罪行为，如在修水庫筑土坝时，宋福长偷偷地往土里填过石头，想讓水庫漏水，他把牲口圈的樣子偷偷拆下来，想叫房頂塌下，压死牲口……。

听了这些揭发，群众心里的怒火再也憋不住了，都要求把宋福长揪了出来，叫他在群众面前坦白他的犯罪事实。在群众的压力下，他吞吞吐吐地坦白了些。富裕中农宋东狗这回也觉悟了，不等宋福长坦白，他就把宋福长那天深更半夜到他家点火搆风，害得他好些时候与社里两条心的事情也兜了出来。大伙你一言，我一语，把宋福长历来破坏互助合作的事实都摆了出来，原来咱村好些圪瘩户一直在受他的害，被他拉住了腿，因而在每一个运动中都那么扭扭捏捏跑不动。

这一来可就好了，通过这次辯論，地主宋福长的假面具摘掉了，現出了猢猻原形，送交了法院。咱們社員在这次敵我斗争中擦亮了眼睛，認清了大是大非，把咱社的各項工作都使劲往前推了一把。

人民公社應運而生

唐維義

早在合作社的那几年，西沟的广大社員就想大兴山水之利。他們利用每年冬春农閑時間，在河滩上筑坝、坦土垫地，为的是拦住每年夏季的山洪，更好地利用起河滩的土地。可是，在这远近五十里的山沟里，上游不治理，下游的滩地修垫得再好也枉然。用当地流传的那句話說：“老龍王不認帳，糟害人那管你南北西東。”每年一到七八月間，准要狠狠地下几場暴雨，山洪就象发了狂的野兽，橫冲直闖而来，冲了下游必然要連累上游，冲了上游还能免了下游？因此，人們在滩地上所下的辛苦都白費了。这自然灾害不彻底根除，生产上当然要受很大的损失，提起这，人們就会想起大閘三岔口的故事来。

三岔口是公社的楊威、底河、涂上三个村，三条干河滩碰头的地方。也是原来三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伙有的地盤。涂上合作社一心想在三岔口修墊几十亩河湾地，社員們說，有了河湾地，就成了粮園子，耕作方便又省劲，一亩地至少能頂住三亩上架地。可是底河合作社，因为村后山坡陡，水草阴不适宜放牧，就一心要把三岔口地区规划变成牧坡。楊威合作社呢，虽然也有心在三岔口上修地、放牧，只因离村較远探不着，就决定在这里植树造林。三个合作社按照各

自的打算，互不协商，各干各的事。没想到闹腾了两三年，都落了一场空。楊威造的林刚长成小树就叫底河的羊子啃了，濠上修的滩地叫底河下来的洪水一脚蹬了，可是底河却說楊威植树硬占了他的牧坡。就这样引起了一场纠纷：底河的社員要刨楊威的树，楊威的社員要赶底河的羊，两家的社員不服气，还闹到乡政府去說理。濠上的社員在一旁撩野腔說：“你們两社互相埋怨，那我們的滩地叫洪水冲了該怨誰？”其实那时候人們早已意識到，誰也不怨，都怨三个社各自各的不挂鉤。說来还是因为高級社力量小，沒个全面规划。以后，社員們三三两两，有空儿就圪嚷。有一次楊威社員馬生連等几个人亲自找到支書門上說：

“聚法，你還沒有看透嗎？現在社員們已嚷成一圪瘩啦！都說只有跟底河濠上两个村合起来治理三岔口，才能彻底解决咱们的造林规划問題。我看大家這意見很对，你們当干部的也該很快地商量一下，不要埋沒了群众合理化建議。”

支書郭聚法听了这话，眼睛猛的一下亮了。他自問道：

“对呀！这倒是个好办法，我咋沒有这么想！不，明日就和那两个社長商量，如果大家都同意就干起来！”

晚上，广播刚停，電話鈴就响了。郭聚法拿起耳机一听，正是濠上的社主任馬提成，高兴地就想和他商量，沒想到不等他說話，提成就說开了：

“老兄啊，和你們商量个大事，咱們和底河社合伙治理三岔口，你們同意么？”

“好哇，我們也正想跟你們商量，社員們早就有这样的要求啦！”聚法回答。

接着，他俩又给底河支书郭景昌打了电话，并约定三个人第二天上午到三岔口作具体的研究和规划。第二天早晨，太阳刚露头，他们便来到了三岔口。详细地交谈了群众要求治理三岔口的意见，大家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先治水，要不然规划做得再好，征服不了山洪还是行不通。所以根据治水的前提，又做了规划，决定东南坡为造林区，西北坡为牧区，平滩上为耕作区。计划刚做好，男女社员便纷纷报名要求参加治理三岔口的任务了。三个社一共批准一百六十多个青壮劳力，很快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当时正处在寒冷的冬天，但是为了实现这多年的愿望，那管它地冻天寒，大家头一炮便打开了石门水库。因为这里是三岔口的死对头，如果把住在这儿的老龙王擒不住，治水就没有个头绪。所以一开始，社员们干劲就特别大，再也不闹你们我们的纠纷了。底河社担土缺筐筐，杨威、淙上社抢着来支援，淙上社皇谷坊壮劳力不太足，杨威、底河社抽了最强的劳力去支援，大家在一起干活相处得很亲热，后来他们顺利打乱了社的分工界线，按小组干活。这样工程的进度简直是飞速的，把一些平素爱认死理的老汉们，说服改变了看法，他们说：“这可不同过去了，三个社合伙人心齐，天大的困难也不在话下。”原计划几个月才能修成的水库，只经过两个月的战斗就提前完了工。

石门水库的竣工，不仅给以后的工作打开了门路：春天一开始，他们便按照规划，大批的植树造林，修牧坡，还垫了一百二十多亩好滩地。六月中旬下了场暴雨，整个的山沟、河滩的工程连眉眼都未皱。社员们高兴地说，这叫铁打的江

山沒個坏！并且三岔口的完工的确是打破了社界和村界，三个社很自然地組成了一个联社。这事引起了龙镇、西沟許多合作社的注意，他們根据生产上的迫切需要，联合起来，搞了一些大型的工程。象龙镇联络了九个社的妇女修建了“五八渠”，西沟也联络了附近的几个社修墊了不少河滩地。总之，这些明摆着的事实告诉了大家，小社不能办的事只要几个社联合起来就必定能办到、办好。无形中社員們就酝酿起办联社的事来了。一提起楊城与淳上、底河的联社，大家就贊称不絕：“看人家多自在，說干甚就能干甚，造林有山，牧畜有坡，修地有灘，养魚有水庫，說做活，人多力量大……再过个十年八年真了不起。什么时候咱們也跟人家联合起来就美了。”社員們三个一伙，五个一堆，整天为这个“合”字争论着。有一天，西沟的社員們开制定生产計劃大会，社主任李順达总结了一九五八年跃进的成绩，又提出农业增产的指标时，社員們再也坐不住了，大家一致提出办联社的事。生产队长王周則第一个站起来就說：“主任，将大家的意見向领导上反映反映吧！社小办法少，不如把社扩大办法多。要想提高产量指标可不难，就看联社办成办不成！如果就靠小手小脚地闹，生产就要受限制了。”

“对！”生产副队长張芝怀也跟着說：“我同意周則的意見，現在小社的困难很多，象新城、佛堂岭山高气候冷，明知道种了谷子玉茭熟不透，产量低，可是不种这又不行。山药蛋在这儿的产量倒是高，但不能种的太多了。可咱西沟一带恰恰相反，因为气候干旱、土質粘結，偏僻又不适宜种山药蛋。所以要是把咱这五十里长的深沟，所有的合作社都联

合起来办个联社該有多好，做上一个全面的规划，叫气候暖的地方全部种粮食，叫气候冷的地方多种山药蛋和药材，发展林牧业。这是因地制宜的好办法，如果农林牧副能全面的发展，想不多打粮也不行；想不增加收入也不由你。”

經過社員們的再三要求，順達和其它社干馬上詳細做了研究，把群众的願望写了信去和其它社联系。信上一开头就談到了办大社的好处，他們打比方說：“咱們这一道沟的三个乡就象一个囫囵身子，西沟乡是下半身，楊威、龍鎮两个乡是上半身，发展生产少了哪个也不行，三个乡联成一个社，改造山河有条件……，你們有啥意見？”

其实楊威和龍鎮乡也早在酝酿这个大事情，現在又接到西沟的來信，大家真高兴极了。社員們一圪勁地催他們的支书去和西沟商定成立联社的日期，不久，三个乡便联合召开了社員代表大会，做了全面的规划，还成立了一个建設籌委会。虽然联社还是以高級社核算为分配原則，但是实行了統一规划，統一建設，就大大显示了它的优越性。这时上至白家庄、底河，下至西沟，五十里长的山沟，在一溜边的山坡上，挖了数不清的魚鱗坑，在支沟、干沟里砸起象梯田似的谷坊，在东影、申家坪、西沟等地修了許多大小水庫，不到几个月的时间，这一带已呈現出一片新的景象。社員們称赞地說：“好呀！这是千朝万代沒有过的事，要不是大家联合起来搞，作梦也想不到变化会这样大！”

合作社的发展和人走路一样，一步一步往前，不到目的地絕不会停步。現在办起了联社，的确是达到了群众的心願。还记得，那是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的下午。西沟的社

員們正在開會討論三種工作，郵遞員送來了報紙。張書記展开一看，山西日報的頭版用鴉蛋大的紅字，整載了山西省第一個人民公社（中蘇友好公社）誕生的消息。在另一張報紙上整載着河南遂平縣五星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頓時轟動了會場。張書記沒來得及念下去，干部、社員已緊緊地將張書記圍了起來。爭先恐後地問：

“什麼是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和咱聯社有啥不同？”

“靜一靜，聽我念下去。”張書記按住群眾的吵聲，用響亮的嗓門念了下去……。

大家越聽心里越亮堂。認定雖然過去沒有听说过人民公社的名稱，實際上大家已經辦了人民公社的事情。於是，大伙要求張書記代表大家向縣委申請，馬上挂起人民公社的牌子。

县委接到他們的申請書已是十八日的晚上十點鐘了，正好書記們正在討論這個問題。根據群眾的申請，县委又從各方面審查，認為西沟等三個鄉成立人民公社的條件已經具備，就批准他們成立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九日這一天，天氣特別晴朗，照在西沟的太陽比往日更灿烂。一大早，喜鵲就在樹枝上喳喳喳叫個不休。大家說：“喜鵲早晨叫，喜事已來到。”今天政社合一，農林牧副全面發展的新組織——金星人民公社在西沟正式成立了。大家歡天喜地的邁進了社會主義的新里程。

有些人說人民公社的成立是上級決定的，上述那些活生生的事實告訴他們，人民公社的誕生不正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然產物嗎？俗話說水流千遭歸大海。的確是這樣啊！

從受災到豐收

肖河

自打人民公社成立起，万户一家，社員們都擰成了一股勁。真个是人多力量大，無論什么天灾人禍，就別想再斗過咱們啦！

說實在的，咱這山沟沟就沒那年不遭灾，山洪啦、冰雹啦、虫害啦、干旱啦，就沒斷過頭；有時候是几种灾害一齊來，把这点庄稼糟踐得不象個樣子。只說咱公社成立后的头一年，社員們結結實實地使了一把勁，小麦、谷子、玉茭比哪年种得还多；苗旺秆粗，厚格敦敦的，老远望去，一圪梯連住一圪梯，哟！就象一块块綠毛毡連在一塊，实在爱人！

看老天爷的心眼有多坏！正当玉茭、谷子秀穗的時候，來了一場卡脖子大旱：打六月以后，沒下過一滴雨，那綠油油的玉茭叶子都黃得圪卷起來，谷子起了紅圪毛，眼瞧着这么好的庄稼被活活旱死，誰能不心疼！

这时候，社主任李順達同志正在省里开会。他接到公社寄來的信，知道今年的旱情很重，心里真象火燎似的难受，兩道濃眉圪挤在一块，背着两手在屋子里走來走去，心里一个劲地捉摸：这是公社化后的头一年，庄稼受了損失，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經濟上的問題，是一个帶有政治性的問題呵！咱是公社的領導人之一，咱要对党、对公社的一万

多社員負責！想到这里，他再也靜不下来了，就給副主任申紀蘭同志寫了一封信，信上說：“要發動全公社一切力量抗旱，要想盡一切辦法保苗！救活一亩算一亩，救活一棵算一棵！”

壞事情偏偏湊到了一起，正在這火燎眉毛，人心緊張的時刻，西沟管理區又出現了蟲災，是一種名叫二十八星花大姐的蟲子，成群結隊地來啃吃山藥蛋苗苗。誰都知道，凡是被花大姐啃吃過的山藥蛋苗苗，就結不下山藥蛋了。紀蘭的眉头鎖成了一塊瘩：要抗旱，要治蟲灾，這兩件都是壓倒一切的緊要工作，哪一件也不行！她接到順達從太原郵來的信後，就和西沟支部書記馬何則研究，把全村勞力分成兩部分：男勞力和強勞力全部出動抗旱，弱勞力和上了年紀的婦女全部出動治蟲害。

人們都說申紀蘭干起活來風快，又利落，實實象個男子漢，這話沒錯。你瞧，她擔起擔子一溜烟，那個婦女也擋不上她。

在治蟲抗旱、刻不容緩的日子里，紀蘭忙得連軸轉，白天，她帶領男人們担水澆苗，黑夜，她提着馬燈帶領婦女治花大姐。趕了太陽趕月亮，一連战斗了幾個昼夜，終於把花大姐扑滅了。

四十天已經過去，還沒有下一滴雨，在這火燒火燎的時刻，社主任李順達回來了。他一下車，什麼也不顧，連口水也沒喝，就一直朝地里跑去。看到那些倒了的苗苗，心里那股難受勁就沒法說。社員們見了順達，不象往日那样有說有笑，大伙的心里都象梗了块什么东西似的，圍了上去，相

跟着他走，向他詳細汇报灾情的严重情况。順达是輕易不大激动的人，他沉住气听大家談話，心里默默思謀抗灾的事。

一群人隨着順达上了坡，在地里找到了申紀兰和党支部書馬何則。紀兰說：

“順达哥，庄稼作践成这样子了，真沒見過呵！”

順达点了点头。

紀兰知道順达心里难受，可是她也难受呵。这些日子來，她熬星星，熬月亮，就為了給大伙多爭得一些糧食，現在她对着自己最信賴的人，才說出她多少天来最担心的心事：

“順达哥，咱們西沟自打組織起來到現在，還沒有出过減產的事儿，今年仍然不能……”

“当然不能。”順达斬釘截鐵地接过了她的話头，“事在人为，人定勝天。”

于是，几个社員干部圪蹴在地头开起会来。大家把各生产队的受灾情況估了估，都認為今年产量会減收一半，或許还要多一些。心直口快的紀兰发言了，她說：“能不能多想些办法，叫咱們不減產？”

順达等着大家的反应，几个社干都沒有吭气，看样子是信心不足。順达想：抗旱的任务好比上陣打敌人一样紧急，容不得再躊躇什么。他是个靠苦干起家的庄稼人，現在想到的唯一办法还是：“干！”

順达說：“咱們不用說甚么大道理了，大家心里都清清楚楚，灾情的确比咱們眼見的那一年都重，可是咱們是坐在地头等減产，等着喝玉茭糊糊，还是再想想办法？”

一位青年队长霍地站起来喊道：“順達哥，咱們太行山的人跟旱魔打仗，也不是一回两回的了，今年就說是場大仗，可咱們成立了人民公社，兵強馬壯，人多心齐，定能勝过它。”

紀兰說：“談得好，我就愛听这号話。”

这一来，群众的情緒在急剧变化，有个叫張朴根的老漢汉，一把拉住順達的手說：

“好主任，听咱說几句心里話：光緒三年的大旱，村里餓死了多半人，今年的灾情实比光緒三年那次还重。我老汉相信毛主席的好領導，能抗拒这場灾，我來獻一条計：咱們一边担水浇苗，另一边打洞灌圈肥，再浇水，又耐旱，又頂事！”

那位青年队长也嚷道：“我獻一条計，咱們人多力量大，不如把单人匹馬的担水浇苗改成运水传递法，能提高效率。”

“我也獻一条計，向地質队借帆布水管去，能节省勞力！”不知誰在人堆里喊。

群众的情緒沸騰起来了。不用再作动员工作，旱象最重的西沟村馬上成立了抗旱指揮部，生产队成立了抗旱小組，农具厂、木业厂加紧制造水桶，供銷社停止营业，学校停止上课，公社全部人馬开往抗旱保苗的最前线。

千軍万馬都上陣了，男人們、女人們在两位主任的率领下，在干河滩，在山上摆下了声势浩大的陣勢，远远望去，就象古代傳說的群龙，从水源一竄竄到山頂地头。那就是青年队、壯年队、妇女队、工人队、学生队，还有四面八方

来支援的干部队。有的担着水桶，有的提着水罐，有的抬、有的端；家家户户的盛水器具全搬来了，连六、七岁的娃娃也提着水壶、水罐，参加了抗旱行列。

一盆盆碧绿的清水浇到旱苗上，一行行、一滴滴的汗珠滚到旱苗上，人们好象听见了苗儿吮吸水分的声音，好象看见枯黄的玉米叶子又转了绿色，人们愈来愈干得欢了，劲头也愈来愈大了，巴望着把地下水一古脑儿全倾倒在地头。

问题又偏偏出在背骨眼上，水库的水快用完了，这消息把人们愁坏了，大家小心翼翼地传递着盛水器具，不让一点一滴给白白洒到了路上。水，在西沟这一带的确比金子还贵重，特别是在这苗干地裂的时刻。

李顺达象战场上的指挥员那样沉着又果敢。他和旱涝、和荒山秃岭交战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了，任何困难，任何艰苦都拦不住他；他就象一名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有满腹的经验，象指挥过许多次战斗的将领一样，他懂得斗争的艺术。这时，他站在人群中对着喇叭筒喊道：

“不要慌，同志们！我们一定能找到水！”

他放下喇叭筒，和申纪兰等几个社员干部商量：“咱们的找水队组织好了没有？”

“已经出发了。”纪兰回答。

“很好。咱们继续干。”顺达说着，脱下他那件被泥水沾满的小袄，咕咚一声跳进了水里。水库已经露底了，只剩下一小滩、一小滩的泥水。他用瓢把泥水舀到一块，让大家再舀到桶里。现在，连最后的一瓢泥水也舀干了。就在这紧急

的时刻，找水队送来了好消息：在沙地村、刘家庄等地，找到了三眼泉水。于是水龙掉过头来，运水队在新线上奔跑着。

一连七十二天没下一滴雨，运水浇苗干了两个月，庄稼算是缓过了气，又换了绿颜色。

这一场卡脖子大旱，庄稼多少是受了些损失。要紧的不是在算那笔损失的账，而是找回来，补起来，受灾不减产，歉收变丰收。因为人民公社有条件、有力量斗过任何巨大的自然灾害。

在这次公社扩干会議上，李顺达說：“同志們，我們把今年这个灾年变成丰收年，大家有信心沒有？”

有几个同志在議論：“只要現在能下場雨，咱們补种它大批晚秋作物，还可能望丰收。”

順达說：“在农业上补回来是重要的，但这只是一方面！咱們看，”順达指着“公社出产示意图”說，“咱們山里有多少宝贝：铁矿、石膏矿、药材，这些东西要开采出来，是一笔了不起的收入。在农业社那时期，咱們是心有余力不足么！現在，咱們公社是人多力量大，只要咱們抓起这批副业，不但能把农业上的损失补起来，还能給社办工业打好基础。”

参加开会的同志把眼睁大了，心也亮了。“是呵，农业上的损失，从副业上补起来，咱們主任的主意真好！”沒等順达的話說完，同志們就嚷开了，有的提議馬上干起来，讓公社铁厂去领导采铁矿和石膏矿，供銷社的同志負責收購药材。有的提出搞运输、发展养鸡和养猪等等。順达見大家的

情緒越來越高，就說：“要彻底改變山區貧困落后面貌，就只有按黨的指示來發展公社經濟。這次卡脖子旱是個壞事，毛主席說過，壞事也能變成好事。因為旱災教育了我們，使我們亲眼看到了人民公社的優越性。”

听了順達的這番話，同志們個個精神抖擻，就象往日民兵出發打日本鬼子時那股勁，真是士氣飽滿，銳不可當。紀蘭同志最會做鼓動工作，她問大家：

“同志們，有信心沒有？”

“有！”是一陣雷鳴似的回答。

“好！咱們的口號是找回來、補回來，歉收不減產，受災變丰收！”

“對，歉收不減產，受災變丰收！”又是一陣雷鳴似的回答。

正在這時，一聲響雷從山頂上劈了下來，轟隆隆的聲音由這道山溝鑽進那道山溝。大家擠到門口，一陣風刮過去，嘩嘩的雨點下來了，經過七十二天卡脖子大旱以後的第一場雨來到了。順達邊开玩笑地說：“因為咱們干勁大，老天爺也不得不向咱們低頭了！”

一場雨過後，千軍萬馬又出動了。順達領着採礦、刨石膏的隊伍上了山，紀蘭帶領着婦女大軍在補種晚秋作物和蔬菜。沒有一個人擔心減產，也沒有一個人擔心歉收，入人心裡都充滿信心、充滿希望。

山頂山溝都唱起了丰收新歌……

山溝里機器隆隆響

許文群 口述

長青 整理

別看咱們這個農具修造廠不大，才十個小車間，可是在這偏僻的山區里，却是頭一份。全公社九十多個生產大隊那一个不和我們成天打交道呢？今天西沟派人來向我們要小平車，明天楊威的社員拿着圖樣讓我們做榨油机，人來客往的就沒斷過頭。我們成天也是沒明沒黑的趕任務，放下這件又拿起那件，真是够忙的。可是再忙點，心里也乐意。因為大家都知道，要大辦農業么，還能離得了工業支援？

公社辦工業是件新鮮事儿，咱山區里的好些人，從來也沒聽見過機器是個什么响聲。那年聽說城關來了幾架鍋驍機，我們幾個年輕人跑了三十里路去看，做夢也想不到，現在我却當起機器廠的廠長來了。

這還是公社化的那年，我打縣里開會剛回到生產大隊，公社的栗書記就把我叫去了。他見到我以後，頭一句話就是：

“老許，咱們公社里要搞工業啦！黨委會研究，決定要你去辦工廠。”

“什麼，叫我去辦工廠？”我睜大眼睛還以為自己聽錯了話。可是栗書記又重複地說：“是啊！讓你當廠長去。”

“哎呀！当厂长，这哪是咱庄稼人干的事？”我听到这件事，心慌得咚咚咚直跳。有心想对栗书记說自己的困难，可是这是党委給自己的任务，一个共产党员咋能怕困难，說个不去呢？

栗书记見我有点为难，就說：“你也知道咱这山沟里从来没有弄过工业，既沒有一点家底，更沒有半点經驗；全靠白手起家。現在只有三間房子，七八个工人，你先去鬧騰起來再說。有困难咱们再研究。”

我鼓起勇气往栗书记說的那三間房子走去，心里那股滋味呀，就象当新兵第一次上陣一样，又兴奋，又紧张。

一进房間，只見东一块砖头，西一把柴草，炕上堆了几个鋪盖卷，乱得真不象个样子。栗书记說的那些新来的工人，沒想到就是张买兴、王书德、赵元斗等七八个人，全是咱們公社的社員。他們正守着那架柴油机吵吵呢。

他們看見了我就說：“咱們的厂长来了，快欢迎。”几个调皮的家伙还鼓掌呢，鬧得我的脸直发烧。

原来大伙正在听张买兴講开动机器的方法呢！我知道张买兴以前在故县鐵厂当过几天徒工，我就对他說：“买兴，你快說下去吧！讓咱也听听。”

“哎呀！我哪能知道多少，也是听人家說的一点。”买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大家又要他做个試驗看看，他就用脚踏了一下机器，突、突、突地响了。我好奇地摸着机器說：“这个怪东西呀！可真机灵。”这句话把大伙都逗笑了。

我們的第一件工作是收拾房子，什么砖头瓦块的都搬了出去，紧接着就开会討論建厂的事情。大家都想讓这架柴油

机馬上投入生产，先搞粮食加工。只有个别人說：“就这三间破房子，又是宿舍又是厨房又当车间，才有一架小机器，哪象个工厂的样了？”大家都不同意这意見，說：“不能光看样子，能生产就行，不闹生产倒講起条件来了，哪还行？”我說：“說得对，沒厂房不要紧，能生产出成品就行。咱们干吧！”

就这样，柴油机开了起来，咱们头一次用机器磨面了。以后，任务越来越多，每天磨二千斤面，公社用也用不完。公社又要求咱们生产更多的成品，三间房子实在不够了，才动手盖起房子来。

这正是十冬腊月天，地冻得哪能盖房子呢？可是为了我們的厂房很快建好，就是再冷点，心里也愿意。白天我們打地基，运木料；晚上屋里冻得人睡不着，索性不睡觉，起来拉大锯。有時木料运不回来，我就領上大伙翻几里路的大山去抬。就这样白天晚上的连轴转，还不到一个月就盖起十七间房子，大家高兴得要命。

可是我們只有一架机器也不行啊！我正在发愁，想去找领导想想办法。凑巧主任李順达来了。他高兴地对我說：

“老許，赶快派你的人，今天就动身走吧！”

“干甚去？”

順达說：“我已經跟咱专区的几个大工厂联系好了，人家答应要支援咱们一部分机器，叫咱们现在就去运。”

“真的嗎？”工人们一下子就把順达和我围住了，我也高兴得不知說什么是好，心想领导上考慮問題可真周到，工人老大哥也真热情，对咱们山沟的这么个小工厂还这样重

視：

当时，順达和我研究，除留下一两个人做家里的活儿外，其余的人全部出动去取机器。順达說：“記住：同志們，除了取机器还要好好的学点技术，不然回来还要大眼瞪小眼呢！”

工人們全笑了：“放心吧！主任，既去了就不能白回來。”

我們的厂房扩大了，有了各种各样的机器：什么牛头刨，半自动机床，皮带車床，发电机、小鋼磨，大大小小三十多件，故县鉄厂还支援了我們八吨鋼材。工人們又学了点技术回来，这下干劲就更大了，我守在他們的身旁当起小学徒来。

要掌握机器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揣饅头只要有力气就行，可是开机器就不同了，摸不准那个窍门，有力气也是白搭。我正在发愁自己不懂技术，领导生产有困难，可偏巧迎头挨了一棒子，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那天晌午快下工时，忽然听见车间里吵吵嚷嚷的，我走进车间，还以为大伙又在辯論什么問題，不料却看見才来厂不久的那个高小学生刘应才在呜呜大哭，旁边围了一圈人。这是咋回事？我問：“刘应才你哭甚哩？”刘应才不說話，可別人却說开了：

“哭甚呢？厂長你問他自己吧！不懂就別裝懂！”

“誰說不是！你當是揣饅头嗎？毛手毛脚的不当回事，坏一根发条就是四百块錢哪！”

“什么？是自動机的发条断了？”我急着問大家，大家

都不說話。哎呀！當時真象一鍋滾油澆在我的心上，這可咋辦呢？我急得直跺腳，可是冷靜一想，我咋能惱一個剛來廠不久的年輕孩子呢？如果我是个懂技術的人，早點向大家說說，不是就不会出這樣的事故了？我越想越氣自己，覺得自己的責任很大。我跑到黨委會去，栗書記聽了這事當然也很難過，可是他要我不要着急，還說：“要從這件事中吸取教訓，今后領導大家好好學文化，學技術，沒有文化技術就辦不了工業，也沒辦法建設社會主義。”栗書記和我談了很久，句句話都打在我的心上，我有決心和大家一道攻克文化技術關。

我回到車間里時，電燈還亮着，原來是劉應才跑了五里多路，打煤矿机器厂請來一位安裝工人，正和張天興、王永德幾個人在一起共同研究、修理斷了的發條呢！劉應才見到栗書記和我，不好意思地低下頭去。

“咋辦？能修理好嗎？”栗書記問。

大家都說：“一定要把它修理好。”這一夜我們五六個人都沒有睡覺，直到第二天中午，才算把機器弄得能開動了。大家高興地握住那位安裝工人的手感謝他。

這事故對我們真是一次再實際也不過的教育了。組織大家討論時，每個人都表示態度要很好的學習。我提議成立业余技術學校，利用晚上時間學習，大家都同意這意見。公社黨委給大家買了課本，請了附近工廠的工人來當教員，全廠的職工向技術進軍了。

人家都說我們這伙人的干勁大，我說咋能不大呢？都是些山溝溝里長大，和石头土坷垃打交道的人，現在要精通机

器嘛！还能不下点工夫？白天守的是机器，夜里梦^的的是机器，平时一开口說的又是机器，从书本上学的还是机器，俗話說：一天生，两天熟，日久天长了外行总会变成內行的。一个月后，我們在操作上确实摸了好些門路，也懂得了不少道理，这一来，就想搞点技术革新了，这倒不是咱妄想，确确实实是形势逼人呵！

事情是这样的：我們的小平車出厂了。許多大队都來爭着要，該先給哪一個大队呢？簡直是沒法儿分配，原因是我們的生产效率太低了，鋸木头用手，打鉄也是用手，一架小平車要折騰好几天才能出來。同志們都有改革工具的要求，我也这么想，要是來个生产自动化就好了。我对大家說：

“咱們大家都想想办法，造个鋸木机和打鉄机就提高生产效率了。”有的人同意我的話，說：“行啊！咱們大胆地干干看。”可有的人却反对說：“別以为咱自己有多大的本事，才学会走就想跑，还是老老实实地干吧！”

我最不爱听这话，一心想開个工具革新，可是就想不出个道道来。有一天，木工赵元斗對我說：“厂長，咱們到棗城參觀參觀吧！人家厂子大，办法多，也許咱能学点門路回來。”我觉得这倒是个好办法。当天我俩就去了。

參觀时，最引我俩注意的就是那几台电磨，不用机器油，全是用电带动，把電門一按，四台电磨就轟轟轉動了，多少斤粮食一眨眼就磨完了。我俩仔細地看了又看，还要求开机器的同志給我們詳細地講了操縱方法和电动的道理。一出車間，我就对元斗說：“这机器主要是电力操縱才能磨得快，电能帶磨，肯定也能帶別的，咱們把鐵鋸安在一架机器

上也用電帶，不知道行不行？”

“嗯！你說的倒是个好办法，咱们赶快回去做做看。”

我俩从陵城赶回家太阳已经落了，吃了点饭，也顾不上休息就下手干开了。一直到第二天中午，七拼八凑才把锯锯安在一架小电动机上，一开电门，电锯果然动开了。可是把木头放上去一碰锯齿却又停了下来，差一点把锯子锯坏。一見这情况，我俩不由得齐声說：“哈，有門。”研究的劲头就更大了，高兴得连饭也不想吃，閉着門就找起毛病来了。找了很久也弄不清是哪里的毛病，后来元斗想了半天說：

“也許是安的距离不对，咱们再安一次看。”这一安可真安对了，电門一开，木头果然一块又一块地锯下来了，又快又好。全厂职工都喜得合不拢嘴。就在这架电锯做成功后不久，另外几个人合做的一架电力磁铁锤也成功了。这下我們厂的生产就来了个全部自动化。这两件小小的革新自然是不够得很，再說咱们厂还要修建翻砂車間，黃色炸药車間和纤维制板車間，以后的事还很多；技术还更复杂呢！不过，咱们也不懶了，不懂就学，不会就钻研，有了党委的领导，再大的困难也一定能克服。

誰說不是这样呢？我經常对人說：“咱们西沟的变化有多么大呀！不单是石头山上結滿了瓜果，粮食年年增产，連机器都进了山沟。过去，咱们山里只能听见狼嚎狐叫，如今山谷里机器成天隆隆响。人家說咱们山区人民的干劲大，說嘛，全是党领导得好！”

甩 掉 簿 担

馬占富 口述
青裸整理

咱們西沟公社的自然條件就是差，山大坡陡，溝壑縱橫，要找块平坦地勢，實在困難。就說我在的那个楊威村吧，連條正經道也沒有，社員們去上地，簡直就是去爬山。那些地塊，都是一小塊一小塊的，象土梯似的圍著山頭轉來轉去，上地的人也跟着轉來轉去。平日咱不說它，一到送糞、收秋的时节，那些糞堆呀、庄稼呀，全靠一條扁擔，擔去又擔回。過去會編山歌的人唱道：

住在太行山，扁擔不离肩，
山高坡又陡，兩眼難見天。

這歌子說明山里人種地實在不容易。我們祖祖輩輩都是這麼熬過來的。

俗話說，“靠山吃山”，這話有道理。咱們山區的人就得成天跟山打交道。自然條件差是一點不假，咱也不能向自然低頭哇。太行山的人民，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既然能把拿着機關槍大炮的日本鬼子打倒，既然能把如狼似虎，吃人咬人的那座封建山打倒，这几架既不會拿槍打人，也不会吃人咬人的土山石头山，我就不信打不倒它。黨經常教育咱們，要战胜自然，改造自然。這一二十年來，咱們都摸到了這個

道道：只要听党的話，按党的指示办事，沒錯！

現在說个今年四月間的事：我剛昕說咱們社主任李順達和申紀蘭同志由北京开罢人民代表大会回来了，就想：管保又带回来了好些新办法、新措施，咱得把家里的事安排安排，准备到龙鎮（公社办公地点）听传达报告去。我一边往地里送圈肥，一边这么思謀着。忽然看見前面走来两个人，嘿，那不是順达和紀兰！我正想放下担子，順达說：

“忙你的吧。”

說罢，他俩也找了两付粪桶，就和我們一起送圈肥。我和順达相跟着一問，才知道两个社主任是巡回办公来了。一路上，我把队里的生产和工作情况向他詳詳細細汇报了。当时，我們大队存在的主要問題就是下种迟，因为一部分强劳力出去治理漳河了，地里的活儿比往年多还要求精耕细作，所以全队这九十多個劳力全出动，还是忙不过来，原因也很简单：种玉茭要点圈肥，圈肥是全靠人一担一担往地里送，山高路又陡，从太阳沒露头担到月亮上山，还是赶不上。

我向順达汇报的时候，女社員們也跟着紀兰嚷开了：

“紀兰，这不是咱们妇女不頂事，担起圈肥来，实实在在是一个頂一个，就是人少担不过来，連明彻夜地干也完不成春播任务！”

两个主任把話都記在心里，在地里休息的时候，大家凑在一块儿，七嘴八舌地就开起会来了。順达說：

“都來当諸葛亮，要想尽办法在节令前把玉茭种到地里才行。”

我說：“問題全在圈肥上面，送圈肥太費工了，我看不解决这問題就办不了事！”

我这么一說，大家就嚷嚷开了。有的人提議干脆派人到漳河去，把強勞力都叫回來；有的人不贊成，說太缺乏全面觀點。地头会开得可热闹哩。順达說：

“勞力再多，都用來担圈肥可不合算，何況咱們勞力緊張？別的辦法沒有，全靠咱們自己出主意。現在黨号召咱們大搞技術革命，大家看看，能不能在扁担上改革一家伙？”

我听了這話，心里就動了一下，暗想：早先听人家說，平川地方甩掉扁擔，實現車子化；要是咱山沟里也能走車，勞力再緊張，咱也不愁他了。我想到这里，便說：

“象平川地方那样，能甩掉扁擔，實現車子化就好了。”

有个叫馬仁考的社員，听我这么一說，把烟管从嘴里抽了出来，两眼瞪着我：

“甩掉扁擔？这不是瞎說么！人家平川闢这样化、那样化，人家是什么地勢？咱甩掉扁擔能作的？莫非拿手來提腳比擔着省事？”

他这么冷言冷語的，真把大家看扁了。我說：

“依你看，人家都闢这样化、那样化，咱們山區條件差，就該死死抱住一條扁擔？”

馬仁考眯起两眼，有气沒力地說：

“祖祖輩輩肩膀擔，扔掉扁擔難上難。”

我便粗声大气地回答他：

“扁擔一天不丟，工具改革一天不休！”

順達看了看大家，說：“好，要敢想敢干才能創奇迹，就看大家舍不舍得甩掉扁担。”

有个姑娘悄悄地說：“扁担是舍得，只是山沟里沒條正經道……”

紀蘭問她：“沒道能修不能修？道不是天生就的，對吧！”

紀蘭說得真好，什么事也得人干才行。

這場爭論可厉害得很，在回來的路上，順達對我說：

“甩掉扁擔，解放肩膀，實現運轉車子化，是咱們山區人民的一件大事，也是場先進與保守的尖銳鬥爭，象過去的鬥爭一樣，咱們共產黨員必須走在前頭。”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就動手干開了，困難確實不少：一沒車子二沒道，三沒材料。可是順達的話老在我耳边响。我知道單靠幾個人是辦不成的，只有廣泛發動群眾，依靠群眾，才能把事辦成。我便決定先去找十二姐妹。

要說起咱們楊威的十二姐妹小組，那確確實實是了不得。別看都是二十歲上下的年輕姑娘，不管是炕上的針線、地里的活兒，樣樣拿得起，干得滿漂亮。喊一聲要搞個群眾性的運動，十二個人總是一溜煙跑在前面。十二姐妹的組長叫中秋蓮，她可不是個馬馬虎虎的姑娘：她不大好說話，只顧干活，一有空就學習，十分聰明，平日考慮個什麼問題，總是又準確又全面。

我到了中秋蓮家，十二姐妹正圍着燈在學那本《哲學通俗講話》。我把甩掉扁擔，實現車子化的事情給她們談了談，她們都高興得不行。我又把目前的困難說了說，秋蓮馬

上代表十二姐妹說：

“我們十二姐妹保証把道路修好，讓咱們的車子跑得又快、又省勁、又安全！”

姐妹們你一句、我一句，都表了決心。當晚，她們便扛上鋤頭鏟鐵，提上馬燈上了山。挖的挖，鏟的鏟，抬的抬，墊的墊，就这么干了一宿。

我從秋蓮家出來，就到大隊辦公室樓上搬下了一輛鐵腳車（這是咱們去年支援修水庫時候買下的。修完水庫，社員抬回來就沒使過）。有了車子沒圓桶也白搭，我東找西找，好不容易找了个破汽油桶。我把它修了修，灌好了圈肥，裝在車上（這一桶比咱們平日擔的六擔還多），就套上條毛驥在院里走了一遭，哎呴呴、哎呴呴的真够勁。

第二天清早，社員們起來一看：往日上地走的那條道變寬了、平展了，真象說故事的講的那些神仙施了什么法术一般。我知道這是十二姐妹的功勞。這時，我趕上車子去送圈肥，一路上，社員們見了都拍起手來叫好。馬仁考正擔着一擔圈肥，呼哧呼哧地上大山。他瞧見我趕了輛車子，就把擔的糞桶往地上一擱，眼睛睜得有核桃那麼大，好象不大相信似的，跟着我的車子前后左右打量了老半天。我沒吭聲，把糞車故意往他們隊的地里趕去，他看得清清楚楚：我趕一趨車，頂他擔六趨。這麼干了一上午，他累得渾身是汗；張着大嘴就象一把滾水壺，呼呼地直喘氣。我呢，嘿，輕松愉快地哼起小曲兒來了。一邊喊着他使勁搊風，一邊心里想：你瞧見了吧，這下該心服口服了。

當天黑夜，大隊召開了社員大會，我把甩掉扁擔、大搞

車子化的重要意義一談，會場就象一鍋滾水，凡是看到我趕車的人，沒有一個不夸好，沒有一個人不擁護。這時候，馬仁考從人群里擠到了台上，大家不知道他要干甚，他摸了摸圓腦袋，害臊地說：

“哎，咱這舊腦筋不管用了，昨天咱還不信山溝里能甩掉扁担，今天，嘿嘿，我真是心服口服了……”接着，他把他原先的保守思想狠狠地批判了一番，又把今天和我一塊兒送圓肥的事情對比了對比，還算了筆賬：仅仅是一个上午，我一个人就干了六個人的活。

他這一番話，作用實在大哩，在會上，大家都討論開修路、造車、做糞桶的事。還沒等我開口，社員一個接一個地搶先報名獻木料、獻鐵。還有四十來個婦女，在會上跟十二姐妹組成了婦女修路隊，都是說干就干，一點不含糊。說話間就到了山腰，一邊掄纏頭，一邊還喊口號，勁頭實在足。在家的人個個都在鬧車子。有个女社員叫馬英巧，她找了一塊八尺長二尺寬的木板送來做糞桶。隊里沒木工，閑不開，她二話不說，跑到農具修配廠借了个鋸，自己就呼呼地鋸開了。桶板做好了，沒鐵圈，她又跑到長鋼汽車站找了些廢鐵條，劈劈啪啪地打了一黑夜，就箍了个大圓桶，一次能裝十二擔。不過，咱們村的木料還是不多，主要的辦法，還是靠用廢品改成圓桶，如那些旧油簍、破水獸、汽油桶、酒簍、紙烟箱、肥皂箱等等，經過大家的手一整修，就成了各種各樣的圓肥桶。正在這苦骨眼上，咱們公社的農具修配廠，為了支援早日實現車子化，特地給咱們安裝了一批小平車送來了。這來，我們的勁頭就越發大啦。鋸的鋸、打的打，大

家忙得乐呵呵的。在这次甩掉扁担的革命运动中，有很多社員都学会了木工、鐵工，几乎人人都成了多面手。

我算了一下，自順達和紀兰到咱們楊威村巡回办公那天起，到各生产队甩掉扁担实现車子化为止，統共才半个月时间。过去到过楊威的人，可能还不信变化得这般快，可是，事实总是事实，以往只能跑疙瘩的山坡坡，如今修成了寬展展的車路。一到上地的時候，獨輪車呀，鐵腳車呀，小平車呀，胶皮車呀，就吱扭扭，吱扭扭地跑来跑去，千担圈、万担肥一个劲地往地里倒。那些老人們都拄根拐杖来看热闹，还說成是看“今古奇觀”哪。

如今的馬仁考早甩掉扁担了，他赶胶皮車，还要唱几句上党落子。咱們那十二姐妹嘛，不管趕車、推車，总是跑在最前面，她們一边趕車一边唱：

“太行山哪，山連山，
过去扁担不离肩，
如今來往使車搬，
哎喲喲喂，使車搬！
哎喲喲喂，使車搬！”

電燈照亮了山溝

郭聚法 口述

王芝善 整理

說起點電燈這回事來，我們村子里的男男女女，差不多上千把口人，都會咧着嘴，笑咪咪地告你說，這多亏是共產党和毛主席給咱們帶來的好光景。

在過去，我們楊威村有個出名的大地主，名叫宋福祿，每年正月十五元宵節和陰曆三月十三廟會，總要明燈燭火，殺豬宰羊，院內搭起神棚，全家閨女媳婦都衣帽整齊去上香叩頭，向神靈請福。有一年，宋福祿當了偽省參議員，從太原買回來一對“紗燈”，上寫“宋首堂”三個大黑字，每逢過年過節就挂在大門上。那時，村上的人見了，那希罕勁就甭提了，都說：“老宋家當大，一盞燈眼老百姓不一样，咱這土巴生人家，上那里能見上這好東西？”說起舊社會咱們窮人實在可憐，受盡惡霸地主的剝削壓迫，一天到晚埋着頭吭吃吭吃地干活，傍晚摸黑回家，朝土炕上一躺，能安安生生睡他一覺就算不錯了，還點什麼燈哩？有時候婦女們做做營生也得點盞燈，窮人們沒錢買點燈的油，就只有想方設法。每年七月天，野草滿山坡的時候，窮人們爬到坡上割些艾蒿，擰成一盤盤艾繩，在太陽下晒干後，放起來。或者上山砍些指頭肚粗、一尺長的松枝條。窮人們成年累月，點

的灯就是这些艾草松枝。比較好的戶，也不过是点炷香洗洗碗。冬天冷，孩子們冻得发抖，有些戶就在屋子里索性烘堆“牛粪火”，一面取暖，一面照明。

“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这話从八路軍抗日一到我們山区就听说过了，可是那时候都以为是說梦話，誰也不相信。还有人說：“这是瞎子摸太阳哩。千輩万輩也办不到。”

一九五八年是大跃进的一年，人民公社化以后，各项工作都干得更热火啦！我們一面組織群众突击秋收，一面就又开始了大战鋼鐵和深翻土地运动。群众們的干劲实在大，許多人劳动一整夜还不肯回去休息。可是，夜晚沒有灯，只能摸着干活，工作进度受了很大影响，大家便都焦急起来，都說：“什么时候村里安起电灯就好啦，一到天黑亮堂堂的，咱們在电灯下干活、学习，一天能頂两天，有多方便呀！”

負責領導搞鋼鐵的党支部委員馬金水是个很爱钻研的人。不論什么活，只要經他看上一眼，就能自己动手做开来，再加他小时家貧，給地主打长工，多年的辛酸生活，使他磨鍊了一副坚毅勇敢，不怕困难的頑強性格。一九五四年他曾到长治淮海机械厂当过一年合同工人，在做合同工中，他亲眼看到搞电灯照明这件事并不太困难，只要有部柴油机或鍋躉机，买个发电机再弄些电线和电灯泡就行了。因此，打那时起，他就把安电灯这回事擱在心里，認真地學習怎样开机器和发电。如今，当他听到社員們真的要求点电灯时，心眼里該是多么高兴呵！他除向支部积极反映群众的要求外，并請求党把这一任务放到他肩上。党支部經過認真研究，認為金水和社員們的意見很正确，便决定第二天就开始行动。

一听说村上要安电灯照明，就象刚开闸口的河水，社員們那热火劲就难比拟，个个紅光满面，三三两两的在街头議論开了：

“毛主席领导真有办法，說啥就能办到啥。”

“电灯这玩艺儿就是好，刮风下雨也熄不了。”

馬买孩、馬进昌是两个富裕中农，一貫在村上最能說怪話，見山說山，見水說水，外号叫他“琉璃鬼”。他俩最不服气，逢人就說：“哼！点电灯哩！三两生鐵想架个炉哩：如果搞成了，叫日头老爷从东落下，朝西出来。”

第二天，天才嘛亮，我和党支部書記馬喜富，支委馬金水等十几个人就起了床，扛着鍛鑊跑到炼鐵厂干起来，搬砖的搬砖，挖坑的挖坑，抬石头的抬石头……。沒有柴油机，我就亲自担任采购，到长治买来了机器。沒有电线和电灯泡。我們就和工人老大哥商量，到淮海厂、惠丰厂和五金商店，买来了电线和电灯泡。

有了柴油机，沒发电机也不行啊！最近几天来，我一連接到仁考、显富从北京和上海寄来两封信，信中都說：各地发电机都缺貨，叫咱另想办法。

我正在发愁，忽然，团中央下放劳动鍛炼干部苏彥同志笑咪咪地从村里跑来，拍了我一下肩膀說：

“老郭！給咱們邮来了一个五馬力发电机。”

“什么，給咱們邮来了一个五馬力发电机。”我两眼定神，用十分奇怪的口气問道，生怕自己听錯。可是苏彥同志又重复地說：

“是呵！給咱們邮来一部五馬力发电机，要咱們快去取

哩！”还没有等我分清楚是从哪里邮来时，社員就都放下饅饡，象捅了馬蜂窝一样，从四面八方跑来，把老苏和我围了一个水泄不通。只見一个小伙子，从人群中扳着老蘇指說：“咱村就是风順，果然是人有天賦，馬有神力，正愁机器，中央団校就給我們送了一部机器。”

有了机器就头輕了一大半，剩下來的問題就是个學开机器了。开始，不用說是开吧！就連机器上的零件也認不清。有一次，刚买來机器时，因为沒有人会开，也沒有很好地去看管它，在院子里放了几天，小孩們就悄悄地把螺絲扭去要了。我聽說后，才又說服了孩們，一顆一顆追回來。

我們几个围住机器咕叨了两天，看看好象有点門門了，結果还是开不动。已經是第十天了，可是，机器还和个死蛤蟆一样，突、突、突跳两三下就又不动了。

我和喜富、金水等几个人，在机器旁整整守了一夜，油也快糟蹋完了。眼看着机器还是找不出毛病来，急得直冒汗。

这时，一些落后的社員不三不四地議論起來了。有的人指着金水的鼻尖子說：“金水，你不是在淮海工厂当过一年多合同工人，开机器这碗飯好吃呀不好吃？”富裕中农馬买孩、馬进昌明明知道金水正在着急，也故意裝着一本老正經，走到金水的面前說：“我可不是給你泼冷水，你想想，咱花上这么多錢，这不是抽了圪台登悬呢！农村里要是能开了机器，国家还开工厂，养活那工人干啥？”这些諷刺打趣沒有把金水吓倒。金水从来就有这么一股劲：事情不提便罢，一提起来就不能放下，何况电灯照明是为了大家幸福！他想到这里，突然又站起来向着群众說：“有党的领导，有

群众的支持，电灯照明一定能实现。”

场里站的人越来越多，围在机器旁，只是瞪着圆溜溜的眼睛好久好久，谁也没有吭声。

这时，我想起了毛主席亲切的教导：有困难要依靠群众去解决。

是啊，开个诸葛亮会，让群众出主意。于是党支部特地邀请了马相里、何安乐、杨海元等几个比较有技术的人，开了一个座谈会。这些人有的是在部队上开过汽车，有的是过去在工厂当过工人，会上都表示态度要尽力干。青年马相里、何安乐站起来拍着胸脯说：“好！把困难交给我们青年，没有擒龙法，不敢下东海。”并提出合理化建议，要出去寻师访友。我说：“对！就这样办。”会后，安乐拍着相里的肩膀说：

“咱们青年人说干就干。”

“对！一定要干成。”

话未落音，他二人便急急忙忙回去收拾行李，在生产队取了些粮票和盘费，到故县钢铁厂学习开机器去了。过了几天，初步掌握了点技术。故县钢铁厂郭师傅为了帮助我们，开机器便干脆和何安乐、马相里相跟上到我们炼钢厂。工人老大哥就是有本事，郭师傅这里看看，那里摸摸，一面修理，一面向我们讲解机器的构造原理和操作方法。我们上了这堂技术课，脑筋开了窍，便跟着郭师傅学习怎样操作机器。郭师傅带上我们这群徒弟把机器拆了安，安了又拆，经过一天半的时间，到第二天黑夜总算完成了。当机器突然、突地发起电来的时候，我们那分高兴心情，就没法说出

来。盼望了多少年的日子就要来了，同志，你別笑話，黑山沟里点电灯，不是寻常事呵。我們等着等着，心扑通扑通地跳得厉害。忽然，一开電門，“嘩”的一下楊威村三百一十七戶人家，家家都被电灯照亮了。

刚安起电灯那几天，村上每日就象瞧唱赶会一样，热闹极了。附近村的亲戚、朋友都来瞧希罕。烈属楊元乔老大娘，来看电灯时，笑嘻嘻地向我說：“孩子，嘿，我活了七十来岁啦，一辈子住在南凹沟，就比死人多口气。不是毛主席领导，哪里能見上这时光！”起秀娘也爭着說：“过去地主宋福祿，从太原买回来一对紗灯，每逢过年过节，挂在衙門楼上，那时候，大家都說他会享福。我看現在咱們这电灯比他那‘紗灯’强过一百倍。”富裕中农馬买孩、馬进昌在搞电灯时說过怪話，他們这时檢討說：“我俩好比面絲糊住嘴，光有大家說的，咱張不开口了。”

社員們为欢庆电灯照明，編出了这样的順口溜來唱：

过去楊威村，提起真恓惶，

街上亂垃圾，房子黑圪浪。

現在楊威村，一片新气象，

人民公社化，社員喜洋洋。

村西炼鐵炉，村东汽車場，

建起发电站，电灯亮堂堂。

从此黑山沟，变得明晃晃。

这是刚开始安装电灯时的一段故事，至于現在的变化就更大了，我們不仅仅用电灯照明，更主要的是用电带动机器，进行生产呢。

新出廠的機器

黃省吾

七月間，一次公社干部會上公社黨委第一書記白汝霖同志說：

“党中央号召咱行行業支援農業，咱社的工廠可得跑在頭里！眼看就要收秋了，咱社里種的玉米，今年又大丰收，看樣子畝產總有個千九八百斤，光靠一雙手來剝玉米誰能行！一天一個人才几百斤，算一算，光剝玉米就得多少勞力？要是機械化了，這些勞力就能騰出來開荒、積肥。大家想一想，能不能造出幾部玉米脫粒機，支援農業？”這番話別說大伙沒想到，公社農具修配廠里的幾個手標也沒想到，素來小心謹慎的工務主任老韓，更吓了一跳。白書記接着又專門對着工廠干部說：

“你們幾個人得出把勁好好地闖蕩，和大伙兒商量，我看趙中光還行，別看他是個土木匠，還有股牛鑽勁。你們看能不能先鑽出十二部機器，給咱們十二個生產大隊各支援一部，你們看怎樣？”

說到趙中光可真是個好樣的，他心灵手巧，當年一把斧頭一張嘴跑遍了四鄉八村，方圓几十里沒人不知趙木匠。他如今是工廠里的頭把師傅，是韓主任頂信服的人，至于說叫趙中光造機器，老韓可不敢實打實信服他。白書記提起中

光，老韓瞧着許支書，許支書也瞧着老韓，心里拿不定主意。白書記見几个工厂干部都沒吭声，就对老韓說：

“你們工厂里几个干部也分分工吧，老韓你就負責搞玉米脫粒机怎么样？”老韓一听说教他搞，就說：“咱修配厂才办起来不到半年，工人全是新把式，刚学会車个螺絲帽儿什么的，要造机器，怕……。”老韓話只說了一半，就沒再吭，白書記一瞧老韓这架勢就明白了。

“怕不行，是吧？還沒搞么就怕这怕那的，那还中？別怕，先去和中光拉呱拉呱，找大伙商量商量，会有办法的。”老韓不知是着急还是覺着說錯了話，只是一个劲地搓手。臨散会，白書記还囑咐了一句：“得抓紧干罗！”

散了会，老韓翻厂找趙中光商議造玉米脫粒机，中光一听白書記叫造玉米脫粒机，滿口應承，還說在潞村見人造过。听说一台玉米脫粒机，占用两个劳力，輕輕巧巧地一天剥四万斤玉米。老韓一听两个人一天剥四万斤玉米，这可真頂事，心里着实喜欢。可是說得好听不如看得清楚，老韓和許支書合計好，就派中光带着人到潞村去參觀。中光去了两天，带回了张图纸，就瞧着这个图纸造开了玉米脫粒机啦。老韓瞧着中光圪蹴在地上折騰來折騰去，心里又不自在了。修配厂的活儿平素就够忙的，翻砂技术提高了，又接受了几个生产队不少翻砂活，寺头公社也送来鍋驂机讓修配厂給修理，活儿多，又加上造机器的信心不足，老韓就把造玉米脫粒机的事搁下了。只有中光引着牛則等青工在造玉米脫粒机。

一天，消軍嶺生产队郭发根到工厂来取造好的密植耧，

‘瞧見中光瞅着圖在比量木料，就問中光：

“老趙，你這是做甚？”

“造玉米脫粒機呵！”

“咱這個綠豆大的工廠能造玉米脫粒機？一天打多少斤？”

“兩個勞力輔助能打四萬斤。”

“打多少？”發根眼睛睜得大大的，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中光還是平平靜靜地說：

“兩個勞力一天打四萬斤。”

“哎呀，說的比唱的還好聽！依我說能打三兩千斤就算不賴啦。”

可是中光連頭也沒抬，只顧擺弄機器。韓主任雖說信心不大，瞧着中光領着一伙年輕人干得挺熱火，便也過來插手，幫個忙，但總不相信自己工廠能造出個機器來。

土專家的土辦法真也頂事，中光和牛則等年輕工人咕咾叨叨干了幾天几夜，當真造出了第一部玉米脫粒機，可是一試驗就出了問題。

原來玉米脫粒機就和架桌櫃差不離，不過頂上有个四方口，往里倒玉米棒子，底下一面開了張口，一張口吐玉米粒，一張口吐棒子。一根碗口粗的木軸貫穿玉米架，軸上頭釘了許多鐵鉗子，軸頭安了滾珠，皮帶套在軸頭和發電機上，發電機一開動，就帶着軸轉，軸上的鐵鉗子擠得玉米棒子分了家，說起來很簡單，做起來却不容易。安裝好一試驗，發電機一開動，軸一飛轉开，玉米機晃蕩起來，軸轉得越快，晃得越厉害，咣噠咣噠響得頂喧呼，就是剝不下玉米

来。一瞧这阵势，大伙觉着不中，就停止了试验。

这一次试验不成功，好多人便泄了气，牛则只叨咕，誤了工不算，还得保存废品，老韓更沒劲啦。可是中光摺着玉米脱粒机还在細瞧細看，心想找出毛病来，但看来看去却不知毛病出在哪里，心里也捏着一把汗。

党委白书记一听玉米脱粒机试验不成功，就亲自下来查看，又和大家研究如何改进，瞧見老韓、牛则不声不吭，就知他俩泄了气，便对大伙說：

“造机械嘛，不是件容易事，干甚還沒个三难两难的，走出門就怕脏了鞋那还中？一次不行，咱再来个二次。”

“瞧这木头架子，摇头晃脑的，就是試成了，寿命也不长，做成了沒人要，就得积压好大一笔資金，又不一定能打四万斤……”牛则粗声粗气的嘀咕，却不敢正眼瞧白书记，白书记可听得清清楚楚。

“是呀，咱要做，就得做结实，还能象紙糊的灯笼，經不起个风吹雨打。寿命不长，咱不会讓它寿命长点？做得結结实实，效率又高，就有人要，到时候就怕你怕把机器給人。沒人要，找我，怎么样？”白书记笑着对牛则說，大伙也跟着白书记笑开了，情緒慢慢地轉变过来。白书记又摸軸又摸架的端詳玉米脱粒机，並告訴中光擗子米斗太細，怕頂不住勁，鐵鉗子的三脚棱打得棱棱的，剥起玉米来才省劲，中光听着覺着頂对，全記下来。大伙一瞧白书记在給出点子，也都动开脑筋了，就连老韓也在围着玉米脱粒机捉摸最接的原因，他张开手一巴掌一巴掌横来竖去地量把量把，就問中光：“老赵，我瞧长和寬的比例不得劲吧？”中光也量把量把，一拍巴

掌說：“对，就是寬了。原来寬一尺九，長四尺九寸五，軸短槽寬压不住陣。”這話大家听了都覺着是個理，又商議了一陣，決定把寬度改成一尺五，擰子換根粗的三腳梭加大坡度……。在白書記的誘導指点下，終于找出了办法。

趕秋收那会，兩部玉米脫粒机全成了，一試驗隆隆的聲音很均勻，一點也不晃蕩，轉得挺順利。成算是成了，總還擔心能不能打四萬斤。那时，公社黨委會正召開生產隊長以上干部的擴大會議，白書記領着开会的人來參觀工廠，要把玉米脫粒机進行現場試驗。還囑咐要牛則親自操作。工廠里的人，心里着实高興，也着实擔心玉米脫粒機能不能行。玉茭子在院里堆成座小山，玉米脫粒机在它眼前顯得又矮又小，參觀的人瞅着這架和木頭櫃子差不離的玉米脫粒机，處理那麼一大堆玉茭子，要做到米是米，棒是棒，心里總覺着不相信。

白書記在試驗前對大伙說：“別看它是木頭架子，瞧着沒甚希罕，它可能辦大事。工廠支援農業，就得從巧字上領路，幫助農業加速機械化，甚麼機械化了，咱就到了社會主義，光吭吃吭吃地苦干可不成！今天咱就瞧瞧咱山區自己造的第一部機器，別瞧它簡單，這可是走機械化的一道關，大伙說是不是？”白書記一問，大伙都齊聲地回答：

“是。”

“試吧！”白書記滿有信心地一揮手，中光一合上閘，發電機的皮帶帶着玉米脫粒机轉开了；牛則挑着一挑玉茭子填進了玉米脫粒机，這時候，院子里靜悄悄甚麼聲音也沒有，只有馬達轉動嗡隆隆響聲，再就是玉米脫粒机發出的必必剝

剥的清脆声音。

忽儿玉米和棒子分两张口吐了出来，越吐越密，开初，牛则还能抽空不时地瞅瞅热闹，转眼间，玉米脱粒机越转越快，忙得他满头大汗，中光走过去帮忙，两个人一来一回地填玉茭子，好不容易才赶上了趟。眼看着象小山一样的一堆玉茭子越来越小。参观的人喜得合不拢嘴。老韩站在白书记旁边，心里又高兴又惭愧，白书记瞧出了他的心事，就说：“老韩要敢想敢干，才能创奇迹，对吧？”老韩不住地点头。

试验结果，三小时剥玉米一万多斤，参观的人连声地说，玉米脱粒机真顶事，一台机器顶一百多个劳力，真不赖。

一位六十多岁的老生产队长，拍着牛则的肩说：“兄弟，想不到咱社的工厂还能做这！不赖，工人老大哥就是不赖气！”牛则被老汉夸得脸一阵红似一阵，指着中光：

“这是他做的。”

中光指着走出厂门去的白书记的背影说：

“全凭他领导得好。”

果然，不出白书记的预料，参观一完了，各个生产大队都跑来要机器。就连杏城公社，李庄公社都打电话要金星公社农具修配厂出产的玉米脱粒机。

在收秋的那些日子，西沟金星公社农具修配厂生产的玉米脱粒机坐上汽车到各生产大队支援收秋，沿路人们都问：这机器打哪儿买的？车上的人就亮着嗓门答道：“这是咱公社新出厂的机器！”

金星業余紅專學校

申紀蘭 口述
王珂 整理

說起西沟办学校，那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娃娃們从西沟小学高小班毕了业，在老年人眼里看来，簡直就是前清时候的秀才，希罕得了不得。自从文化革命开展以来，大部分社員都摘掉了文盲帽子，拿起報紙能讀会念，拿起笔杆能写会算了，当时有些人就很滿足，可是形势发展真是一日千里哪，自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咱們成立了人民公社，需要技术人才，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百成千呵。这么些人才，向哪儿要去？那时候，我們成天为这事发愁。总路綫真是把钥匙，当我正在学习文化技术革命一节，党提出的办群众业余学校可給我的思想开了窍，我抱住那本总路綫想：人家城里办大学，分系分科的，是为了培养专门技术人才；咱們需要专门技术人才，也可以办所学校来培养么。我想到这里，就往順达家跑。順达正在果树园和方聚生商量嫁接苹果的事咧。我把办学校的想法一說，他們俩都連声說：“好办法！”当下，我們就圪蹴在树底下研究起来。方聚生是咱們西沟有名的能人，他从小就喜欢栽弄果木树，什么桃呀、杏呀，种了滿院。他还自己瞎摸索着在楸子树上嫁接苹果。他听我說要办学校，便提出要开一个林业班，并且首先报名当学员。順

达說：“办几个班，收多少学员都好办，咱们先討論教員和教材的問題吧。”我說：“对，这是个关键問題。咱们这个学校不比城里的学校，咱们沒有专门的教員，却有土专家，我看有經驗的老农、老羊工，都可以当教員。”我对聚生說：“就比方你吧，滿可以当林业教員。”

聚生听我这么一說，倒是紅脸了：“看你說到哪里去了，咱是斗大的字才認了两石，还能教书？”

沒等我开口，順达拍着聚生的肩膀說：“嘿，你肚子里有貨，就能当教員，要敢想敢干嘛！”

聚生还是不敢应承，他說：“我肚子里才那么一点貨，講完該怎办？再說，我文化太低呵。”

我和順达左劝右劝总算把他說服了，我鼓励他說：“聚生，你不要怕，經驗不多，可以边教边学，文化低，咱们还可以开設文化班，你在林业班当了教員，还可以到文化班当学员。咱们来他个教員、学员、社員三結合！”

办学校的风声传出去以后，群众高兴得不行，有的就跑来問長問短，还要求报名哩。也有个別人說风凉話，說什么

“上小学認两个字就不賴气了，还学甚技术？”还有的說：

“只有北京、上海、太原等大城市的大学、专科学校才能學技术，咱们山沟里一沒洋樓二沒洋教員，学技术不是謠吹牛！”这些話沒有使咱们泄气，咱学过主席的矛盾論，已經完全了解到，任何新事物刚出現时，总免不了要遇到旧思想的反对。我們决定用实际行动回答这些风言冷語。

在支部会上，我們討論了办学校的具体計劃。我們学校是为生产服务的，生产上需要什么，我們就学什么。我們根据

公社的生产計劃制訂了教學計劃：就目前农場工厂的需要，我們決定开设农业、工业、林业、畜牧业、文化、理論六个班。并且决定从各个农場工厂工作的社員中間，招收第一批学员。教員采取能者为师的办法來解决。我們聘請有經驗的老农、老羊工、老手艺人担任技术課教員，并定期請县里技术部門的同志來講課，还和太谷农学院等七所高等学校，建立了函授关系。文化課方面，我們聘請了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担任文化課教員。政治教員，一般是由我們公社的党委書記和生产大队的支部书记担任，有时候，也邀請县委书记和部长來講課。

计划研究好以后，我們又分了一下工：由李順达同志担任校长，我担任副校长，西沟党支部书记馬何則担任理論班主任，专职教員刘梅松为文化班主任，四个班主任由四个有經驗的土专家担任。

我們騰了两間房子作为学校的校舍，大家七手八脚粉的粉墙，扫的扫地，不一会工夫，就收拾得象个样子了。順达还从他家搬来了四百本图书。这些书都是別人送給他的，他如今轉送給学校开办图书馆。其他社員从自己家里搬来了桌椅板凳。看看一切都安排得差不多了，我們便挂起了金星业余紅专学校的牌子。

在舉行开学典礼的那天，校門口貼上了紅紅綠綠的大幅标語，上面写的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劳动人民知識化”、“貫彻勤俭办校的教育方針”等等，单从这些标語上，就能看出我們办学的目的和决心了。这一天，真是紅火得很，社員們都跑来看热闹，教員和学员的心里是又兴

奋，又紧张。順达上台講話了，他說：“咱們沒有办学校的經驗，条件也很差，但是，比起抗日时期，咱們的条件是好多了。可是，抗日时期还能办抗日大学，咱們現在一定能办好这所业余学校。”順达的話，給大家增添了更大的劲头。同志們一定要我講几句話，說副校长不說几句就不行。我便走上台說了，我說：“咱們金星业余紅专学校是大跃进的产物，是在党的教育方針指导下办起来的。比起城里的正規学校来，咱們好象是不正規吧，咱們只要能培养出人才就行。我虽然当了副校长，也是咱校的一名普通学员，我們都沒有办学校的經驗，边教边学边改进，慢慢就有經驗了，这也叫做土办法办学校吧。”

开学典礼以后，就要准备分班上課了，我想到刚开始当教員的几个同志，一定有些紧张，就到教員办公室去看了看。我看見方聚生抱着他那筆記本儿在屋裡直轉圈，头上的汗珠有黃豆那么大。我在一旁給他打气，我說：“你不要把教书看得那样神秘，学员都是咱公社的社員，說得差了就改过来么，大家决不笑話你，別怕！”

万事起头难，教員上課也是这样。方聚生上完两堂課，胆子就大了。他真有滿肚子鉆劲，就靠他那点扫盲班毕业的文化水平，再加上一本新华字典，他把造林学和米丘林学都找来钻研。学了科学理論，天地就寬了，过去他只是瞎摸索，如今，他把多年来实践的經驗提高到理論上，并且一项一项的进行研究，然后，他开始編写教材了。他一共編出了二十三講从育苗栽培到嫁接管理的一套林业知識課本，并且，还創造了治果树钻心虫的特效药，改良了三百余棵隔年

結果的樹為連年結果，又在野生的山桃樹上接活了八百余棵李子樹，他由一個有經驗的能人變成了有理論的“林業土專家”。還有，張丑孩學習了水利技術以後，掌握了測量、繪圖、施工等技術，創造了土水平儀，還設計了平鎮公路的一段和小東峪水庫的施工工程，據檢查，認為這些設計都完全符合標準。

通過業余學校課程的學習，全校一百一十二名學員中，有五十五名學員達到了一般技術人員的水平。另外，我們還通過短期訓練的辦法，培養了四百七十八名學員，他們有的會開鍋駝機、發電機、拖拉機，有的掌握了果樹栽培、嫁接、防止病蟲害等林業技術，有的學會了牲畜配種和疾病治療。我們金星業余學校的校長李順達同志經過學習以後，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他開會記下的筆記更完整了。農民詩人郭聚法，也寫出了不少歌頌人民公社的詩歌。

雖然我們這所學校辦起來才兩年多，一切設備都非常簡陋，但是，我們却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技術人才。我們的社員不是那隻會要土圪瘩的莊稼漢了，他們都有機會到業余學校來學習。我們有几百名社員成了既有科學理論，又有實際操作經驗的新型農民。理論和實踐一結合，的確是了不起呵，比方說，我們原先只會從茅房里掏肥料，現在，我們會造化學肥料了。原先只知道那塊地好，那塊地賴，打不下糧食，現在，我們知道如何改良土壤。過去咱們這裡只有小果子樹，現在運用米丘林學說，大部分嫁接成蘋果樹了；老人們吃着大紅蘋果，總要夸我們的學員有本事，說他們比前清時候的秀才和舉人還強得多，還說過去的讀書人就會念兩

筆筒書，如今的讀書人是能文能武，夸得我們的學員蠻呼呼地直笑。我对老人們說，这全是咱們党和毛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針好，是大跃进好，老人們听我說了，都不住点头。幼儿园的娃娃們也真乖，他們又从大人們那里学会了一首新歌，瞧見我就一齐唱道：

西沟办起紅专校，
社員跨上文化橋，
秀才舉人真不少，
能文能武本領高，
劳动群众知識化，
全靠党的好領導！

愛社模范徐群中

白 河

徐群中，不簡單，社員選他當模範，
放羊本事數他全，能醫百病能接產，
膘肥羊壯還不算，抽空又把農活干，
开荒挖渠種菜田，玉茭南瓜繞山轉，
羊糧蔬菜齊豐產，群中美名四處傳。

以上的快板流傳在金星公社清軍嶺一帶，是社員們贊揚羊工徐群中的一段話。在這裡，只要提起徐群中的名字，几乎人人都翹起大拇指來夸他：

“那羊工真有几下子，還能給羊開刀做手術！”

“了不起呵，他不單單是能把瘦羊放成肥羊，還能把死馬變成活馬！”

“哪裏只是放羊喂馬？人家還是農業增產模範，瞧他年年開下的荒地有多少！他種的那玉茭谷子和南瓜比誰的也強，都是千斤萬斤的往社里挑。哎，真是個呱呱叫的標兵！”

社員們夸徐群中這好那好，確實是有原因的。這年頭各行各業的模範標兵真多，如喂雞能手啦，養豬標兵啦，造林模範啦，數也數不完。咱們的徐群中同志，却是一個多方面的模範。這裡就講兩個小故事听听：

羊大夫到馬大夫

徐群中一輩子跟羊打交道，羊的脾氣秉性、生理特点，他都摸得一清二楚。比方說，他从来不在清晨放羊，因为山区的气候寒冷，清晨的草涼，羊吃了涼草，就害腸胃病。要等到太阳爬上山坡，把坡上的草晒热了，他才开始放羊。飲水也是这样，羊群从山坡上跑下来，群中要讓羊群歇一会，散散热，然后才讓羊群飲水。就因为他有一肚子的放羊經驗，羊很少鬧病。可是羊成天在山坡上跑来跑去，一失足，滑到山沟沟里，跌断腿，碰伤的事总是免不了的。那不要紧，徐群中給羊治跌打損傷滿有办法。羊在山沟沟跌断了腿，他便在树上撕下一块树皮，再搓上根繩子，綁羊一包一扎，不到几天，跌断的腿就长得好好的了，还保証不拐不瘸。这些是小手术，一九五八年春季，他还动过一次大手术。事情是这样的：他喂的几头母羊都下羔了，有一头母羊的肚子大大的，就是不下羔。群中的媳妇說：“不是怀怪胎了吧？”群中是有經驗的，他摸了摸羊肚皮对媳妇說：“女人們怀的孩子太大也不好生，这头羊羔也太大，怕是難产。”

在那些日子，群中就沒有安生睡过觉，一到夜里他总是提着盞馬灯守着这头羊。他想：“不能因为自己一点点疏忽大意，給公社帶來损失，这些羊是公社交給我放的，我要对每一头羊，每一头快生下的羊羔負責，因为这些都是公社的財產呵！”这天晚上，他瞧着母羊要生产了，躺在地上直哼哼，就是生不下来。群中心里很着急，他又想：“人家醫院的大夫能給難产的妇女开肚子，就沒听说过給羊开肚子，找个

大夫問問吧，可是這會天黑路遠，找不到呵。”他決定自己動手試試，可又沒那手術刀，也沒消毒的酒精、紅藥水。開肚子不消毒，容易害破傷風。他想呀、想呀，想起用瓷碗片閹蛋的事，磁碗片比鋼刀還好使，割開皮肉不化濃。他找了塊磁碗片，又叫醒了媳婦，叫她拿了些針線，在旁邊當助手。他媳婦見他拿了塊磁碗片，按住羊肚子就要動手，吓得就往外跑。群中沒法子，只好一個人割開了羊肚取出了羊羔，又用絲線把伤口縫好。那羊羔實在好哩，又大又壯，一下地咩咩直叫。母羊的伤口很快就好了。只幾天的工夫，群中給羊開肚子的事情就在消軍嶺一帶傳開了，社員們成群結隊來看稀罕，特別是那些接生員扭住群中叫他談經驗，人人都夸群中是個羊大夫。

過了不久，公社運輸隊出了一件事情，一輛膠皮車掉到山溝里，把馬腿給壓斷了。社員把馬送到獸醫站，獸醫同志看了搖搖頭：“腿斷了就難治，殺肉吃算了。”群中一聽就着了急：這馬是年時才買下的，沒使幾個月，就这么完了，他不能同意。他三腳兩步跑到主任那里提意見，建議送到長治去醫，或許能治好。斷腿馬送到了長治，可是，從長治回來的人說，那里也沒法子醫這條馬腿。有幾個社員同志在商量，想四十塊錢賣了。群中聽了這話，心里實在不安然，他又跑去找主任：“主任，這馬是去年花一千二百塊錢買下的，如今四十塊錢賣出去，不仅仅是不合算的問題，咱們公社少一头牲口使喚，這損失太大。”主任知道群中一向是愛社如家的人，社里的一草一木，他都看得很貴重。說實在話，誰也不願讓這匹馬白白地損失了，可是人家獸醫同志治不好呵。

主任征求群中的意見，群中把头一昂，軒釘鐵地說：“主任，這匹馬包給我治，！”主任一看他那副又堅決又果敢的神情，沒打個轉，就滿口答應了。

主任剛一答應，群中拔腿就往長治跑，他一心惦記着這匹馬，他擔心去得遲了，就救不下這匹馬了。到了長治的那會兒，有一群人正圍着那匹斷腿馬，商量賣價呢。群中擠了進去，亮着嗓門說：“馬不能賣，咱們公社要使喚！”人們聽他說要使喚這匹斷腿馬，都哄哄地笑起來。群中不管別人笑不笑，把馬放到大車上，拉回到自己家里。村里幾個愛說俏皮話的人和他開玩笑了：“群中，你是羊工哩，還是馬工？”“群中治好這匹馬，兽醫站得關門啦！”“群中，你听过狗咬耗子的故事沒？”

群中不是那沒嘴葫蘆，他也是能說會道的。他站了起來，雙手往腰里一叉，理直氣壯地說：“放羊的不能管馬，這是誰規定的？是公社的事，我都要管！”

兩句話說得幾個要俏皮的人灰溜溜地走了。群中圪蹴下來想道：“是呀，我是个羊工，我会治断腿的羊，羊和馬雖說不是一回事，可都是断腿的病，用治羊腿的办法来治治，多养些时候，一定也能治好。”他思謀好，就到山上刨了几块楊樹皮，这树皮很軟和，又涼爽，用这包扎断腿最合适。他用水洗净馬的断腿，再使树皮包住，用繩子綁扎好了，歇了幾個月，這匹馬能走動了，慢慢地，能拉碾了，再过一个多月，又能駕轍拉車了。這件事又轟動了全村，人人都惊奇得不得，特別是过去那些贊成杀肉吃和卖四十块錢的社員，心里非常慚愧。兽醫站的同志也紅着臉來和徐群中拉

話，說是要拜群中當老師，定要叫群中介紹經驗。徐群中很嚴肅地說：“別的經驗倒也不多，心里时刻想到公社是咱們大伙的家，管好這家，人人都有責任就得了。”在旁边的社員听了群中的話，心里实在感动。兽医站的同志回來對別人說：“徐群中不单单是位了不起的馬大夫，更是一位愛社模范！”

羊工抓農業

如果說羊工只关心羊，或者說，只关心畜牧业吧，那是不公平的，我們的徐群中同志向來是一手抓牧業，一手抓農業的好把式。這些年來，他放羊到哪裏，开荒就開到哪裏。去年一年，除了放羊，他在農活上做到了一百五十多個勞動日。放羊不是個輕鬆活，不能扔了羊群不管，只去开荒地。得兩頭都顧上才行。徐群中是個巧手家，他會找時間，擠時間。清晨起個大早，他扛上䦆頭去開小荒地。西沟的山，石厚土薄，雖然只有桌面大一塊塊地，也得費很多工夫。黑夜，他圈了羊，趁着月亮沒落坡，他又上地去了，不是上糞，就是鋤苗。他不僅在荒地上種上玉茭和谷子，還在坡坡坎坎上，種滿了南瓜、豆角、蘿卜和白菜。為了保證水澆蔬菜，他一個人干了七昼夜，開了一條渠。他這麼辛辛苦苦地干，為的是叫社里擴大耕地面積，多收些糧食和蔬菜。去年是個大旱年，他種的玉茭畝產達到了九百二十斤，今年的還在地里，結的棒子個大粒飽，至少也能收一千多斤。前幾天下大雨，山洪沖下來，沖壞了莊稼。徐群中戴上一頂草帽，在水里干了三天，把倒了的玉茭都扶起來，把爛葉子都剪下了，雨

过天晴，他的庄稼没受一点损失，因而受到了大队的表扬。

畜牧課教員

徐群中帶領他的徒弟喂了五百头羊，母羊下了羊羔又起羔，每年都賣給國家八、九十头羊，头头都是膘肥肉壯，最受供銷社歡迎。遠近的羊工都來學習他的放羊經驗，當金星业余紅專學校辦起來以後，徐群中被聘請擔任了畜牧課的教員。一個羊工能當上教員，這是一件新鮮事呵。群中知道，這是黨交給自己的光榮任務，不管在山坡坡上，在地里，只要有一點點時間，他就給羊工們上起課來。為的是把經驗傳授給青年羊工們，讓他們早早地掌握放羊技術，使公社的羊繁殖得快，長得好。不了解底細的人要問了，徐群中為什麼心這樣巧，手勁這樣大呢？這還得從他的過去說起。

徐群中一家原是個赤貧戶。穿的在身上，吃的在肚里。在翻身前，一家人就從沒吃過一頓飽飯。群中剛滿四歲那一年，家里欠了地主常海水一盞豆燈的洋油，還不起。地主上門來要洋油了，拳打腳踢的，樣子實在凶。沒辦法，就拿群中賣給地主家，頂了這筆洋油賬。窮人雖然窮，親生的骨肉總是親，那舍得把親生儿女賣給別人？他娘死去活來哭了好多遍，爹又狠了狠心，決意傾家還賬。便將家里的破席烂鍋都賣了，才贖回群中。一家人沒吃沒穿沒房住，分成兩伙伙要飯過日子。才要了幾天飯，日本鬼子又抓走了群中的爹，一去就再也沒回來。他娘只好給地主洗衣做飯看孩子，扔下群中弟兄仨到處流浪。不是做娘的心狠，養不起呵。俗話說，窮人家的孩子懂事早，群中九岁上就給地主放羊了，十岁上

就领上三百来头羊满山放，一月半月不回家是常事，风吹雨打太阳晒，人的身子究竟不是铁铸的，何况他还是个孩子，他累死过两回，冻死过一回，全亏好心的老羊工们把他背回来，救活了他。

群中十二岁那年，真不是个平常年。共产党领导穷人翻了身，分了土地和窑洞，群中的娘从地主家回来，群中也不给地主放羊啦，母子几个有了自己的窑洞，有了自己的土地，这才过开了人的生活。他娘叫他买了张毛主席像，端端正正地贴在窑洞里，一上地的时候，就念叨着毛主席，一端上饭碗的时候，也念叨着毛主席。他娘常对他他说：“孩孩哩，你可要记住，救咱们性命的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呵！你快些长大吧，长大去当毛主席的好部下，哪怕走南闯北的，娘也放心，可千万要把东洋鬼子赶跑，给你爹报这笔仇，要把反动派打垮，才能保住共产党的江山！”群中虽然年纪小，受过的苦却不少，他牢牢地记住了娘的话。他知道共产党和八路军都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他们把挨饥受冻的小群中从苦水水里捞了出来，叫他也能吃口饱饭，穿件好衣。他小是小，心里亮堂着哪，甚也知道。凡是有八路军的干部到村里来，他总要跑到跟前去听他们说话，拉他们到自己家里吃饭，哪怕自己喝口野菜汤，也要叫干部们吃上顿稠饭，就从那个时候起，他下定决心要跟着共产党走。他亲自送哥哥参军，又送他兄弟参军，他自己却被留在家里闹生产，他完全懂得党的意图：生产也得要人闹呵！他想：不管是当兵打反动派，还是作务庄稼，他都要尽量的去干。随着年岁的增加，群中对党的爱戴感情也一天天深厚了，他知道自己的一切，甚至于

生命都是党給的。日本鬼子和地主把他一家拆得四分五散，不讓他們活命，党却叫他母子团圆，不仅分了土地和猪洞；还領導他們闢生产，領導大伙儿一步步朝富裕道上走。由互助組到初級社，由高級社再到人民公社，这日子越过越甜，越过越幸福。群中娘經常对他說：“孩孩哩，如今这日子喲，真是蓋十十床大被子也沒夢想到！不单单是吃得飽，穿得好，你看生产闢得多紅火！孩孩呀，你听着：这全是毛主席共产党領導得好！你可要卖劲地干，人家干劲是十分么，你可得廿分，人家当一个模范么，你可得当几个模范！是为咱们自己办事哩，要办得漂亮！”

群中听了娘的話，总是点点头。是呵，娘的話句句都落在他心坎坎上，他完全知道娘的那番心意，是在督促他前进么：徐群中是个共产党员，他站得高，看得远，他知道咱们国家正在往共产主义道路上奔，人人都在跃进，都爭上游，为的是向更好的日子奔，为的是过更幸福的生活，所以，他的干劲是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紅。

紅勤巧媳馬春果

王小文 口述
孙漫力 整理

不是我好夸我那兒媳妇馬春果，自她過門，家裡炕上、地下的活就沒叫我操過心。這還不說，她成天風里來雨里去，担糞呀，刨地呀，從來沒個停手腳的時候。

從五八年那年起，她變得和以前更不一样啦，整天忙着不進家，墊地，修水庫……那一樣她也不落後，修“三八”渠的時候，婦女們還選她當模範哩。自她當了模範，心勁就更大啦。這年冬天“三八”渠修完了，我說：“修‘三八’渠走了九個月沒回家，你回來啦，就在家給孩做做鞋，縫補縫補衣服吧！”她笑着應下了，可是她哪里能在家呆得住呢？白天下地勞動，晚上學習、開會。我看她實在够累了，勸她歇歇。她說：“娘，現在可不能和過去比啦，大躍進哩！為了咱以後能過更好的日子，人人都應該多干些活兒。”還是她說得在理。見她越忙，我越是心疼她，家里的事情縫縫補補，涮鍋洗碗，只要我能辦了的事情，都想替她辦辦。

她越見我幫她的忙，勞動勁頭就越大。一九五九年春節剛過，初二晚上，孫女們都和鄰居們相跟着看紅火去了。春果準備了一擔糞頭，一把糞叉放在她的門口，回家來對我說：“娘，古人常說‘庄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我打算

● 从明天早上开始，每天起个大早去拾些粪。”媳妇說的話是对的，可这是刚过罢年呀！古人好說：“吃正月，坐二月”，现在不講究这一套了罢，还能刚过罢年就拾粪，就不走走亲戚么？我就對她說：“出了正月再說吧，刚过罢年就拾粪，就不怕人家笑話！”她說：“劳动是光荣事，哪还有人笑話。”

初三早上，天刚麻麻亮，我刚起来不大一会，就見她滿滿地担着一担粪回來了。楊相付老汉走过我跟前，伸出大拇指來对我說：“老嫂，看你多好，有这么个好儿媳妇，你真有福气呀。”人家夸我媳妇，我忍不住高兴，笑着对他說：“她相付叔，現在人家这新脑筋和咱老脑筋不一样啦，时时刻刻想的都是大家的事，当老的还有个不喜欢嗎！”我再也不怪她正月天拾粪了。她呀，干脆和几个社員起早比赛拾粪啦。

到了三月，一天，春果从队里开罢妇女会回来，兴冲冲地对我說：“娘，沁县有个名叫王东果的妇女，才十九岁，一年就做了五百多个劳动日，咱村的妇女都訂出赶王东果的計劃啦。我也訂出一年做七百个劳动日的計劃。”我一听說做七百个劳动日，就担心了：“我的天哪！一年才三百六十天，你怎么就能做上七百个劳动日？”她低着头不吭声，我忍不住又說：“你快找找干部，就說做不到这么多劳动日。”听我說到找干部，她就嘻嘻地笑开了，見我被她笑得怔住了才說：“还没赶人家呢，倒先吓跑啦！娘呀，我做七百个劳动日有条件：一是时不空过，路不空行；二是做活巧干，提高工效；三是做活拣重的，拣困难的……”說到这里她又想

了想，扭过头来看了看我說：“不过有件事还得和娘商量，我要給队里喂两头猪，十只兔子，这作为附带劳动。菜、草都由我从地里回来时捎，只是我白天上地后还得娘在家里喂，不知娘愿意不？”我听她講的这些話，雖說是公共的事，可都是受苦人家办的事，我从来就爱媳妇勤劳节俭会过日子，这会我还有个不愿意的嗎？我說：“就按你說的去办吧，你們往人前走，我当老的还有个不愿意的嗎？”

从这以后，她可真是时不空过，路不空行啦，上地时捎上一担粪，在地休息了就趴到地头岸边剜菜呀，割草呀，回来时总是滿滿地挑上一担。有一天，她送肥回来后就高兴地对我說：“娘，我們一伙妇女想出个好办法，做了几个独輪車，試驗了試驗，不管什么路也能走，原来一个人担一担，現在变成一个人推三担。”我想儿媳妇不单是个实干家，还是个巧手家哩！

这些事要說起来就沒个完啊，再說一件我媳妇养瘦馬的事吧！

一九五九年年初的一个晚上，我刚刚睡醒一覺，听见院子里蹬蹬蹬的脚步声，春果拍着門關子叫：

“娘，快开门！有要紧事。”

“半夜三更，有什么要紧事，連明天也等不得啦！”我一边下地开门，一边嘟囔着。

春果进了家，对我說：“娘，今晚队里开了干部会，大家研究要加强畜牧管理工作。第四生产队楊和胜不操心喂养，把他喂的那匹馬瘦得皮子包骨头，站也站不起来。叫誰喂，誰也不想喂，有的主张把馬作五十块錢卖掉，有的主张干脆

杀了卖皮，我都不同意。因为这匹馬喂好，能值两千多元，再说咱生产队的牲口也不够宽余……我想把馬牵回来咱喂上，娘！你說咱能不能放下这件事？”

我想：媳妇是颗好心，可是馬已經瘦成那样，喂好了大家都好，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可不好交待呀！我很作难，好大一陣也沒回答。

春果一見我作难，她就換了換口气說：“娘，我記得你那几年喂咱家的牛就很耐心，哪次不是喂得滚瓜流油？你多教給我些喂养办法，咱婆媳們操个心，就一定能喂胖。”

我左右想了半天，虽说答应了，可总有些不放心，我想这不是件小事呀！馬要当真出了毛病，怎办呢？春果說：

“娘，只要誠心喂，沒个喂不好，也許明年还能給咱下个小驥駒呢！”

媳妇是个急性人，說喂馬天明就要去牵，可是還沒有個閑房子做圈呢，牵回到哪喂呢？春果和我商量，要把她的房子騰出来做馬圈，既然她誠心办这事，就讓她騰出来吧。

一間屋子箱箱柜柜摆得滿滿的，都得收拾干淨才行。媳妇等不得天明，就把我那孩叫起来，两口子把东西全搬到西房，打掉炕，又把我过去喂牛的大木槽抬进圈里安起来……人常說：“儿女有事母担忧”，听他們鬧騰的那股劲，我也一翻身起来，帮他們搬土，拣石头，鷄還沒叫头遍，一个新馬圈收拾好了。

早晨听得門外乱嚷嚷，我想准是春果牵馬回來啦，走出門外一看，春果前边扶着馬头，王支书等好几个人抬着馬陪身走来。我一看，老天呀！哪是什么馬，简直是付馬骨架，

后边还跟着一伙人看稀罕。我听见徐青山老汉对别人說：“春果三十多的人啦，真是发傻呢！眼看馬快断气啦，还往家牵哩。”翠英她媽也尖声尖气地说：“春果要能喂胖这匹馬，我封她当仙家。”

听了这些話，不說媳妇不痛快，我心里也怪难受。我抬起头来看看春果，她头上热气腾腾的冒着汗水，对别人那些风凉話，好似沒听见。正手忙脚乱地一股劲和大伙往圈里抬馬。

好不容易把馬抬进馬圈里，她又对王支书說：“王支书，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也要設法把它喂好，我喂馬沒經驗，可是我娘喂了半輩子牲口，她能帮我的忙。”她邊說邊盯着我，还没等我开口，王支书插嘴說：“春果說得很对，这是咱队的公共財产，要想尽办法把馬喂好。”

开初，那头馬草不吃，水不喝，我們全家都发了愁，往日，春果常是在家里吃饭。那天她端起一碗饭来就走了，鍋里的饭快冷啦，她还不回来。我叫孙女书兰去找她。书兰回来对我說：“奶奶，我娘喂馬吃饭哩，叫再送上一碗哩。”

馬吃了饭，春果就高兴啦，她过来告訴我說：“娘，不怕，馬能吃饭，以后一頓喂它两碗饭，再把飼料煮得軟軟的，馬吃上好消化。”

春果喂馬真有耐心，开初那十来天，她連一个囫囵觉也没睡过，一夜起来看四、五次。十几天以后，馬就自己站起来了。春果每天上地帶上籬头，休息下就趴到岸头上給馬刍草。一天中午，春果給馬添上草回來告我說：“这几天我可是摸着馬的脾性了，馬爱吃苜蓿草，土豆草，以后咱要給它

多剜些这类草。从此，不管天阴下雨，春果总要爬山越岭给馬去剜苜蓿草。就这样，經過一月零十天，馬吃胖了，毛根也順了，变成一头活蹦活跳的好馬了。

后来馬配上种，今年五月生了一头胖胖的小驥驹。

馬刚下驹子那几天，正忙着夏鋤夏收。春果鋤地回來就守在馬跟前，一夜一夜不合眼，白天我抽出些時間來替她看看。我說：“看你累成啥啦，叫你歇两天，你总是不肯。”她又笑笑寬心的說：“娘，不累。这两天正是夏收、夏鋤緊張的時候，哪能歇歇？”叫她这么一說，我覺得自己有些老糊涂了，我想：“她做得对，由她吧。”

正說間，大队下來緊急通知，說下午四點有暴雨、冰雹，各队要全力動員搶收小麥。春果來家說了聲：“娘，看好馬和小驥駒，我去割麥子去。”等我給她盛起一碗飯來，連她的影子也不見了。

雨越下越大，地里的人們一伙一伙地跑回來了。我站在門口眼巴巴地看着，割麥子的人全都回來啦，也不見春果的影子。

雨停了。滿村里都吵吵嚷嚷，有的扳水渠，有的救地，就是不見我儿媳妇。我正在納悶她跑哪里去了，春果滿身泥漿一拐一拐地走了回來。我問她：“怎么啦？”她笑着說：“上地去啦。”

我顧不得給她找件衣服換上，就先看她那条瘸腿，左腿擦破了那么大的一片，还流血。她告訴我：“下大雨的時候，好几条洪水渠都決口了，那大水一股股地都流進地里。我想大家辛辛苦苦闢了半年，黃灿灿的麥粒還沒从地里收

起，眼前就要被水冲淹了，这是多大的损失呀。我和大家商議了一下，十九个人就都去堵口子去了。有个口子太大，堵也堵不住，我就使劲搬了块大石头去堵，誰知水浪很猛，沒等走过去就把我连人带石头冲走了。腿上的伤就是这样擦破的。”

听着媳妇的这番訴說，我的心不知是高兴，还是心疼，难怪乎社員都推举她当模范，县里省里評她为紅勤巧标兵。真是，有这么一个好儿媳妇，我老婆子脸上也觉着光荣。

騎狼英雄張有成

王一舟

很久前，听说这山里出了位骑狼英雄。凡是听到这事的人，都要惊奇地赞扬几句：“真不简单哪！打狼的人有的是，骑狼的人还是头一次听说哩！”

虽然我还不知道这位骑狼人的姓名，可是今年我一来到这里，就到处向老乡打听。希望看见这位骑狼英雄。

一天，一位年轻人对我说：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张有成老汉？他骑狼的事我说不上来，我就知道他是咱山里打山害的专家。不管是天上飞的还是地里跑的，那怕是象鸡蛋那么大点山雀呢，不飞在他的眼前便罢，一飞在他的眼前就别想再逃脱。什么山鸡、野兔、狐狸的一打就是一大串一大串的，听说去年秋上，光山狼还打了二万多只呢！因为他除害出了名，站枪、坐枪、飞枪、睡枪样样打得准，我们这里人都叫他神枪手。”

“唔，这么有办法的人，他在哪？”

年轻人指着我面前一座座的大山说：“说不准，他今天在这座山上，明天又在那座山上。你想找他，就上这座打虎岭上试试看，他是个高高大大的老头子，也许你一见就会認识他。”

六月天的打虎岭上，山风飕飕地吹着，好象平川三四月

的季节，当我走上山顶的时候，披着的一件棉衣已經不觉得是件累赘了。

砰！砰！两声清晰的枪声在我耳旁响了。我向四处望了一下，没见一个人影，心想，打枪的人一定在附近。我放慢了脚步又走了一小会，果然不出预料，在一堆浓密的草丛里，一个人面朝天躺着正在吸烟，他身旁堆着山鸡、兔子什么的一大堆。也許这人就是张有成吧；我一边想一边走近他的身边。唔，果真是一条高高大大的汉子，不过可不是老头子，看样子最多也超不过四十岁，脸红红的象那秋天地里的高粱色，腰板硬朗朗的真结实啊！不管他多大年岁，我还是称呼他老大爷吧！

“老大爷，刚才枪响是你打的吗？”

“对！打的就是这个。”他坐起来用手提起山鸡让我看：

“同志，你瞧这两只山鸡有多么肥，足有它四斤重。”

“哈，就是不小，老大爷，一天你能打几只？”

“嗯，你要問这个，这可沒有个准，只要有就能打住，这山上打完了，再上那山上打。白天山鸡不爱落树，咱晚上再打。不过，咱可不能光打它，还要打别的，象山狍子、山雀、狐狸、兔子等都是些害虫。是害虫我都得打，打别的也要打山鸡，不过我不是專門打山鸡的……”我发现这个烈性子老汉是个很能說的人，他生怕我沒听懂他的話，边說边指手划脚地做解释。

我又問他：“你打下这些山鸡山兔的是……。”看我的話還沒有完呢，他又搶着說啦？

“不是我个人的，也不是我那个生产队的，是全公社的。”

“唔，你是住在公社里？”

“你看你，又没听懂我的話，我不是公社的，是由家坪生产大队的。我是說我打下的这些东西既不交我那个生产大队，也不給公社，更不归我个人。”

“那交給誰呢？”我沒有听清楚，忍不住地又問。

“是給全公社的社員們！我們公社十几个生产大队，社員都爱吃山鴉山兔。我在那个山头上打，就把打下的东西交給那个山附近的生产大队，讓社員們改善改善生活。我不要什么報酬，只要他們在我的这个（他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本子）上記上个数字，我把这些狡猾山雀的尾巴爪子都剪下来，一齐交給我們生产大队記上工分。听懂了嗎？同志，这就是我的劳动日。”

“原来是这样啊！老大爷，你是公社里專門打猎的？不简单呀！干这行多少年了？有个叫張有成的猎手也和你在一起嗎？”

这老汉听见我的問話，嘿嘿地笑了起来。他臉上涌起一层得意的表情，象在故意捉弄我似的說：

“張有成嗎？他不在別处，不是就在这山上！”說着他又嘿嘿地笑了，重新給我做解釋：

“同志，我就叫張有成呀！干这行已經三十多年了。”

“哈，真湊巧，原来你就是張有成。”我高兴地握着他（他的手，要他給我講他那段騎狼的故事。

“好啊！同志，”他的眼睛閃着亮光，眉头动了一下，

對我說：“從哪先說起呢？我看還是打頭向你說說吧：”

你以为我就叫張有成？這可不对，我的原名叫張雲德。有成是老人們隨便叫的，說隨便可也不隨便，還是有原因的。我小的時候最調皮，成天爬山上嶺的不停閑，除了愛要還愛幫助爹爹做活。村里的人經常愛當着我爹娘的面夸贊我。說什么這娃娃可是個有出息的，干甚象甚，一春天三下兩下子就把地里的糞給他爹送完了，還要出去給人家打短工。別看人不大，將來長大了准是個“有成”的人。就这样，左鄰右舍的，這個說我有成，那個說我有成，日久天長了有成就成了我的名字。

說有成，我說也真是有成！我十五歲的時候已經長成條大漢了。敦敦實實的足有扇門那樣高。那時候，我們全家七口人只種了七分地，根本就不夠我和爹爹折騰，可是勞力再強，沒錢置地也枉然。

本地就少得連全家人的嘴都糊不住，再加上那些討厭的山害又多，狼狽兔子成天窜到地里，把莊稼糟蹋得不成樣子。我一見到這些，肺都氣炸了，碰到我手里准要拿起石头把它砸得稀巴爛。爹見我趕早摸黑，一有空就在山上打狼狽，就生氣地罵我：

“那麼大的人了，有空不做個正經營生，倒和山狼狽有緣分來了，三岁啦還是两岁啦？”

“哎呀爹，看你說的，這些禍害把咱的莊稼都咬壞了还不叫打？你要把它們當神仙供起來？”

“誰說要供它？我是說滿山那么多，累斷筋也打不盡！”

嘿！我不管爹說甚，要打，反正就要打。从那时候起，我就打起山害来了。成天不是鼓捣个弹弓就是做支土枪，两条腿不停地在山沟沟里乱窜，打下的那些狍子、山雀一大串一大串的；村里的娃娃們最爱来看热闹。

长到十八岁那年，我就想着法弄起“大家伙”来了。嘿！你知道大家伙是甚？就是狼。那时候，我們山里的狼多得很哪！时常成群结队地出来吃人吃牲口。尤其是一到太阳落山，就沒人敢出門，家家戶戶紧閉着門子。就这样，狼吃人的事还是不断。

我开始跟狼打交道时，用的是我自己做的那地枪，晚上人靜的时候把它支在狼肯走的地方。我守在暗地方听枪声，只要听见枪声一响，我跑去一看，哈，准不会白跑，不是一只大狼便是一只獾子。

就这样，越打越有准头，我的兴趣也就越大，一有空，我到处找狼窝，查狼的足印，日子久了，有了点經驗，不管是狼还是狐，只要是它們走过的地方，我都能看出个八九分来。那时，我已經不单支地枪了，一心想要掏狼窝。我老婆知道了我的心事，不住地在我耳旁叨叨：

“娃子爹，可不能胡來呀！支地枪就够险了，你还要掏狼窝，想找死嗎？”

“嘿！看你胆小的，你以为狼那么可怕？不是吹，它一見我保险胆就酥了，狼和我向來就是冤家对头……。”不管我怎麼說，老婆总不愿意我干这冒险事。可是，我才不听她的話呢！打山害是为大伙办好事么，好事就一定要干。

“那天，我发现一个狼窝，天刚麻麻亮，我头上套了一个

銅臉盆，躊躇滿懷地踏進了狼窩。哎呀！好大一股腥臭味！我剛想仔細地看看裏面，“嘆”的一聲，我打了个噴嚏。這一來不要緊，那幾只狼慌慌張張地亂闖開了，我握着雪亮的刀子一下子先插進了大狼的喉嚨，它慘叫了一聲躺下了，一群小狼着了慌，吱吱呀呀地亂嚎起來。我再也不管它腥臭不腥臭！揮着雪亮的刀子，格噠格噠几下子就捅得沒有一只活的。天大亮了，把它們一只一只抱出了洞，這時，才清楚地看見，只有一只母狼，其余的五只全是一些半大不小的狼。

我掏狼窩的事，很快就傳出去了，方圓五十里的鄉親們都提着禮物來看我。大家的心意我全明白，因為平素受狼的害太大了，有幾個婦女向我一說起他們的孩子被狼吃了的情景時，一個個哭得象個泪人，我也難過呵！我對她們說：“不要難過了，我張有成一定要把山上的這些禍害都除掉。”

同志，那些年我一共打死了六十六只狼，為這事，我的名字還上了山西日報呢！

要說我騎狼的事，這是後來的了。一九五四年的時候，我們山里的狼已經不多了，我們這行的人多半是打獵子和山兔，很少再碰上狼。可是，狼跟我是有緣分的，這一夜又叫我遇上了。

天黑洞洞的，沒有一顆星星，山風颼颼地吹打着樹葉，這時，我正在回家的路上行走着。

嗯！我的鼻子皺了一下，又聞見了狼臭味。我就放慢了脚步想停下來等等。可是，心想天這麼黑，就是狼來了也看不見。好在離家不遠了，我就三步并兩步地跑了回去。

老婆見我就說：“外面風那麼大，你咋才回來？快吃完

飯歇歇吧！”

“不！還歇？你快給我點着馬燈。”

“这么晚了，你还要干甚去？”老婆不解地問我。

我說：“你別管了，反正是好事，今晚上我又不想睡覺了。”

我老婆一听這話就惊奇地說：“什么，難道又有了狼了？”

“是呵，你快給我馬燈。”我急促地催着她，她了解我的脾氣，就提着燈和我一齊出來了。

我選了个地方把槍支上。老婆又說：“你先回去吃上點東西，等槍响了再來也不晚。”于是我就和老婆又回了家。

嗬！剛端起碗來，嘣的一聲槍就響了。老婆扯了我一把沒扯住，我拔腿已經跑到了支槍的地方。

哎呀！不好，槍沒有打中這鬼東西，我見一只足有丈把長的大狼窜在一旁，嘴一動一動地正在吃我放的那只雞。這時，我心理真有點着慌，因為赤手空拳的除了一个馬燈什麼也沒有拿。我剛想閃開，不想這個凶家伙一下子就向我撲來了，我來不及躲閃，情急智生，將身子一縱，跳得几尺高，落下來剛好就騎在了它身上，两只手緊緊地抓住了它的耳朵。

狼急了，屁股一撅，飛跑起來，一窜一丈多遠，你知道我是个高個兒，騎在狼身上可不是味道，兩條腿在地下直拖，被亂石給擦得皮開肉爛，我咬了咬牙。十多分鐘跑了足有二三里地，這個狡猾的東西一下子就臥倒了，头不住左右搖擺想咬我的腿，我拿定主意，把它的两只耳朵并在一只手

里，然后，一只手握住它的前腿伸到它的嘴里，只听得“卡喳”一声，这个家伙就这样咬下了自己的一只腿，它也急胡涂了呵。我又再握住它的另一只腿时，它已无力地瘫在地上了。嘘！这时我才算松了一口气，浑身的劲又大了起来，我大喊：“有狼，有狼，快来捉！快来捉！”

我老婆領着村里的人赶来了。乡亲們見我騎在狼背上，有的人还不敢走近我的身边，有的人从我身后递了一把刀子过来，我举起来，三下两下的就結束了这个家伙。

同志，这就是我騎狼的那回事！

张有成向我津津有味地說了这么半天，現在他站了起来抖了抖身上的土，馬上要走。可是，我的思想还沉在他那騎狼的事情里呢！由不得又問他：

“老大爺，你真有胆量，那陣子你一定很年輕吧？”

“嘿！年輕什么，你想我今年五十岁了，六七年前的事，还不是四十多岁的人啦！”

“怎么，你已經五十岁了，看样子才象四十岁呵！”

“哈哈！这么說，我老汉是越活越年輕了！”他一面笑着對我說，一面迈步要走。

我說：“急什么，再歇一会吧！”

“不，可不能再歇了，我还有工作。”說着，他头也不回的通通地走去了。我望着他那高壯的背影，向他投出欽佩的目光。

山风颼颼地吹着树叶。老汉繞了几个弯，我就看不見他了。

当我下山的时候，又听见砰！砰！的枪声响了，我不由

得抬头向山上了望。

唉！这老人正站在山头上向下面看呢，我隐隐约约地听见他在喊：“同志，回来尝尝咱的山鸡！”

“谢谢你，骑狼英雄。”我也放开喉咙向他喊。

可能是他没有听清我的话吧！只见他正在向我摆手微笑呢！

山藥蛋逼上梁山記

· 黃省吾 肖青

打虎岭是咱們公社有名的山峰，被称为太行九岭八峰之一，东邻凤凰山，西靠五龙沟，地勢险峻。傳說唐朝李存孝夜投沙陀，在这里打过老虎，所以后来的人就叫这里为打虎岭。也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打虎岭被公認為不长庄稼，不养人的苦穷地方，古来有一首歌謠这样唱的：

西沟打虎岭，山高雾腾腾，
豺狼虎豹多，五谷全不生；
白日阴森森，风大草不青，
六月三伏天，棉袄不离身。

說起打虎岭的冷来，也是怕人，就象歌謠里唱的一样，三伏天中午也得穿上棉袄。打虎岭的太阳，从来就是沒精打采的，冷还不說，更怕人的还有山害。据老一輩人說，好多年前，河南洪水淹了庄稼，树叶草根都啃完了，地主老財还逼着要租子。实在活不下去了，一伙灾民，才离乡背井挑着儿女逃荒到平順。逃来逃去，总沒个落脚处，就逃到打虎岭，见这儿岭上岭下的荒地有的是，便滿心高兴打定主意在这儿安下家来。打了几間山洞，立下了鍋灶，真打算过日子呢！忙了整整一个春，辛苦苦苦种下了谷、玉茭、豆、菜，谁知一颗也收不下。白白地扔了借来的种子，这且不说，山

害伤人的事經常有，半夜里，狼嚎虎啸，真是提着颗心过日子。慢慢地人們又担着鍋碗离开了打虎岭，只剩下一家人还守住山洞想刨点药材活命。一天，夫妻俩上山刨药材去了，家里只留下个不能动弹的老媽媽，带着刚刚滿月的孩子。刨药材的人一回家，家門口只剩下一滩血迹和孩子的一只烂鞋，两口子哭得死去活来，病了只好担上鍋碗，哭哭啼啼离开了打虎岭。

这虽然是好多年的事了，可是，流传下来一句话：“打虎岭是天生不养人的地方。”

从此，再沒有人打算到打虎岭种地安家。

老古話咱不去說它，就說咱們搞起互助合作以來，打虎岭上也植过树，造过林，打山害的能手打过虎狼，也有成群結伙的人采集药材，但打虎岭总还是个荒山僻岭。

可是在党提出大办农业以来，打虎岭完全变样啦，咋样变的，讓咱來說說：

一九五九年初春，打虎岭的雾鋪天盖地。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白汝森同志披着大氅，扛着一支猎枪，象鹰似地站在山岭上，他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巡視着远近山头上野兽的踪迹。一只猫脚獾，箭似地钻进了山洞，两个跟随白书记打山害的猎手，死死地堵住洞口，一面大喊：

“白书记，獾在这里！”

白书记扔下了大氅，和两个猎手刨开獾洞，經過一阵紧张的战斗，一只又肥又大的猫脚獾被擒住了。白书记提着獾笑着說：“打虎岭的獾比别的山沟的獾长得壮，这是什么原因，你們知道嗎？”

两个猎人嘿嘿地笑了：“想必是人們嫌这里冷，不愿到这裡打山害，所以獾才长得又肥又大……。”

白书记点了点头，又补充了一句：“也許这里的自然条件就适宜獾的生长。”他环顧了四周白皑皑的群山，长长地出了口气才說：“打虎岭是个好地方呵！”

两个猎人在一旁接了話：“不对，白书记，是个最賴的地方！”

白书记猛的掉过了头：“为什么？”

“这里五谷不生，种下收不上，山害又多，經常出来伤人，所以老乡們都說打虎岭是絕命岭。”

白书记想了想說：“話不能这样說，山害多是实在的，五谷不生倒不一定吧？”

“一定的。白书记到公社來的时间不长，还不知道底細呢，若是打虎岭能长五谷，人們早就在这里安下家了。”

白书记听两个猎人說着，心里却在琢磨別的，原来他在觀察山頂上的油松林。

“你們看，打虎岭过去是不长树木的，可是五八年公社在这里造了油松林，长得挺不錯么。”猎手們还想說什么，白书记已經領會了他們的意思：“油松是針叶树，耐寒；可是五谷也各有各的脾性，一定有适宜栽种在打虎岭的庄稼，一定有的。”

在一次生产会议上，正在討論山药蛋的問題，因为近两年来，耕地里种的山药蛋全都减产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大家都在一个劲地圪吵。話題慢慢轉到楊威生产队的山药蛋上，誰都知道一九五七年楊威生产队遭到旱灾以后又遭到涝

灾，别的庄稼都受了损失，唯独山药蛋获得了大丰收。

白书记说：“这里面就有文章，是不是山坡上的山药蛋经得起旱和涝哇？”这根线头一提，大伙的兴头就来啦，在会上终于得出了这个结论，山坡坡上的山药蛋不怕旱不怕涝。适应于高山气候。

白书记高兴地说：

“好经验！咱把耕地全种上五谷，山坡地全种上山药蛋。打虎岭受了一辈子冤枉气，这下可以出头露面了，咱们现在大办粮食么，就得向荒山要耕地。打虎岭几千亩土地呢，叫它听咱们分配任务。”

大伙一听听说上打虎岭种地，都觉着稀罕，一个个拿不定主意。白书记一瞧这阵势，知道传统的看法威胁着大伙：

“不要被旧看法吓着了，同志們，打虎岭有什么可怕呢，不过是冷一些，有两只野兽，咱们有猎枪，打下山猪、山羊好改善生活么，有什么可怕的？”大伙也觉着是个理，可是究竟行不行，谁的心里也没底，白书记接着又说：“党中央号召大家支援农业，咱公社干部就在打虎岭打响头一仗，咋样？”大伙被白书记的热火劲鼓舞起来，都一致赞成到打虎岭去开荒。

三月间，正是播种季节，白书记亲自率领公社里各行各业的干部共一百多人上了打虎岭，在荒地上种上了山药蛋，谷子、玉米、红萝卜、荀子白，大规模进行试验。种是种了，收不收确实还是问题。有些社干们这么想，就是扔种籽也就让它扔这一回；万一收下几十几百斤，也不枉跑了这一遭。

收秋的时候，白书记又领着大伙上了打虎岭。到了打虎岭一瞧，玉米还是青青的，黄不了，茴子白是蓬散叶，包不住心，谷子更是秃子头上的头发稀拉拉的。大伙一瞧这光景就凉了半截，一个个瞧着这黄不黄，青不青的庄稼，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气。

“瞧，这是啥？”李顺达的本家，农具修配厂那位六十多岁的李老汉，举起手里的山药蛋高兴地大喊。大伙走拢一瞧，这山药蛋长得奇怪，圆滚滚敦敦的比得上一个西葫芦。这一下，打虎岭可红火啦，你一锄，我一镢地刨开了山药蛋。

“哎哟，真多呀！”有个妇女一锄刨出一窝山药蛋总有二十来个，喜得她活蹦乱跳。只听得这边：“呀！”那边：

“哟，大个儿。”粮站站长郭祿增把皮帽子摘了，小大衣脱了，就只剩下一件贴身衬衣，还是满头大汗，口里一个劲儿嚷：“好家伙！”李老汉更是浑身有劲，他边刨边说：

“打虎岭，真不赖，一镢一斤山药蛋！”说得大伙笑得直不起腰来，大伙刨得正起劲，山腰上跑来一个人，嘴里直嚷：

“山药蛋咋样？”走近身，才见是公社医院的段医生，到桑彰沟去给人瞧病去了，走了十九里地，翻过一架大山，现在他特地赶来参加收秋的。他气喘吁吁地跑到山药蛋地里，猛瞧见大个儿山药蛋，就嚷叫：“打虎岭出了宝贝呵！”说完，把棉袄扔到地上刨开了，打虎岭到处是嘻嘻哈哈的笑声，赶得野兽无影无踪了。

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打虎岭从没这般红火过。收工回来算了算，二十五亩共收了山药蛋三万多斤。当晚给大伙煮了一大锅，你一个，他一块，吃到嘴里沙沙的，人人都夸

好味道，一边吃一边细细品味，说打虎岭山药蛋这好那好，还说，明年再上打虎岭种它几百亩山药蛋。

打虎岭改模换样了，再不是绝命岭，荒山坡了。公社在这里办了个林场，已经有四户人家，二十三口人在这里长年落了户，山岭上升起了缕缕炊烟。一个新办的畜牧场在这里很快就要动工，成千成百头羊、马，还有荷兰奶牛，一批一批送到了这里，再也看不到那荒凉景象了。为了充分利用打虎岭的财富，公社还准备在这里建设一个药材加工厂，大量种植党参、大黄等名贵药材。

如今说起打虎岭，谁也夸它是个宝地方，在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会议上，干部们把目标都朝着打虎岭，向打虎岭要耕地，向打虎岭要几百万斤粮食。腾出平川好地种五谷，成了大家新的战斗口号。干部、社员个个是雄心壮志，喜笑颜开，决心把山药蛋送上梁山。我们那位谋善断的白书记笑着说：“山药蛋遍上梁山了。”

工農携手齊躍進

方中谷 背 河

在金星公社境內，有一條新修的公路，這條公路雖然只有百十來里長，它却把長治鋼鐵廠和金星公社兩萬多工人農民的心緊緊連結在一起了。你瞧瞧，每天總有一、二百輛大卡車、六百余輛膠輪大車、小平車和鐵輪車，滿載着礦石，鴨鳴榔響、吱吱扭扭，從西沟公社的十個礦點上往常家池火車站運送礦石，然後由火車直接送往長治鋼鐵廠。長鋼的工人老大哥們總是最歡迎西沟公社的礦石的。他們說：

“西沟公社的礦石掂在手里重甸甸的，含鐵量達到了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有這樣的好礦石，不愁出不了優質鋼！”

這話傳到西沟農民兄弟的耳邊，誰也打心眼里高興。你想想，西沟的礦石過去埋藏在高高的太行山頂上，山高坡陡，人上不去，礦石下不來，如今却讓礦石美美地坐上汽車火車到長治去，直接為祖國工業化、農業機械化服務，這是件了不起的大喜事呵！

說起來，這些都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功勞。那是全民大鬧鋼鐵的一年，土法洋法都上了馬。西沟也要煉鐵煉鋼啦，可是沒技術，不知咋的煉法。長治鋼鐵廠知道了這件事，就急急忙忙派來了幾位師傅，幫助公社建起了土方爐、土窯爐，還幫助社員煉了幾爐，師傅們都說西沟的礦石質量

高，炼出来的铁好。大伙听了劲头就更大，决心再办一个农具修配厂，自己动手制造农具。师傅们又帮公社建了工厂，长钢党委特地送给公社一架刨床，还帮助公社培养了几名工人。山沟里办起了工业，铁水钢花映红了太行山。

全民动手炼钢铁，到处都建炉，需要大量的矿石。西沟的矿石都在又高又陡的山上，山路崎岖难行，运输矿石的交通工具就只有毛驴，毛驴驮下的几块矿石连土炉都不够用。正在这个时候，公社得到了一个消息，说长治钢铁厂钢产量大大提高，可是矿石供不应求，要求各方大力支援。

社员们从主任李顺达同志那里听到了这一消息，便三三两两议起来，有的特地跑来提建议，西沟的党支部书记马何则说：

“顺达哥，支援炼钢铁就是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何况长钢的工人老大哥前些日子支援咱们炼钢铁、建工厂；现在长钢缺矿石，咱们西沟有的是好矿石，应该想办法支援！”

生产队长马玉兴接着说：

“我同意老马的建议，要支援就马上支援，毛驴驮赶不过来，咱们社员们都担矿石去！”

副主任申纪兰在一旁听了大家的意见，知道大伙儿的焦急心情，都是盼早日支援长钢，支援钢铁元帅升帐，可是她认为人推牲畜都赶不上趟。因为她和顺达都到长钢参观过，那里的炼铁高炉都是大肚子，一次就得装好几吨矿石，靠几条毛驴和几条扁担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顺达也正是想的这个，他们研究了一下，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开一条公路，把公社十几个矿点都连接起来，让长钢的运输卡车和公社组织

的牲畜大車來來往往运送矿石。可是这得和县委及長鋼方面研究才行……。他們正思謀給县委汇报，忽然，桌上的電話鈴叮叮地响了，是县委来的電話，原来县委已和長鋼研究好，并且作出了决定：馬上动工开一条公路，通过西沟公社的各个矿点，直达常家池火車站。

大跃进的日子就得分秒必爭，公社党委把修公路的通知刚刚传达下去，各个生产队的社員便都搶着来报名当民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人干脆把䦆头籠头都扛了来。公社干部們个个都是好样的，不管办个甚事，从来就没有扭扭捏捏那一套作风，說声干，就挽起了袖子，迈开了脚步。于是，从西沟、井泉、西安里、消軍岭、桑彰沟等处到常家池的線路上，摆好了陣勢，一个空前未有过的修路运动展开了，紅旗就插在悬崖絕壁之上，修路大队掄起了祖祖輩輩用來开荒的䦆头叮哩当啷地干了起来。逢山开山，逢沟填沟，在百里河滩上游，更是挖渠筑坝，逼水修路，巨幅的大标语写在石崖上，写的是：

“為鋼鐵元帥升帳开路！”

“讓运矿大軍暢行无阻！”

.....

这样苦战了一个冬春，一条弯弯曲曲的盘山大道终于在太行山的脊背上修成了。在正式通车的那一天，长治鋼鐵厂的采矿場在金星公社的龙鎮村正式宣布开工，也就在这一天，金星公社的社員們和長鋼的工人們举行了友谊联欢，鑼鼓鞭炮声和矿山的开山炮遙相响应，从此，沉靜的山沟沟被載矿汽車的鳴叫和开山炮的吼声吵醒了，变成了一个热闹的

矿区了。

修成公路还只是支援长鋼的开始，为了保証給長鋼以足够的原料，公社組織了一支采矿队和車馬大队，專門給長鋼采运矿石。由于四面八方的支援，在大战鋼鐵的日子，長治鋼鐵厂連放几次鋼鐵卫星，并且还創造过長鋼日产超大鋼的奇迹。各地的賀信賀電象雪片一样飞到長鋼。長鋼工人老大哥的光荣也是金星公社社員們的光荣，社員們听到这喜訊，采矿运矿的工作更是搞得热火朝天了。

可是，天公不作美，正在这热火劲头上給浇凉水了。先下了两天小雨，然后又下了两天大雨，最后是一場暴雨，一个小时就达到了七十公厘，历史上少見的汹涌洪水 橫冲直撞，把几条新修的公路全部冲断了，所有的运矿車輛不得不停止运输。采矿場采下的矿石下不了山，在常家池等待装矿的火車鳴鳴地呼叫，最后只得空車回厂。

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对鋼鐵厂來說，沒有比缺矿石更叫人发急的事情了：运不来矿石，出不了鋼鐵，生产就有停頓的可能。長鋼党委办公室的空气异常紧张，党委們研究了这一問題，給駐在金星公社龙鎮采矿場的高厂长拍来了一份加急电报，电報上写着：“两昼夜矿石停运，全部高炉即將停产，接电立即动员全体干部职工，想尽一切办法搶修公路，运回矿石，保証生产正常进行……”

高厂长讀着电报，額上的汗水擦了一把又一把。高炉需要原料，矿石却运不下来，是呵，要搶修公路，越快越好……他赶紧披上衣服出去，誰知与刚从外边进来的公社主任李順达撞了个对面。这一天，李順达正帶領社員引洪水浇

他，整整忙了一天，很是疲乏。当他听到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白汝霖同志谈到公路冲断，长鋼矿石发生恐慌的问题，他连水也没喝一口，就和党委们研究好，决定全力支援长鋼，保证最短期間把公路修好。

現在，李順達同志正是为这事来通知高厂長的：

“老高，不用担心，搶修公路的事交给咱们公社。白书记已带领三百名社員出发修路去了……”

高厂長被李順達同志的到来感动得说不出話来了，他紧紧握着李順達的手，过了半晌才說：

“順達同志，我代表長鋼黨委會感謝你……！”

李順達說：“快別說謝不謝的話了，修路要緊！”

高厂長答道：“对，說得对，我发动采礦場职工干部統統参加搶修公路去！”

本来，按平日的速度，整修这段公路至少也得一个星期，可是在大跃进的現在，在保証鋼鐵元帥升帳的現在，男女老少都自动来了，都扛上鐵鎚鐵鍬支援来了。小石头一个人搬，大石头两人抬，每个人心里都想着这个問題：尽量提前把公路修好。

已經是深夜了，公路两旁的灯笼火把如同繁星。老天爷好象故意和人們斗法，偏偏又刮起风，下起毛毛雨，社員們冒着风雨挖通渠道，抬石垒路基，經過三明三夜的战斗，终于把公路修好了。于是，数百輛运矿車輛才又嗚嗚嘟嘟、吱吱扭扭地开动了。这时候，高厂長代表長鋼給公社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

“感謝农民兄弟的大力支援，使我們出色地完成了鋼鐵

任务！”

李順达代表公社的社員接受錦旗的時候，一邊說道：

“同志們，不要客氣，咱們工人農民本來就是一家人；工人老大哥生產鋼鐵，咱農民兄弟生產糧食，都是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么，互相支援，理所應當呵！”

順達同志說得很對，旁邊的人都拍起手來。

這件事情過去了沒多久，就是农忙的秋收时节。社員們正忙着從地里收谷子和玉茭。這年的秋糧特別好，社員們的情緒很高。十九號晚上，社員們還在電燈下打場，忽然從廣播筒里傳來了縣廣播站的氣象預告，說從二十三日開始一連三天有大雨，縣委通知各公社爭取在雨前把成熟的谷子玉茭搶收回來，以免受雨後霉爛。這個消息一下子就使全公社騷動了，秋收时节，怕的就是這連陰雨，一年的勞動果實能不能收回來，就看這幾天呵。各個生產隊長聽了廣播，連夜帶領社員往地里跑去，有的割、有的捆、有的搬，從公社黨委書記、主任到各大隊的支書和隊長，都是一馬當先，投入了搶收運動。

到了二十日早上，天色已經起了變化，陣陣冷風從山谷里吹來。割下的谷子都在地里，掰下的玉茭子堆成了座座小山，公社所有的運輸車馬都出動了，車拉的、駝駄的、人擔的，川流不息。就是這樣，也仍然來不及把收割下的莊稼運回去，大伙的心情都異常緊張，正在這緊張的時刻，從遠處的公路上響起了汽車喇叭聲，只見一輛接着一輛的大卡車，風馳電掣般朝地邊開來。社員們心里好生奇怪，忽見大卡車煞住了，車上的職工干部和工人家屬一窩蜂跳了下來，原來

是長鋼采礦場的同志們來支援搶收了。高廠長和地頭的李順達同志說了兩句話，表明了來意；然後，他一揮手，支援大軍就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抱上一捆捆的谷子往卡車上裝，一部分立即揮動鎌刀割起谷子來。收割的莊稼堆成座座金山，大卡車載走了座座金山，工人們和社員們肩並肩地投入了熱烈的、緊張的搶收鬥爭。

由於長鋼采礦場同志們的全力支援，終於在暴雨之前把成熟了的莊稼收回來。當解放牌大卡車載着最後一車谷子回到生產隊，大雨就嘩嘩地下起來了。公社主任李順達和長鋼的高廠長並排站在公社黨委會門口，他們擦着額上的汗和雨水，興致勃勃地談著話。

李順達說：“老高，頭一次修公路是農民支援工人，這一次是工人老大哥支援農民兄弟呵！”

高廠長笑着說：“這就叫工農攜手齊躍進，只要咱們工人農民團結緊，就連老天爺也拿咱們沒辦法。”他問旁邊的工人和社員道：“你們說是呀不是？”

“是。”

旁邊的工人和社員也正在擦着頭上的雨水和汗水，聽見了兩位領導同志的談話，都異口同聲回答了。然後你瞧著我，我瞧著你，高興地笑了起來。這時，歡樂的笑聲和嘩嘩的雨聲混合在一块兒了。

勤儉是个傳家寶

曾小唐

在金星公社里，年年有很多人來參觀訪問。沒有見過李順達的人，都以為他經常到太原，上北京，出過國，見过大世面，經見的大場合多，眼界寬了，可能有點洋味了吧！家里一定收拾得很闊氣很排場的。那知道這猜想都不對，只要見過李順達的人就都知道，他身上那套洗得褪了色的藍布衣裳，不知穿了多少年，一條羊肚子手巾扎扎实实地綁在头上和普通社員一样样。家里的陳設也簡簡單單，院子里的東房，原來是一個烂草棚，後來因為往來的客人沒處住，才改修成三間客房。屋子的正牆上挂着領袖像，周圍有几张地圖、照片和國外友人送給他的一些紀念品，此外就是炕上有几套新鋪蓋，這就算是西沟头等漂亮房子；是專門接待客人的。至于他自己一家大小呢？却仍然住在西邊的一間小窑洞里。他娘從河南逃難來的時候，帶的一輛紡花車，直到前年才送到北京歷史博物館做展覽。從爺爺手里留下來的一把菜刀，磨得剩下半截了，還當好刀用。其實，順達並不是天生就喜歡穿破的用旧的，不知道講個排場，更不是土氣對生活不會安排，而正是由於他最善于生活，最懂得勤儉持家的道理。他經常肯對社員們這樣說：“過日子當仔細，就是富日子也要會過，細水長流才能富上加富。咱們國家正在建設

时期，事事都得精打细算，勤俭节约才行。勤俭是咱的传家宝啊！”

是的，就凭这传家宝，把这个穷日子过富了。每逢来访的客人要他们介绍自己勤俭办社的经验时，毫无疑问，大家第一个要谈起的，当然是他们这位勤俭持家的好主任李顺达。要问他是怎样领导大家勤俭办社的，这里，就随便谈几段小故事吧：

小钱能办大事情

那还是刚办初级社的那阵，为进一步发展生产，社干部们算了又算，七凑八凑，从互助组满共才积攒下一百廿元公积累金，就要打起锣鼓来唱戏了。这事情在当时不能说不是个最大的困难。因为，合作社不同于互助组，人多、摊子大了，就靠这点家底，别说是大搞农业基本建设，就是添农具、购籽种肥料的话，连个零数也达不到。怎么办呢？巧媳妇难做无米的饭，大家伙在制定生产计划的会议上吵得厉害，有人说，办初级社是件大事，没有钱可成不了事，干脆叫社员们筹筹款吧！有人又说，要社员们筹款，还不如干脆向国家贷款，国家有办法，只要稍稍动一下就解决了咱们的大问题……。可是顺达呢，却说：“这事不行，办社为的是让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可咱来不来就叫社员们筹款，而社员们眼下手里没有钱，这能说是为社员切身的利益打算吗？再说张口闭口要向国家贷款，国家又不是只有咱西沟一个合作社。如果全国数不清的合作社都伸起手来叫国家想办法，那咱们国家还进行不进行工业建设了？”顺达的几个反问，问

得大家心服口服，都异口同声地说：“是啊主任，那就想个最得当的法子吧！”

順达說：“得当的办法沒有窍門可找，只有一条老經驗，就是凭苦干实干起家。过去，咱既能靠六把饅头鬧騰起来互助組，不管多少，咱互助組还积垒下一百二十元公积金，現在就更該有信心再靠这一百二十元来扩大生产发家致富。”

“对，”大家又齐声地说：“那就苦干实干起来吧。”不过，怎样苦干实干？干些什么？还一时想不出很好的办法来。这天，天晚了，會議开到这，虽说沒有做出什么具体的計劃来，但却解决了一个重要的問題，大伙思想統一，信心足了，都表示决心，下去要想些积垒資金的好办法。

夜里，順达躺在炕上，翻来复去，瞪着两只眼睛又睡不着了。他老婆桂兰責怪他：“你呀！就和別人不一样，这才办起合作社，家业还没有建立起来呢，什么事又把你烧得睡不着了？”桂兰說這話本是跟男人在开玩笑，那知，她說了“烧的”這話，竟把順达提醒了。他想，燒的柴火是打山上砍来的，山上不光有烧的，还有一些珍貴的野生药材，难道这不能利用起来嗎？是啊！他想到这，禁不住笑出了声音，引得桂兰莫名其妙，沒等她弄清是哪回事呢，一見順达早翻身起来，扛着饅头出去了。他踏着皎洁的月光，上了最高的山。第二天中午飯熟的时候，他才背着一捆黃花、綠朵、柴秆、紅根爪等药材回来了，人們一見惊奇地問：“主任，弄这些干啥，难道要开药材鋪嗎？”

“对啦，”順达笑着故意这么答应。然后他向大家招手。要大家凑过来看看。大家說笑着端着碗凑过来了，这时

順達才慎重其事地說：“別瞧不上这点野东西，也別說这是小錢，想想看，咱們大家一人一天刨一捆，合起来就是一大垛，卖给国家，既有利于人民，又利于咱自己。日久天长了，准是一大笔好收入。那时咱买农具添肥料就再不发愁了……。”

順達的話还未說完，申紀蘭在人群里也亮着嗓門說：“这真是好办法，照这么說，利用的东西还多哩！砍柳条編籃子，用麦秆編草帽，养猪喂鷄，打山害都能增加收入呀！”紀蘭的話音刚落下去，生产队长赵相奇又接着說：“不光那些，还可以收集破銅、烂鐵、碎布、亂麻等，这些东西是国家收購的废品，只要咱們組織起来动动手，也是一笔好收入！”大家就这样你說一条，他湊一句，合計起来就有几十样可做的事。喜得順達直說好。他还說：“这就是咱們最好的生产計劃，从今往后，咱大家就抓紧時間，干起来吧，男人們上山刨药材，割柳条干些重活；妇女們留在家里能編織的編織，不能編織的就收集廢品，大家說行不行？”群众听了非常贊成。他們就利用中午吃飯的功夫，开了个精彩 的会。从此就按照这个計劃行动起来了。

从头年的九月开始，到第二年的三月，在仅仅七个月的時間里，由于大家齐心合力，积极投入了这个群众性的活動，就地取材，把能利用的尽量利用，将一点一滴的废品收集在一块，就这样一分辛苦，一滴汗水，果真解决了資金的大困难。秋后，算了一下，沒想到只刨药材一项收入就有二千元，加上其它的收入将近一万元。人們滿意地說：“这下可有家底了，可是这家底来得不容易，全靠一文錢一文錢地



积攒起来的！”順达却笑着說：“对了，要不說甚时候都不要輕看一文錢，要知道小錢能办大事情！”

好鋼使在刀刃上

西沟的社員們，每当提起順达說过的“小錢能办大事情”這話时，就会非常自然地聯想起“好鋼使在刀刃上”這另一段故事来：一九五五年的春天，是西沟办起合作社的第三年。几年来，由于大家那种苦干实干的精神，把这个穷光景改变了。的确是这样，社里的公积金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元增加到五万元，这五万元除了用于农业基本建設和社員們的福利事业等一切应有的开支方面，还結余下一万多元現款，有一万多元現金的人家在当时算得上个富裕社了。人們兴高采烈地，就不知該怎样处理这点結余才好，順达也一次又一次地征求大家的意見。趙相奇滿面春风得意地說：“那还用問嗎？有了錢生产問題解决了，生活又过好了，咱堂堂有名的金星社，就該講講門面了，把錢拿出來修建大礼堂，再蓋个招待所，要不然整天人来客往的，叫人家笑咱土气呀！”

順达說：“咱种庄稼的人，成天跟泥土打交道，还怕什么土气？来，咱就利用些土办法吧！”說着他扛起䦆头，嗵嗵嗵地往东山坡上去了。他叫相奇去召集社員。相奇摸不清是咋回事，当相奇叫着大伙也走上东山坡时，見順达正在破庙门前扔石头，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主任的意思是要改造这个破庙，建新礼堂了。社員們当然同意这样办，大伙一拥而来，当泥工的当泥工，烧砖瓦石灰的烧砖瓦石灰，就这样七手八脚的，只利用几十天的农闲时间，修建起一所又雅致又

适用的招待所和办公室，誰見了誰高興，誰談起誰稱贊。至于大家关心的那一万多元公积金呢？順达早派人从四处买回来几十头肥壮的牛馬猪羊，他們当即建立起牲畜配种站，利用自繁自养的办法，小馬養成大馬；大馬又下小駒，一变十，十成百，几年来不仅发展成羊群、馬群、猪厂，还从中挑选了百十头好驥子，拴起几十輛胶輪車。你看，有这么会打算会安排的好管家，他們的日子怎么不越过越兴旺呢！有人夸順达說：“他看問題有远見。”其实倒不如說他把好鋼使在刀刃上啦！

点滴好經驗

順达非常注意推广群众的先进經驗，你看吧：平时他只要在家，两条腿就闲不住，今天跑到这个生产队，明天又跑到那个生产队，他总是走到哪看到哪，說到哪。有些年青人好跟順达开玩笑，叫他碎嘴老婆。他听见不仅不在意，反而教育年青人，說做工作就得嘴碎脚勤才行，不做細致的調查研究工作，就不会总结出好的生产經驗来！這話的確实在，今年春天，順达巡回办公，來到了井泉村生产大队，他一进村，就見山坡上有一伙人正在大修猪圈，起先，他还弄不清是咋回事，心想猪圈搭在山下好好的，为什么要往山上搬？后来他一打听，才知道社員們为了节约往地里送肥的往返時間，想出这就地积肥，猪圈上山的好办法。順达一想，覺得果然不錯，他不住嘴地叨念着：“哦，一个猪圈搬上山能省十个強劳力，那么全公社十几个生产队，百十个猪圈就能节约千把个強劳力；一个猪圈能多积一担肥，百十个猪圈就能

多积百十担肥，对，是条好經驗。”他越想心里越高兴，高兴得連水也沒顧得喝上一口，就又匆匆忙忙赶路，往公社走了。在路上，他又碰上了肖軍嶺生产大队的羊工徐群中，正赶着羊群往大山上走。咦，他想，徐群中放羊为甚不在他岭子上放，跑到这来了？于是他高声地喊：“老徐啊，眼下你們岭子上青草不够么？”

“哎，多着哪！主任，我到这来是查看查看非耕地，打算給羊种些飼料哩！”順达听了徐群中的話，喜得早合不攏嘴了，他連連向群中揮手表示称赞，顧不上多說，当即回到公社，就召集各生产队的干部来公社开起会来了。他向干部們开门見山地介紹了井泉生产队就地积肥和徐群中遍地开荒种飼料的事情。他說：“同志們，別看事情不大，意义可不小，我看把这点滴好經驗馬上推广开来，就能保証粮食的增产！来，坐下来，咱們做一番細致的安排吧！”

其实不用再細研究，大家一听順达的介紹，早就坐不住了。当天他們便分工負責回到各生产队去推广这先进經驗了。

經過一春的努力，全公社所有的生产队，都将猪圈搬上了山，所有的羊工、飼养員們都大批地开了非耕地，种了大批的飼料。所以，秋收的时候，亩产量和总产量比往年都提高了，想不到全公社非耕地产量竟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这是历年来从沒有过的新收获。因此，順达又一再組織大家总结經驗，肯定成績。当然群众非常滿意，大家下决心要将这点滴好經驗进一步推广。大家說：“今天的成績只能說是开了头，看明年的吧，一个人只要多种一亩非耕地，一亩非耕

地只要多打几斗粮，粮食定能增产再增产。”

撒下勤儉的种子

是啊，同志們說得对，多少年來，金星公社的干部和社員之所以养成了努力生产，勤儉过日子的好习惯，應該說从他們主任順达那里，学来了不少宝贵的东西。

前些时，順达亲自帶領一伙年輕人，又去老西沟开荒了。年輕人干劲真大，动弹了一上午也不肯休息，后来順达直嚷大家要劳逸结合，大伙才休息了。一休息下，小伙子、姑娘們沒事干，就向主任要求上山摘桃子吃，主任同意了。可是当这伙年轻人们笑着笑着正往山上去的时候，順达却慎重其事地说：

“孩們，上山吃桃子行，回来不带桃核可不行。”年轻人们应着跑远了。

他們摘下桃子边吃边嘻笑地说：“瞧这老主任吧！怪不怪，要这桃核干甚用？”

當他們把吃完的桃核帶給主任时，只見他們的老主任揮动䦆头，在挖坑种核了。这时，他們不再嘻笑，也不再奇怪，因为覺得主任給自己上了最好的一課。只听见順达在說：“孩們，你們今天吃桃还要往山上去摘，再过三四年到这干活时，就在近处伸手摘吧！别看一颗小桃核，将来要長成大树，难道你們沒想到？”

順达这話說得年轻人们瞧我，我瞧你，誰也不吭声，勤儉的种子深深撒在他們心中了。

是的，这虽然是他們生活中一件微小的事，却有着多深

厚的道理。

我們的劳动模范李順達和广大社員們，这些年来一直是这样克勤克儉地过日子，那怕是一分錢一个桃核，他都要和广大群众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也許有人說这是老农民小手小脚的习惯，沒有什么值得深思的。我們說决不是这样，順達身为公社主任，一万多人的管家，因为他处处考慮群众的长远利益，明白群众交给自己的重責，他才处处抱着对人民事業負責的态度。他永远把“勤儉”当做传家宝！

他这种劳动人民純朴勤勞的性格，是党培养教育的，他充滿了美好而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

西 沟 漫 步

卫廷瑾 郭建中

盛夏的一天，我們拜訪了全国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平順县西沟金星人民公社主任李順达的故居——老西沟。

我們到西沟生产大队时，李順达同志刚从公社开會回來，要到老西沟安排生产，順便陪同我們參觀了他的故居。

步出西沟村，向西进入谷口，走上了一条不太寬的河滩公路。沿着这条林蔭公路，繞过四、五个弯，就到了“三岔口”。“三岔口”的北岸上有一座山庄，庄院虽然不大，风景却异常幽美，四周群山环抱，果树蔽日，鳥語花香，一片清新。这就是李順达同志的故居。庄院东面的三間瓦房和衙門，都是新修的，灰瓦白牆很显眼。正中間有两孔土窯洞，一九二九年李順达同志的一家，从河南林县逃荒来到老西沟，就住在这两孔原来是圈羊、踩肥的土窯洞里。抗日战争时期，許多革命工作人員，在这里领导农民斗争地主，实行土地改革。后来，李順达同志又在这里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领导群众組織起来，发展生产。李順达同志說，他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名字是在这里；他举手宣誓入党是在这里；西沟村的党支部召开第一次會議是在这里；老西沟的六戶貧农开始組織互助組也是在这里。

老西沟的人民，为了回顧过去，教育后代，已把这里作

為他們的历史展覽館。窯洞內陈列着西沟人民从解放以来，反奸清算、土地改革、組織起来、发展生产等模范事迹；張貼着党和人民政府奖給他們的各种奖状。……展覽館里的每一件物品，都是西沟人民斗争的忠实的紀錄。

登上庄北的高山西，眺望四周：山头上青松翠柏，山腰里果林繁茂，沟洼里的核桃树，枝大、叶闊，遮天蔽日，整个老西沟构成了一片茫茫无际的綠色海洋。被傍晚的紅霞点缀得五顏六色，真是美丽极啦，看着这幅美丽的盛景，有誰能想到它过去的景況呢！过去，这里因为沒树沒草，水土流失很严重。群众中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謠：

西沟东西七里长，南北山上放紅光，
三天无雨旱个死，雨下片刻地遭殃。

那时真是光山秃岭和尚头，十人看見九人愁，牛羊无处放，柴草沒处凑，山干地瘠薄，穷人沒熬头。李順達同志說：“我家逃荒来在这里的时候，四面都是光山秃岭，不用說长树，就是草也很少。那时，我才十五岁，有一天，俺娘叫我上山打些柴做飯，南山北山跑了個遍，鞋磨破了，脚也磨起了泡，到天黑只割了一大把草。”

解放后，党指出靠山吃山，吃山养山，封山育林，建設山区的方向。英雄的西沟人民豪迈地喊出了“誓把光山变林园”的战斗口号。一九五二年李順達訪問苏联回来，介紹了苏联西伯利亚山区的建設經驗，給西沟人民以极大的启示。于是，他們組織了几个有經驗的老农，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做了规划：远山高山种松柏树，山腰半坡种花果树，深沟深洼种核桃树，还留出几个山头讓專門放牧。英雄的西沟

人民，大干了近二十年時間，就使这里的面貌得到了很大改变。南山上的松柏树，約有一千多亩，很快就要长成茂密的森林。半山腰一片片白茫茫的洋槐树，总有十万多株，大的已可做椽。深沟深洼里的核桃树，也有近十万株，現在大部分已經結果。北山和阳坡上的山桃、山杏树，滿山遍野，到底有多少，很难一下數清。李順達同志告訴我們，去年仅有少部分結果，就收获了杏核二十多担。这样美好的生活，紧紧吸引着西沟人民，过去想下山居住的念头早就打消了，已經迁移走了的人家現在又回來了。

除了漫山遍野的树木之外，从山根到山顶，一迭迭的梯田修整得十分整齐美观。那苹果园的清香气氛扑鼻而来。李順達同志陪同我們欣賞了他們的苹果园：那苹果树，长得蓊郁茂盛，一部分大树已結了又稠又大的果实。在一大片的苹果园中，有两株苹果树，枝叶格外繁茂，生长得十分茁壯。主人还特意用砖砌成有花紋的围墙圍着，我們感到很奇怪。順達同志看出了我們的心情，就給講了这两株苹果树的来历。他意味深长的說：“这两株苹果树，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給西沟人民建設山区的方向。”那还是一九五七年的一天，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李雪峰同志、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穎同志來西沟视察工作时，正是植苹果树的良好季节。两位書記看了当地的土壤、气候，認為这里很适宜栽植苹果树。于是，他們就亲手刨坑，~~挖土~~，栽了两株，用此来鼓舞人民栽植苹果树的积极性。一貫听党的話，跟着党走的西沟人民，把这两株苹果树，当作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給他們建設山区的方向，是对西沟工作的重要指示。因此，他們

对这两株苹果树，倍加爱护，好讓后代子孙都知道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給他們建設山区的方向。現在，老西沟里共有一百五十多亩苹果园，加上沟外，总共是七百多亩，去年就产了七千多斤苹果。李順达同志很有风趣地說：“苹果老家住在东北，在党的领导下，千里迢迢来咱們西沟安家落户了。”过去見都沒有見过苹果的山区人民，現在可以吃到自己栽培的苹果，你想誰能不高兴，誰能不感謝党呢！

現在，老西沟的苹果树，长得更大了，結的果子更稠了，看来，今年的苹果也一定会产得更多，再过三、五年，这里的苹果收入将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我們在苹果园中游览时，亲眼看到劳模李順达和老西沟人民，望着滿园鮮嫩的大苹果，显露出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

後記

这个小册子是由我們金星公社史編寫小組編寫的。

金星人民公社所在地——平順西沟，是一个素称金木、水、火、土五行俱缺的穷山区，山高石厚，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古人有句話是这样說的：“旱涝风雹年年有，庄稼十年九不收。”

自从党在平順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自从党领导农民在这里开展了减租、土改等斗争，把这一伙赤貧的庄稼人組織起来開生产，西沟人民的生活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农民們不仅擺脫了剥削与压迫，而且向恶劣的大自然宣战了。这十篇文章正是記述了西沟地区人民所經歷的重要斗争和人們在思想上、生活上的巨大变化。

凡是过去到过平順的人都知道，在那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赤手空拳来創業不是件容易事，而所有現在到平順西沟參觀的客人，无不被那奇迹般的变化所感动；人們在石头山上造林，在干河滩上种庄稼，狐狼成群的黑山沟安上了发电机，自古来缺水的村子有了泉水。西沟的人民忠心耿耿地听党的話建設着山区，他們凭着坚强的毅力和冲天干劲，和恶劣的自然条件斗争，而且取得了輝煌的战果。

我們有必要把这里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告訴別处的人們，讓人們知道，由于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領導，最苦穷、最偏僻

的山区是怎样一步步改变面貌的，是怎样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創立家业的。完全是由于党的教育与培养，李順达同志才由一个普普通通的穷庄稼汉成了全国农民的一杆紅旗。

勤俭办社、艰苦奋斗就是西沟人民的特色，就是金星人民公社的传家宝。这些，对于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來說，有着极大的教育意义。

所有这些就是我們編写这个小册子的目的。

編写这个小册子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群众集体学习写作的过程，其中有大部分同志是第一次拿起笔来写作，虽然是短短三两千字的文章，都經過十遍八遍的反复修改，尽管如此，文章的質量离讀者們所要求的还有相当距离。也由于編写時間較仓促，这些短文很难准确、概括地反映西沟人民今昔的生活面貌和变化，我們殷切地盼望所有了解和关心金星公社的同志和广大讀者多提指导性意見，以便有机会时再作修改与补充，謹此致謝。

金星公社史編寫小組

